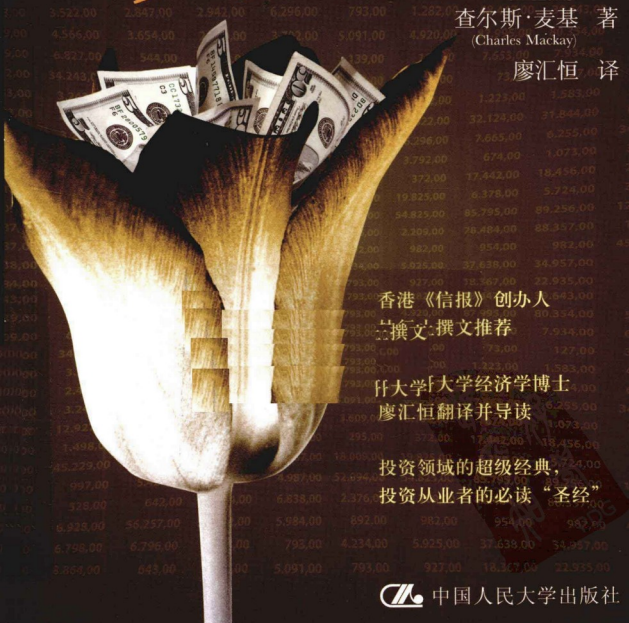


财富大癫狂

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
集体妄想及群众疯潮

查尔斯·麦基 著
(Charles Mackay)

廖汇恒 译



香港《信报》创办人

主撰文撰文推荐

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

廖汇恒翻译并导读

投资领域的超级经典，
投资从业者的必读“圣经”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财富大癫狂——集体妄想及群众疯潮 / 查尔斯·迈基著, 廖汇恒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7

ISBN 978-7-300-13854-1

I. ①财… II. ①迈… ②廖… III. ①金融投资—通俗读物 IV. ①F830.5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24593号



财富大癫狂——集体妄想及群众疯潮

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

查尔斯·麦基 著

廖汇恒 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31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50mm × 230mm 16开本	版 次	2011年9月第1版
印 张	13	印 次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120 000	定 价	4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支持环保 本书采用环保油墨印刷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

理楚舞书55188

打开天窗
说亮话

经典
CLASSIC

文化
天窗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理想成本 55155 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财富 大癫狂

集体妄想及
群众疯潮

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

查尔斯·麦基 著
(Charles Mackay)

廖汇恒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目录

- 8.....序一 自私贪婪驱动群众间歇发疯/林行止
12.....序二 疯狂泡沫并未停止/黄元山
14.....自序 国家的疯狂/查尔斯·麦基

第一章 国家的贪婪——密西西比计划

- 18.....导读 300年前的QE
26.....金匠儿子约翰·劳
29.....一个赌徒的惊世大计
31.....挥霍无度 法国国库亏空
32.....重铸货币 危机恶化
34.....约翰·劳创立发钞银行 点“纸”成金
35.....超级企业 垄断税收、金融与专营权
36.....失控滥发纸币 国会噤声
39.....三十万人发狂为求一股
40.....约翰·劳成为法国财神
43.....金钱与女人绵绵不绝
44.....股价狂升 平民一夜暴富
46.....为争股票 腥风血雨

- 48.....先用未来钱 物价翻四倍
- 50.....约翰·劳摇身变成财政大臣
- 51.....全民疯狂 豪情消费
- 52.....老手洞悉危机 巨款赶兑金银币
- 54.....禁止硬币流通 全国惊恐
- 55.....对纸币价值信心尽失
- 56.....绝地反击 两大企业合并
- 57.....财神失宠 被踢出局
- 59.....全民只求硬币 怒气引发暴乱
- 60.....怨愤加剧 约翰·劳危在旦夕
- 64.....密西西比股票跳水见底
- 64.....约翰·劳身无分文 走为上计
- 66.....国债达31亿里佛 法国重伤

第二章 股民的幻觉——南海泡沫

- 76.....导读 海啸1720
- 85.....“南海”对“英格兰” 争夺减债方案
- 88.....股价创新高 投机者忠言逆耳
- 90.....全民失控 投身南海
- 92.....骗财公司“圈钱”赚快钱
- 95.....国会插手干预泡沫公司
- 98.....泡沫公司名单

- 103..... 扑克牌讽刺疯狂行为
- 105..... 股价高至见顶 泡沫摇摇欲坠
- 106..... 股东大会砌词强辩
- 108..... 想方设法向英格兰银行求救
- 110..... 昨日成富翁 今日为乞丐
- 112..... 发财梦醒 董事贪污严重
- 113..... 政府严惩 查办元凶
- 116..... 涉案官员下台 董事还押监牢
- 118..... 罪魁祸首下场凄惨
- 119..... 调查报告骇人 暴吞股民血汗钱
- 122..... 裁决致伦敦骚乱频频
- 127..... 英国经济元气大伤

第三章 人为花狂——郁金香狂潮

- 138..... 导读 死性不改
- 145..... 荷兰人对郁金香趋之若鹜
- 146..... 天价花儿：12英亩土地换球茎
- 149..... 冒失水手吃下稀有球茎
- 150..... 炒风炽热 特设交易市场
- 151..... 全国恐慌 不断取消订单
- 153..... 囤积投机者承受恶果

第四章 愚昧的恐慌——末世预言与迷信

- 160.....导读 麦基眼里的“群众疯狂”
- 164.....999 年：宗教狂热者制造末日恐慌
- 165.....1761 年预言伦敦地震
- 167.....1806 年“神蛋”恶作剧
- 167.....1630 年魔鬼发瘟疫
- 169.....平民无端遭私刑处死
- 169.....疯子重复宣讲 群众信以为真
- 171.....1524 年预言泰晤士河洪水暴发
- 173.....任伦敦化为灰烬 无人愿意救火
- 175.....传说巨石阵之父
- 178.....假先知浑水摸鱼之法
- 184.....疯言疯语预言家
- 187.....人类自以为是上帝
- 187.....占卜炼金融为一体
- 189.....政府请占星家解说灾难
- 190.....最红预言家
- 192.....三个所谓惊世预言
- 193.....模棱两可算命法
- 194.....五花八门算命术
- 195.....使人担惊受怕之凶兆
- 199.....对未来无可救药的好奇心

序一

自私贪婪驱动群众间歇发疯

在数之不尽的投资文献中，有三本被学院派和投机者公认为必读的书，其中的一本，就是查尔斯·麦基(Charles Mackay)的《回忆录》。这本书于1841年在伦敦初版，书名是《令人吃惊的流行幻觉》；到1852年增订本出版时，才改为现名《财富大癫狂：集体妄想及群众风潮》(*Memoirs of 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

这部经典著作目前有两个流行版本。其一是1932年版，上面有著名的华尔街大亨、发财后晋身政界并在美国财经制度的建立上出过大力巴纳·巴鲁哈(B. Baruch)的短序；其二是1980年版，上面有目前甚为吃香的投资评论家安德烈·托庇亚(A. Tobias)的长序。这两种版本都是根据1852年版翻印，不过以后者开本较大而较为易读。不仅如此，后者之长序还将巴鲁哈序文中的精彩部分全数引述，因此，除非读者对版本有兴趣，不然，1980年版是较佳选择。笔者对版本学毫无研究，之所以购买这两种版本，皆因见1980年版序文中多次提及巴鲁哈为1932年版所写的序文，以为后者必为长篇论著，设法搜购。拜读之后，方知精华部分已全在托庇亚的序文之中！20世纪末，这本书已起

码出了二版，2007年版还加上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¹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The Crowd: A Study of Popular Mind*)，合成一书，是研究股民心理的辅助读物。

这本书虽写于一百多年前，不过文字并不难读，而且由于所辑“历史故事”充分体现了人性盲目跟风及受贪婪所驱使而疯狂的一面，值得对群众心理(最实际层面是投机活动)有研究兴趣的人细心研读。麦基的职业是律师，他在本书所扮演的角色是记录者而非评论家，因此，他只是忠实地描述了这些令人触目惊心的人类狂热活动，并未加只字之褒贬。换句话说，他只陈述病情而未作出诊断；就学术性立场看，这是本书的最大缺点，但作为一个追求阅读兴趣的普通读者，这本情节比小说更出人意表的书，不容错过——何况于满足阅读兴趣之余，有心的读者还可获得宝贵的启发。不过，笔者曾读过高德嘉有关郁金香狂潮新解的书，方知麦基所写，多为道听途说之言，甚至是“小说家言”，没有学术价值却有警世作用。

要在这里介绍这本书各个“故事”的内容是不可能的，不过，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英国)南海泡沫”、“(荷兰)郁金香狂潮”(这令我们想到十余年前中国内地爆发的“君子兰事件”)，以至中古时期蔚然成风的炼金术(在最疯狂的时期，术士用蛋黄炼金而达官贵妇及普通百姓仍纷纷解囊投资)，本书都有细腻的描述……其中的情节，不少是令人“拍案惊奇”的。

就事件发生年期编排，中国读者似乎少闻的“密西西比计划”，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首宗有案可稽的股市大骗局。此事虽发生于法国，但自始至终，主其事者则为大名鼎鼎的英国人约翰·劳(John Law)，他在苏格兰杀人后被捕入狱候审，又畏罪越狱逃亡到欧洲大陆；发事时间则在1719—1720年，距今近三百年，但约翰·劳这个“过江龙”，已懂得

与官方勾结，利用增加钞票发行量以刺激股价的手法！

简单来说，英国人约翰·劳的“密西西比计划”是这样的：密西西比州位于美国南部，以世界第一大河密西西比命名；17世纪初叶，法国人从加拿大南下，占据密西西比河西岸地区，并将之命名为路易斯安那（Louisiana）。路易斯安那有大量金矿，因此，风闻此事的约翰·劳灵机一动，计划集资开发，他的公司愿意承担这一责任，但要求法国政府赋予他在路易斯安那征税的权利。法国政府对约翰·劳言听计从，密西西比开发公司遂于1719年成立，并获得在路易斯安那开采金矿的专利权；该公司共分为20万股，每股票面价值为500法郎！用现在的话说，这就是公开发行股票。由于天时、地利、人和（约翰·劳早已闯出名堂）的配合，加上纸币虽泛滥而未成灾，即通胀已现但未恶化，密西西比开发公司的新股遂引起一场史无前例的抢购狂潮。约翰·劳不但银行信誉昭著，而且“牙齿当金使”；另一方面，法国政府全力支持，今天颁发开发土地专利，明天颁发烟草专卖权；不久后又允许其经营东印度、中国地区生意的专利……在这种极度有利的情形下，公众对约翰·劳的公司信心大增是很自然的。

公司有这样多的专利，当然需用大量资金投资，约翰·劳因此大发新股，而抢购新股的狂潮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大群的法国有钱人涌入巴黎，在其宅邸前的广场上扎营，以便获得“新股申请书”（当时尚未发明“抽签”这回事，获得申请书等于获配新股），许多财迷心窍的法国贵妇（都有名有姓，绝非虚构）更互出奇谋，包括收买佣人潜入约翰·劳卧室献身，甚至制造马车意外事件以亲近约翰·劳，乘机索取“申请表格”等，手段无奇不有，令人叹为观止；其中一个笔者认为最“幽默”并曾数度引述的故事，莫过于驼背人出租驼背，供争取第一时间递“申请表格”者填表……比较起来，当今社会中，无论是在香港申

请认购H股的香港股民还是在沪深交易所申请认购A股的内地股民，则要理性得多。

不言自明，约翰·劳的“金矿”当然没有开成，但法国人的财富则已被他及其支持者（当时的摄政王）瓜分。当群众开始怀疑此计划会否实现时，约翰·劳还导演了一出好戏——他雇请穿上矿工制服和手持开矿工具的数千名失业汉上街游行，声称即将乘船前往路易斯安那掘金。当然，这只是假戏真做的一场表演而已。

这本书所写的其他“故事”情节虽异，但疯狂程度大都是如此。

尽管现如今投资心理学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对于群众何以会间歇性为某事而发疯，仍未能找出足以令人信服的答案。巴鲁哈在1932年版序文中举了一个例子，用以说明群众集体行动之莫名其妙：“在一个无风的中午，一群数以万计的蚊蚋绕树丛嗡嗡飞行。可是，突然间，它们升高一米，向另一方向飞去。”是什么力量促使它们这样做，昆虫学家并未给出令大家满意的解释。群众活动亦然，人们跟从“潮流”盲目跟风即为一例。事实上，“羊群特性”（Herd Instinct）亦是如此——我们以此形容群众的行动，却无法解释所以然。

林行止

香港《信报》创办人

序二

疯狂泡沫并未停止

2008年的金融海啸后，我们仍然处于泡沫当中，这个泡沫甚至比之前的有过之而无不及。一如本书译者在导读中所言：“过度负债乃万恶之源……”英国南海泡沫是法国密西西比事件的翻版，两者的历史背景都是“政府负债沉重”。

鉴古知今，我认为这本书的重点不是要了解金融海啸这个旧闻，而是有助于我们去了解现在和将来的经济局面。

金融海啸后，政府把金融机构揽上身，使多国政府皆面对严重的财政危机，所以，我曾称之为“金融海啸续集”。

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当政府面临财政压力时，最终都逃不过“印钞票”的引诱，下面是使用这个解决办法的几种快捷方式：

法国“密西西比事件”中，法国政府透过国家支持的印度公司去收

购国债；英国“南海泡沫”中，南海公司不断发股集资，去购买国债，使公司变为国家最大的债主；

金融海啸后，美联储入股银行，而银行转手就去买美国国债；中国中央汇金公司发债，以购买国家大型银行的股票，而大型银行也反过来买中央汇金公司的债券。

如今金融海啸带来的不利影响仍未消除，因为从整个社会而言，都仍然过度负债。中国内地与中国香港的楼市是否存在一个大型泡沫，相信当通胀飞升、减债开始的时候，便会有所分解。

黄元山

香港中文大学“全球政治经济社会科学”
硕士课程讲师、香港《信报月刊》专栏作家

自序

国家的疯狂

翻开世界各国历史，我们发现群众就像个人一样，总有一套自己的想法和癖好。他们一时欣喜若狂，一时勇字当头、不顾后果。我们发现，史上有无数次出现过某些事物突然颠倒众生，令整个社会趋之若鹜；群众会对某种迷信不能自拔，直至找到更加荒诞的迷信为止。

我们亲眼目睹在一些国家，举国上下不分贵贱，突然变成好战分子；另一些国家突然爆发宗教狂热——最终的结果当然是血流成河、伤亡惨重，对下一代遗害深远。在远古时期，欧洲人忽然疯狂朝拜耶稣的坟墓，大批信徒云集圣城耶路撒冷。“不死仙丹”一度令无数人如痴如醉，他们犯下的愚行实在是空前绝后。有一段时间，很多欧洲人认为，使用慢性毒药谋杀仇敌罪不至死；与其一刀穿心，不如在敌人的食物里落毒，连温文尔雅的女士也受到这种热潮感染，纷纷落毒杀人。

有些迷信更是跨越时空，无论是最原始的野蛮社会、还是最文明的现代国家，它们在历史的洪流里屹立不倒。千古以来，人类无视知识的进步，决斗(duelling)、预兆(omens)、算命(divination)等迷信始终无法从人们的脑海里根除。

金钱往往能够颠倒众生，向来谨慎的人可以突然变成亡命赌徒，人们押上性命但求一张废纸。本书的目的，正是回顾这些传诵百世的疯狂历史事件。人毕竟是集体思考的动物——像羊群一样同时发疯，却只会一个一个、慢慢恢复理智。

在今天的文明社会，群众最容易因为金钱而盲目狂热，举国上下的疯狂程度让人不可思议。史上第一个著名案例是法国的密西西比事件，以及紧随其后的英国南海泡沫；而较早前，荷兰人突然对郁金香不能自拔，亦成为世人的笑柄。三次事件都以悲惨结局收场，却为后世留下一段趣味十足的历史。我们今天实在无法想象当年的法国和荷兰，竟然会发生过程如此荒谬、下场如此惨痛的投机热潮。按事件的重要性排列，让我们首先看看约翰·劳(John Law)在1719至1720年间策划的密西西比计划。

查尔斯·麦基

1841年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第一章

国家的贪婪——密西西比计划



导读

300年前的QE

太阳底下无新事。2008年前，美国联邦储备局首次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 QE)拯救金融体系，QE成为崭新的财经名词；2010年推出QE2刺激经济，再度成为市场焦点。其实QE并非新鲜事，因为法国早在1720年，已经实验过人类史上第一次QE。相比之下，与今天的美国QE有不少雷同之处：论规模和复杂程度，比美国有过之而无不及。时光倒流300年，请看法国密西西比事件¹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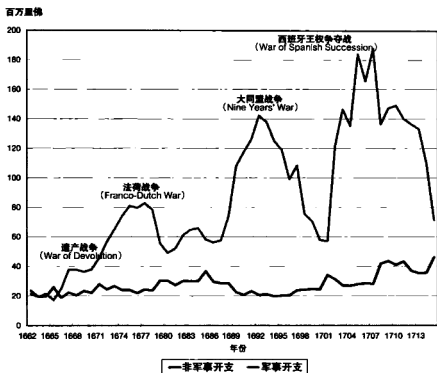
300年前的主权债务危机

2008年的金融海啸，是今日美国推出QE的原因。楼市泡沫爆破，CDO、MBS等按揭资产价格暴跌，金融机构破产酿成信心危机，信贷市场干涸，令资产价格循环下跌。金融风暴吹到实体经济，企业裁员节流、市民减少消费，环球经济陷入衰退——这段耳熟能详的故事，每一日都在身边发生。

1720年法国的课题比美国棘手。17世纪的欧洲乃多事之秋，法国参与多场大型战争，包括60年代的遗产战争(War of Devolution)、70年代的法荷战争(Franco-Dutch War)、90年代的大同盟战争(Nine Years' War)，以及18世纪初期的西班牙王权争夺战(War of Spanish

Succession)。各场战事不论胜败，战争开支都造成严重赤字（见图 1.1）、国库债台高筑。正如金融史权威莱因哈特（Carmen M. Reinhart）和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在新书 *This Time is Different: Eight Centuries of Financial Folly* 中论证的，过度借贷乃一切金融危机的根源，法国“爆煲”似乎是无可避免。

图 1.1 法国政府收入与开支（1662—1713 年）



说明：法国财政之所以伤痕累累，是因为西班牙王权争夺战在 1701 年爆发，令法国的军用开支大增，经济陷入大萧条。债台高筑，对外贸易陷入瘫痪，连军人的出粮、衣着和粮食都成问题（Hyde, 1969）。

该图是 1662 年至 1715 年间法国的政府开支状况，分为军用和非军用两类。军用

开支的四个顶峰对应4场有法国参与的战争，其中西班牙王权争夺战耗资最庞大。非军用开支则大致保持平稳。正所谓乱世出英雄，混乱国家财政极需治理，让约翰·劳有机会实践其笔下的经济蓝图。

资料来源：Velde，2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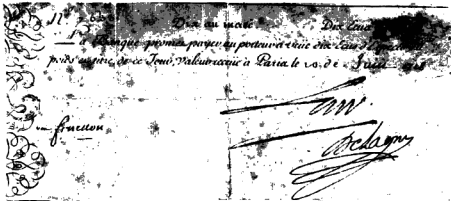
正如2010年的“欧猪五国”（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1715年法国主权债券爆发违约危机。雪上加霜的是，法国采用金本位制（以金银为基础的币制），政府眼睁睁看着国家陷入衰退，却无法调整货币政策刺激经济。个别官员甚至提建议法国宣布破产，债务一笔勾销。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突然杀出一个深谙财经政策的外国人，空降水深火热中的法国，提出一个前无古人的救国良方，自然大受人民欢迎——正如两年前的海啸中，奥巴马以救国英雄的姿态召集顶级财经班底，一句“Yes we can”重燃美国人的希望，自然赢尽选民的欢心——他的名字叫约翰·劳。

姑勿论QE会否成功。QE能够成事有两个先决条件：国家必须有一家有权语权的中央银行，以及一个人民信任的法定纸币制度（fiat currency）。自从1971年金本位瓦解，美元一直是全球流通的主要货币；而美联储更早在1913年成立，掌管美国的货币政策。1720年的法国，却既没有中央银行、也没有纸币制度——怎么办？

Let's make one。在摄政王的支持下，约翰·劳首先创办名为“通用银行”（Banque Générale）的央行，藉此将纸币引入法国（见图1.2），逐步废除金本位，为日后大量发钞铺路。无论事非成否，整盘计划之宏大、约翰·劳的勇气和创新已经教人惊叹——这只是QE大计的前奏。

图1.2 通用银行发行的纸币



说明：钞票上写着：“本银行承诺凭票兑换10依古(écus，重量单位)白银，1718年6月”，并有约翰·劳的签名“Law”。在初期，钞票仍然可以兑换白银；后期金本位被废，再也无法兑换。

印钞票 买股票

一言以蔽之，美国QE即是“印钞票、买国债”，操作原理并不复杂。美联储制造新货币，在市场买入国债以推低长债孳息，在银行体系注入流动资金，希望藉此扩张信用、刺激经济。当年法国的QE却要
比美国复杂得多，买入的是股票而不是国债，这需要详细解释。

有了央行和纸币制度，计划的下一步是成立一间名为“印度公司” (Compagnie des Indes)的综合企业，注入征税、铸币、殖民地贸易等本应属于政府的业务(其中一项业务是在北美的密西西比河进行贸易，该事件从此被人冠名为“密西西比计划”)。有资产、有业务，集资无难度，印度公司屡次发股集资，法国人均争相认购。

整盘计划的精妙之处，是允许人们用法国国债来认购新股。换言之，国债变成一张“可换股债券”，整件事变成为一单“以债换股”的交易（debt-for-equity swap）。交易完成后，印度公司变成法国政府的最大债主，而原本的国债持有人则变成印度公司的股东（见图1.3）；政府再与印度公司重组债务，减少利息、延长还款期，避免违约收场，成功解决主权债务危机。

万事俱备，QE出场。“以债换股”交易要成功，印度公司的股价必须持续高企，小投资者才肯交出国债认购股票。要人为托高股价并非难事，皆因约翰·劳手握中央银行的印钞机。方法是“印钞票、买股票”：以固定价格在市场上买入印度公司股票，人为制造一场股市泡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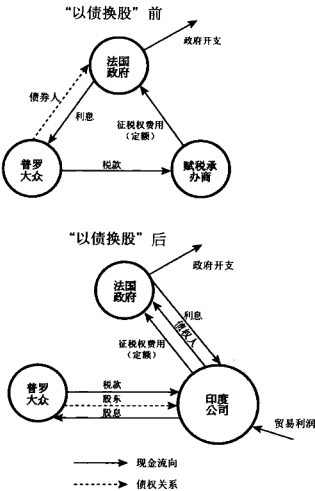
中央银行制造货币、在公开市场买入资产，套用2010年财金术语，“量化宽松”是也。1720年3月至5月间，印度公司的股价在9 000里佛（livre，当时的货币单位）的高位徘徊——泡沫的最高潮——正是QE在发挥作用。高企的股价令“以债换股”显得极其吸引人，小投资者纷纷交出国债认购股票。

恶性通胀 失败收场

再简化一点，约翰·劳首先用股票收购国债，然后再印钞票在市场回购印度公司的股票。左手交右手，原来说穿了，法国政府只不过是靠印钞票来还债。

明白了故事的中心思想，密西西比计划刹那光辉、最后却一败涂地，实属意料之内。政府开动印钞机来还债，表面上财富是从天而降，实际上大量货币涌入经济体系，巴黎物价在短短两年内上升近一倍，恶性通胀一发不可收拾。

图 1.3 密西西比计划“以债换股”交易



说明：“赋税承包商”拥有征税权，向人民收税，并向政府缴交定额费用，从中赚取差价。后来印度公司收购了这项业务。

此时法国只有两个选择：一是继续印钞票托高股价，却要任由通胀飞升；二是停止印钞稳住物价，却要牺牲印度公司的股东。最终约翰·劳选择了后者：废除自己一手建立的纸币制，亲手戳破资产泡

沫。至于后来印度公司的股价打回原形、投资者一无所有、全国陷入通缩、法国恢复金本位，都只是按照剧本上演。

美国QE：历史重演？

今日最切身的问题是：美国两度推出QE，是否会重蹈1720年法国的覆辙，最终通胀失控，以失败收场？我认为不太可能，有两个原因：

一、今天美国QE的药力，远远不如当年的法国。2008年底美联储押注2万亿美元救市，美国的货币供应量M2至今（2011年3月）也不过只增加了约10%。相比之下，约翰·劳却在一年内令纸币增加一倍，明显下药太重。反而有不少评论认为，美国息口低无可低，QE2可能力有不逮。

二、法国作为人类史上第一次QE的白老鼠，约翰·劳一心刺激经济、改善国家财政，无视物价水平，直到发现通胀失控、为时已晚时才急急逆转政策；相反，今天美联储必须在“物价稳定”和“全民就业”之间取舍，当年法国的疯狂通胀难以重演。

过度负债：万恶之源

密西西比事件印证了美联储前局长格林斯潘的经验之谈：“从历史观之，任何国家先使未来钱、但求满足一时的欲望，往往要面对经济停滞、通胀飞升的恶果。这些政府通常都是入不敷出，唯有靠印钞票度日。”²在法国政府的战争负债催生的密西西比计划中，约翰·劳要完成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凭空制造财富来还债。即使约翰·劳手握强如印钞机的金融利器，仍然不敌巨债的威力，原因很简单——世界

上没有不劳而获的财富，欠债就要还钱。密西西比事件的教训是：过度负债乃万恶之源，与其债台高筑，先使未来钱，不如开源节流，量入为出。

表 1.1 法国密西西比计划 vs. 美国 QE

	法国	美国
年份	约 1715—1721 年	2008 年至今
历史背景	连场战争，债台高筑	金融海啸，经济衰退
货币制度	金本位，后来改为法定纸币制	法定纸币 (fiat currency)
中央银行	原本没有，后来成立通用银行	联邦储备局
政策目的	为政府减债，解决违约危机，增加货币供应，刺激经济	推低长债息口，增加银行流动资金，创造信贷，刺激投资和消费
操作方式	成立“印度公司”——注入国营业务——发售新股——“以股换债”收购国债——印银纸、回购股票	印钞票，买国债
结果	操之过急，恶性通胀，纸币被废，股价暴跌	QE1 成功挽救金融体系，QE2 成效未知



一位著名的苏格兰人长眠于此，

他的数学头脑举世无双；

却凭着精准的计算，

令法国一贫如洗。

——约翰·劳的墓志铭



在1719至1720年间发生的密西西比狂热事件，与一个人的性格和事业生涯息息相关，要了解这段历史最好是从他的生平入手。这个人的名字叫约翰·劳。到底该将他定位成流氓还是疯子，历史学家众说纷纭。而约翰·劳策动计划所带来的悲惨后果，对后世更有深远影响，因此以上两个称呼其实都很贴切。

不过，后人却对这些指控不敢苟同。与其说他是骗子，不如说他是被骗；与其说他是罪犯，不如说他更像个受害者。他对信贷有深刻的认识，又比任何一个人更清楚货币的原理。即使他一手建立的金融体系彻底崩溃，其他身处其中的人们亦责无旁贷。约翰·劳低估了整个国家的贪婪，也没想到原来人们的怀疑就像信心一样，可以无止境地膨胀，而贪婪也可以像恐惧一样无度。他又怎么会料到法国人民正如寓言故事所述，竟然亲手杀死会生金蛋的鹅呢？

金匠儿子约翰·劳

约翰·劳的命运，就像第一个从伊利湖划船去安大略湖的船夫般，开始的时候风平浪静。他平步青云，事业的发展势如破竹。哎

呀！原来涌动的暗流就在不远处。当他发现向来平静的湖水竟然会置人于死地时，已经太迟了。纵然他努力改变方向，但是湖面上的旋涡实在太强大了，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渐渐飘向瀑布。

他堕落了。滚过身边的尖石和湖水，他在咆哮中跌得粉身碎骨。湖水翻腾热闹了一会儿，又再平静地流淌。这就是约翰·劳和法国人民的故事：约翰·劳正是那个船夫，而法国人民就是那些湖水。

1671年，约翰·劳出生于爱丁堡。他的父亲是法夫郡一个古老家族的小儿子，从事金匠³和银行的家族生意，滚存了大量的财富，足够让他达成一个每位法国人都有的共同梦想——将一个地方冠之以自己的名字。他在洛锡夫中西部边界，即福斯湾上的劳理斯顿和兰德思顿购买房地产，从此之后，他就被称为“来自劳理斯顿的劳氏”（Law of Lauriston）。



密西西比事件主角约翰·劳画像

本回忆录的主角约翰·劳是家里的大儿子，14岁就被父亲叫进了账房，在这里辛苦工作了3年。约翰·劳从中学了不少在苏格兰经营银行的技巧。他热爱研究数字，与同龄人相比，他的数学才能极其出众。17岁时他已经长得高大结实，虽然脸上有深深的水痘疤痕，但他总体上还是挺英俊的，而且才高八斗。

这时他却无心奋斗，开始自负起来，沉迷于衣饰打扮。他深受女士欢迎，被美称为“劳公子”（Beau Law），而其他男士却鄙视他纨绔子弟般的行径，纷纷认定他是“浪荡子”。当他父亲在1688年去世之后，约翰·劳便离开账房里烦闷的工作，继承了父亲在劳理斯顿物业的现金收入，又去伦敦见识世面。

此时的约翰·劳年轻、自负、英俊、富有，难怪到了伦敦便马上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他很快就成了赌场的常客，运用复杂的几率计算，从中赚了不少钱。所有赌客都羡慕他的运气，更有很多人特意前来围观，并且跟随他下注。他也很有女人缘，不少上流女士都对这位英俊、富有、风趣、有礼的苏格兰人，投以殷勤的微笑。

不过物极必反，9年来沉迷于寻欢作乐的生活，约翰·劳变成了病态赌徒，而且愈赌愈鲁莽。亏了大钱之后，他赌得更狠。有一次，他在一日之内输掉巨额金钱，最终走上抵押祖业还债的绝路。

与此同时，他在感情方面也陷入麻烦。他与一位名叫维利亚的女士青梅竹马，结果惹怒了威尔逊先生。后来威尔逊先生向约翰·劳提出决斗，他接受挑战，却不幸将对手当场射死。约翰·劳当即被捕，并且被威尔逊先生的亲属指控谋杀。他被判罪名成立，处以死刑。

后来惩罚由死刑减轻至罚款，因为罪名只算得上是误杀。之后死

者的一位兄弟提出上诉，约翰·劳因此被关进了皇家监狱，后来他设法成功越狱。不过，之后他也没解释过到底他是怎样逃脱的，这引起了人们对执法部门的不满，甚至悬赏缉拿约翰·劳，报刊对此也作出报道。通缉令这样形容约翰·劳：“约翰·劳队长，苏格兰人，26岁，身材高大瘦削，皮肤黝黑，相貌端正，身高6英尺以上，脸上有麻点，有着大鼻子且声音洪亮。”

一个赌徒的惊世大计

通缉令夸张的描述，反而方便了约翰·劳的逃亡。他成功逃到欧洲大陆，游历3年，把心思都放在研究所到之处的金融和银行体系。之后他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待了几个月，顺便投机当地的市场。他在上午专注研究金融和贸易原理，不过晚上又跑到赌场赌博。人们一般认为他在1700年回到了爱丁堡，并出版了一本名为《组建贸易委员会的原因和提议》(*Proposals and Reasons for constituting a Council of*)⁴的小册子，却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

之后他又发表了一个名为“土地银行”(Land Bank)⁵的计划，并解释道，一个国家所发行的钞票总额，加上正常的利率，不应超过国家全部土地的价值。当时有人戏称之为“流沙银行”(Sand Bank)，意即这个计划会令整个国家崩溃。

苏格兰议会对这个提议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后来一个叫做“翔天小队”(Squadron)的独立党派要求政府建立土地银行，但最终被议会否决，原因是发行纸币会损害国家利益。

“土地银行”计划的失败，加上在威尔逊先生一案中无法脱罪，迫使约翰·劳再次逃往欧洲大陆，他也再度染上赌瘾。之后他流浪于法

兰德斯⁶、荷兰、德国、匈牙利、意大利及法国达14年之久。

在这个过程中，他很快便掌握了这几个国家的贸易和资源状况，更加坚信一个没有纸币的国家，是无法富强起来的。⁷他靠在赌场赢钱来维持生计，声名远播欧洲各大城市的赌场，没有人比他更懂复杂的几率计算。根据《世界传记》(*Biographie Universelle*)的记载，他先后被威尼斯和热那亚驱逐出境，因为当地官员担心他会荼毒年轻人。在巴黎期间，他更引起了警察总长德·阿金森的不满，被勒令离开当地。

不过，这最终没有发生，因为较早前他跟一些上流人士有不错的交情，当中包括旺多姆伯爵、康迪王子与奥尔良伯爵，后者更对他往后的命运有莫大影响。奥尔良伯爵十分欣赏这位来自苏格兰冒险家的魄力，而约翰·劳也十分敬重这位平易近人的伯爵，两人惺惺相惜，奥尔良伯爵更答应成为他的赞助人。

他们互相在对方的社交圈子里打滚，每当有机会，约翰·劳就会向人们灌输他的金融理念，而这些被他说教的人，也深信在不久的将来，此人必定会成为叱咤风云的政府要员。

在此期间，他曾向法国财政部长迪斯马列提出了一项融资计划。当路易十四得知这个计划时，就询问到底倡议者是否为天主教徒。后来得知约翰·劳原来并非信徒，路易十四就断然表明不会跟他合作。

吃完闭门羹，他就来到了意大利。约翰·劳对融资计划耿耿于怀，这次他向沙禾伯爵维多阿玛道斯提出在意大利成立土地银行。伯爵回应道，自己的权力有限，无力执行如此大规模的计划，况且他也不想自己乌纱不保。不过伯爵建议，他可以再尝试向法国国王提出，因为观乎法国人民的性格，他们应该会欣然接受一个如此新颖、可行的计划。

挥霍无度 法国国库亏空

后来路易十四在1715年驾崩，承继者是个7岁⁸的小孩，而上文提及的奥尔良伯爵则摇身一变成为摄政王，这时约翰·劳终于有机会去实现他的大计。命运的天平已向他倾斜，成功就在不远处。

经过路易十四在任期间的奢侈浪费，法国的财政状况已经伤痕累累；如今摄政王熟知约翰·劳的金融理论，愿意全力支持他去收复国家的信用。靠着摄政王撑腰，约翰·劳已经有足够的本钱去大展拳脚。

法国人民对路易十四的愤恨积存已久，只等爆发的一刻。这位曾经被奉承上天的君王，如今却得到暴君的恶名。人们向他的雕像扔东西，摧毁他的肖像，他的名字成为自私和欺压的代名词。人们只记得他的暴行和淫威。

当时法国的财政已经陷入极度混乱。挥霍无度的君王，加上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政府官员，将法国人民送入水深火热之中。当时法国对外欠债达30亿里佛，每年的税收只有1.45亿里佛，开支却高达1.42亿里佛。也就是说，每年只剩下300万里佛可以用来偿还30亿里佛外债的利息。

新摄政王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当下庞大的财政危机，为此他特意召集了议会以研讨对策。会议上，圣西门伯爵向摄政王提出了一个冒险的提议，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召开三级代表会议，并对外宣布法国破产。而只懂随波逐流的诺亚尔伯爵，为了不给自己增添任何麻烦，执意反对圣西门伯爵的建议。他认为这个对策既欠诚信，也没有建设性。连摄政王也同意诺亚尔伯爵的意见，结果法国破产的提议胎死腹中。

重铸货币 危机恶化

最后通过的措施是重新铸币。⁹重铸以后，法国货币贬值了五分之一，也就是说，本来拥有一千块金银的人，现在可以获得同等面值的钱币，但实际上新钱币的重量比当初少了足足五分之一。¹⁰通过这个手段，财政部获得了7 200万里佛，但同时也阻碍了所有商业活动的正常运作。此时政府轻微减税，暂时让人们不再鼓噪，而人们似乎也忘记了危机其实仍然存在。这才是既不诚实、又对国家毫无建设性的经济措施；议会承诺会公平合理，但其实是令当前的危机恶化。

与此同时，摄政王成立了一个裁决委员会，专门负责调查贷款和赋税承包商(Maltotiers)¹¹的不法行径。税吏从来就不怎么受欢迎，而在这个非常时期，人们就更加痛恨这些官员了。现在全国上下都齐心协力一致，希望能将这些贪污的官员和他们的手下绳之以法。为了执行任务，裁决委员会被赋予极大的权力。裁决委员会由国会的主席和议员、援助及咨询法庭的法官以及审计委员组成，并由财政大臣统领。同时，裁决委员会承诺，要是谁可以协助指控贪污官员¹²，就能分得五分之一的罚款和被充公的财产；谁能找出这些官员藏匿贪款的地点，即能分得贪款的十分之一作为报酬。

以往法国人民认为，只有大贪大恶的官员才能受法律制裁，但在裁决委员会宣布悬赏后，人们纷纷举报，无论是小贪还是大贪，一律依法处理。巴士底监狱很快就住满了贪官，而全国的监狱也塞满了罪犯和疑犯。裁决委员会还勒令，旅店和驿站不得向在逃人士提供马匹，而协助逃犯的人也要被重罚。一些人被判木枷之刑，一些人被判做苦力，一些人则被罚款和判监。

唯一一个被判死刑的人叫做森梅·贝南特(Samuel Bernard)。他是

个富有的银行家，在偏远地区承包赋税。他刮回来的民脂民膏，竟然够他拿出600万里佛（相当于250 000英镑）以求买条生路，当然他最终没有得逞。其他跟森梅·贝南特一样的贪污人士就侥幸得多，因为他们都把贪款藏匿起来，裁决委员会的搜查所得甚至比罚款还要少。后来，法国政府减低了执法力度，所有违法者只需缴纳罚款即可。法国政府本以为罚款可以纾缓一下国家的财政状况，谁知道就连政府各部门都贪污成风，真正能流入国库的钱财寥寥可数。

这个时期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贪官被依法罚款1 200万里佛，法官说只要他肯给自己10万克朗（crowns），就会放他走。谁知道这个贪官竟然说：“太迟了，朋友。我已经跟你的妻子讨价还价完了，她说只要5万。”

通过这一轮整顿后，政府获得了1.8亿里佛，当中的8 000万里佛被用以偿还国债，而剩下的都跑到贪官口袋里去了。文特依夫人记载说，当时的情况就好像摄政王每天都在发奖金，而人民对于这种侵吞公款的行为则很是不满。

人们在一轮愤慨之后，开始反思严惩罪犯到底值不值得，毕竟现在不过是用一堆贪官养肥另一堆贪官罢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又有更多涉嫌贪污人士被送上法庭，此时裁决委员会更将矛头指向草根阶层。举报的风气变得疯狂起来，就连品格良好的工匠都受到诈骗和勒索的指控。为保清白，他们只好奉命走上法庭。投诉声此起彼落，甚至有人提议政府停止肃贪行动。从此，裁决委员会被解散，而所有未被定罪的人都被赦免了。

约翰·劳创立发钞银行 点“纸”成金

这个时候，约翰·劳走进了人们的视线。当时没有人比摄政王更深明这场国难，他也不愿自己背上这个担子。摄政王讨厌一切与商业有关的事物，又经常轻率地签署官方文件，甚至将自己的本分交托于人。位高自然权重，摄政王知道需要急谋对策，却没有魄力也没有心情去进行改革。难怪这位来自苏格兰的天才冒险家，一建议推出金融改革，摄政王马上言听计从。

约翰·劳的出现受到朝廷的热烈欢迎。他向摄政王呈上的两份建议书，清楚指出导致法国金融体系崩溃的元凶，正是经常贬值而且数量不足的硬币。他认为一个国家如果光靠硬币而不采纳纸币的话，根本无法满足整个国家对货币的需求。他还引用英国和荷兰推行纸币制的成功例子。

为了重振法国的信用，约翰·劳认为必须设立一家有权管理公共财产和发钞的银行，而发钞的基础就是政府税收和不动产业。他又提议道，这个银行应该以国王的名义运作，并且由三级代表会议钦点的总裁来管理。

与此同时，约翰·劳将自己关于货币和贸易的论文译成法文，渐渐确立了自己作为金融投资家的地位。摄政王和他的好友都对这位天才称赞有加，约翰·劳也成了人们热烈讨论的对象，现在每个人都希望他可以重振法国的经济。

1716年5月5日，法国皇室颁布法令，授权约翰·劳和他的弟弟成立名为“劳氏公司”（Law and Company）¹³的银行，一共集资600万里佛，股票数量为12 000股，每股定价500里佛¹⁴，当中四分之一可用

现金硬币支付，余额则以国债¹⁵支付。该银行发行的钞票可以用来缴税。法国政府还答允了他在建议书里的其他请求。虽然刚开始时人们对他抱怀疑态度，但最后也公认约翰·劳的对策既安全也对国家有利。

现在约翰·劳快要平步青云了，加上30年来好学不倦，这对他管理银行大有裨益。他的银行所发行的钞票可以凭票即付，保证兑换等值的金银币——这一招令钞票价值渐渐超越金属货币。在政府的干预下，金属货币不时被贬值，今天价值1000里佛的金属，到了明天就已经贬值六分之一了，而劳氏银行所发行的钞票却能维持原来的价值。¹⁶

约翰·劳还宣称，任何银行家在没有足够储备的情况下发钞，都应该被判死刑。他发行的钞票越来越受欢迎，价值甚至比等值的金属货币还要溢价1%。法国的经济很快感受到新政带来的好处：疲弱多时的商业活动重上轨道，人民缴税也愈来愈准时，怨声也少了，人们对法国的信心得以重建。

就这样，在一年之后，约翰·劳的钞票价值比面值溢价15%，而路易十四所欠下的国债，却贬值了至少78.5%。约翰·劳抓住了全国人民的目光，其银行的声誉日隆，在里昂、罗谢尔、托尔斯、亚眠和奥尔良都设立了分行。

超级企业 垄断税收、金融与专营权

摄政王被约翰·劳的才干深深折服，并且开始认为，也许纸币不单只能补金属货币的不足，更能取而代之。事实上，货币政策绝非如此简单，这个荒谬的念头令摄政王后来做了不少蠢事。这时约翰·劳向摄政王提出了一个令他名留青史的建议：设立一家贸易公司¹⁷，该

企业拥有在美国密西西比河和路易斯安那省西岸的特许贸易权。摄政王自然对他言听计从。

当时，这两个地域都有着丰富的金属资源，这家做独家代理贸易的企业，自然能谋取暴利¹⁸；它还垄断了全法国的税收权和铸币权。该贸易公司最终在1717年成立，发行20万股，每股面值500里佛。人们可以用同等面值的国债购买（虽然当时500里佛面值的国债，实际上已贬值至仅仅160里佛）。

如此一来，全国突然掀起一阵投机热潮。约翰·劳成功地化腐朽为神奇，因此人们乐于相信他对未来的许诺。现在，摄政王每一日都在赋予约翰·劳新的特权。随后这家银行垄断了烟草销售和铸造硬币的专营权，最后更索性易名为“法国皇家银行”。¹⁹就在一片成功声之中，约翰·劳和摄政王都忘记了之前许下的誓言：任何银行家在没有足够储备的情况下就发钞，都应该被判死刑。

失控滥发纸币 国会噤声

私营银行刚变身为中央银行，摄政王马上下令赶印面值达10亿里佛的纸币。这一步偏离了约翰·劳的原则²⁰，但约翰·劳对此不应负全责，皆因当银行仍然受他控制时，发钞额从来没有超过6 000万里佛。当时他到底有没有出面反对这项政策，我们无从得知，但在银行变成国营之后，摄政王应该对胡乱发钞负责任。

现在约翰·劳终于明白他身处于一个极权政府，但他还没意识到，这个政府原来可以令国家的信用系统毁于一旦。待他发现之时已经太晚了，因为他已被摄政王渐渐逼向失去理智的边缘。他最不该做

的，就是任由纸币大量发行并充斥全国。没有充足储备支持却大肆发钞，这种做法迟早注定要失败。眼前滚滚而来的财富蒙蔽了他的双眼，潜在的风险已被他忘得一干二净，而警钟已经敲响。

约翰·劳刚刚插手法国财政事务时，国会就已对这位外国人深感不满，也对他提出的建议表示忧虑。后来他的权力逐渐扩大，国会愈来愈看不过眼。其中，大法官迪亚古素更因反对增加纸币流通量、反对将金银币贬值而被摄政王革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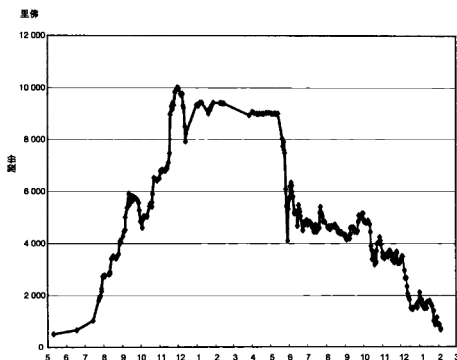
国会深深不忿，而当摄政王委任其亲信迪亚根逊²¹为大法官并兼任财政大臣时，国会的敌意情绪就更加明显了。新官上任后的第一步，就是进一步使金银币贬值。而为了尽快偿还政府债务，他更下令凡是将4 000里佛和1 000里佛国债送到铸币厂的人，都可以拿回价值5 000里佛的硬币。迪亚根逊对贸易和信用的运作原理一窍不通，还以为自己正在聪明地制造财富，并且整日忙于将价值4 000里佛的硬币改铸成价值5 000里佛的小硬币，而不知道自己愚蠢的手段正在对国家造成重大伤害。

国会马上就察觉到这完全是失策的，亦尝试过进谏摄政王。但摄政王对这些情况都不予理会，这迫使国会采取更激烈、更不寻常的措施：直接下令人民只可用旧钱币作为付款手段，新币制从此作废。摄政王随即召集御前国会，宣布国会通过的法案无效。国会不肯就范，再次通过法案，而摄政王又再次动用自己的特权撤销法案。最后，国会在1718年8月12日再次通过一项强硬法案：禁止约翰·劳的银行以任何方式插手法国的财政事务，并禁止任何外国人以私人或其他名义对法国国家的财政金融政策指指点点。国会认定约翰·劳就是最大的祸根，一些议员更提议将他送上法庭，一经定罪即判予死刑。

约翰·劳自知大难临头，马上逃到法国皇宫向摄政王寻求庇护，并且请求摄政王设法迫使国会撤销该项法案。不过，虽然当时摄政王被莫德娜公爵和杜鲁斯伯爵争夺皇储的事情弄得心神不宁，但他最终仍然下令逮捕国会主席和两位议员，这才让国会安静下来。

如今约翰·劳头顶上的乌云已经消失，没有人身安全的顾虑，他再次将心思放在密西西比计划上。尽管受到法国国会的阻挠，其公司的股价还是节节攀升（见图1.4）。在1719年，政府宣布赋予该公司在东印度、中国和南海的特许贸易权，并且接管由高伯建立的法国东印度公司。

图1.4 1720—1721年印度公司股价图



说明：泡沫的疯狂程度，从该图可见一斑。在短短一年间，该公司股价从不到500里佛升至接近10 000里佛，升幅超过20倍。

三十万人发狂为求一股

由于业务蒸蒸日上，约翰·劳把公司易名为“印度公司”²²，并且发行了5万股新股（见表1.2）。印度公司的前景一片光明。约翰·劳承诺，每股面值500里佛的股票每年能收取200里佛的股息。由于人们可用国债来购买股票，因此实际上只需要100里佛就能买到一股，连同股息一起，回报率高达120%²³。

表1.2 印度公司收购时序表

日期	收购事项
1718年8月	收购在国内销售烟草的专营权，每年支付402万里佛
1718年12月	以148万里佛收购塞内加尔公司
1719年5月	以150万里佛收购东印度公司及中国公司
1719年7月	以22万里佛收购非洲公司，垄断北非的贸易
1719年7月	以500万里佛收购国家铸币厂，拥有9年营运权
1719年8月	收购征收销售税之专营权，每年支付520万里佛，占法国每年税收的30%
1719年8月	收购征收所得税之专营权，占法国每年税收的55%
1720年2月	与皇家银行合并
1720年9月	收购圣多明各公司，垄断在几内亚的奴隶贸易

说明：自印度公司（前身是西部公司）诞生的第一日，就马不停蹄地进行并购。从表中可见，印度公司差不多收购了整个法国政府，变成一家从事金融与贸易的综合企业，垄断了法国的税收、金融、发钞和对外贸易。数据源：Velde, 2004

如此诱人的回报教人无法抗拒，至少有30万人申请认购这5万新股，每天有无数人涌到约翰·劳在坚琴博街²⁴的宅邸只求一股，新股供不应求。几个星期后，约翰·劳才公布中签股东名册，此时人们早已等得颇不耐烦。每一日，大小公爵、伯爵、侯爵和他们的夫人就守在约翰·劳家门前等待消息，一等就是几个小时。为了防止推撞，这些达官贵人们甚至在附近租下房子，以求掌握第一手消息。

印度公司的股价每天都在上升，人们受不住黄金梦的诱惑而纷纷认购，热潮继续升温。为了满足股民的需求，公司认为可以再发行30万新股，每股定价为500里佛，如此一来，摄政王就能利用人们的热情来偿还高达15亿里佛的国债。²⁵如此大规模的集资本应是极其困难，但如今只要法国政府允许，人们甚至愿意多付3倍价钱来认购。

现在，约翰·劳登上成功的顶峰，法国人的狂热也迈向高潮。举国上下都沉浸在发达的热潮中，人人幻想一夜暴富。在上流社会，除了圣西门公爵和韦拿斯元帅²⁶外，人人都在埋头买卖股票。不论男女老幼、身份背景，法国人都在投机密西西比债券的升跌。转眼间，坚琴博街成为股票经纪商进驻的地方，由于地方狭窄，而且人流众多，交通事故时有发生。

约翰·劳成为法国财神

以往该地段的房子，每年的租金大概是1000里佛，如今却升至12000至16000里佛。据说，当时一个补鞋匠光是将自己的铺子租出去，并提供书写工给经纪人，就能每天净赚200里佛。还有一个驼背汉把驼背借给求股心切的人当书桌，也赚了一笔可观的财富。买股票的人愈来愈多，围观的人更是络绎不绝，亦引来无数小偷流氓到此，

暴力骚乱时有所见，到晚上，甚至需要一队军队来清场以维持秩序。

约翰·劳有鉴于住处的不便，便迁往云道梅广场。不过无论他走到哪里，围观的群众都跟他形影不离。辽阔的广场瞬间塞满了民众，从早到晚都像集市般热闹。人们设置摊位来交易股票和售卖食品，而赌徒索性将赌台也搬到那里，从熙来攘往的人群中赚点赌资。



为求一股，甚至有驼背汉把驼背借给求股心切的人当书桌。

人们不再喜欢到大街和公园消遣，取而代之最新的聚脚点是云道梅广场。人们在那里高谈阔论，而法庭又在广场附近，大法官甚至向摄政王投诉说，人群的噪音令他听不到律师的辩辞。见到这种情况，约翰·劳说他肯出面协助解决这个麻烦。为此，他跟卡里伦王子洽谈，看看能否将他的苏逊酒店买下来。最终，约翰·劳以极高价买下王子的酒店，而王子则留下了面积达数公顷的后花园，作为收租用途。

这个后花园里布满优雅的雕像和喷泉，格调高雅。约翰·劳一搬进新宅邸后，政府就勒令人们只能在其后花园买卖股票；之后为了方便投机客，他设置了500个大大小小的摊位，横幅和彩带到处可见，人们熙来攘往。人声、音乐声、噪音混在一起，交融着人们的喜怒哀乐，醉人的气氛叫巴黎人欲罢不能。卡里伦王子从中赚取了丰厚的利润：每个摊位月租500里佛，乘以500多个摊位，他每月的租金收入高达25万里佛，相当于1万英镑。

正直的老元帅韦拿斯对群众的疯狂早就看不下去了，一谈起这个事情就大发雷霆。有一次，他的马车经过云道梅广场时，他实在容忍不了人们的狂热和愚昧，于是叫马夫停车，把头伸出窗外，痛骂人们足足半小时之久。结果他自讨苦吃：一番用心良苦的说教，换来的是嘲笑和谩骂，甚至有人向他扔东西。他只好黯然离去，之后也不再为这件事操心了。

此外，有两个自命清高的学者蒙特先生和特拉逊神父，才刚祝贺对方没有被卷入投机热潮里，隔天就发现对方都在约翰·劳的府邸现身，目的自然也一样：买股。之后，他们再相见时天文地理无所不谈，却不敢再提“密西西比”这几个字。原来在一场狂热里，连象牙塔里的学者都难以抵挡。

突然间，约翰·劳成了名副其实的财神，也变成全法国最重要的人物。当时，就连摄政王接待贵族、主教、法官等人的客厅也都人去楼空。去了哪里？自然是苏逊大酒店。一个个有头有面的达官贵人、军官和夫人，都在约翰·劳官邸的大厅里引颈企盼，但求一股印度公司股票。面对如此疯狂的群众，在十个认购者中约翰·劳只能接见一个，而人们为了吸引他的注意，都绞尽脑汁各出奇招。

金钱与女人绵绵不绝

如果换成是摄政王的话，等上半个小时就足以让这些皇族不耐烦了。如今，他们为了见约翰·劳一面，却愿意等候足足6小时。他们贿赂约翰·劳的侍从，让他们在主人面前为自己美言几句。女士们也纷纷向约翰·劳暗送秋波，有些人更是等了两个星期才能与他见面。

每当约翰·劳出席活动时，往往被女士们包围着，人人都希望能够向他入股；他即使再钟情于女色，在这些尴尬情况下也只好抽身离场。有些人为了吸引他的注意，甚至想出无奇不有的点子。一位女士连日在约翰·劳府邸多次尝试见他未果，便叫自己的马夫眼观六路，一旦看见约翰·劳出现的话就伺机撞上灯柱，好让约翰·劳能留意到她。

马夫便连续三天带着主子穿梭城间，寻找将马车撞翻的机会。终于有一天，他碰上了约翰·劳，这位女士命令马夫立刻撞上灯柱，结果人仰马翻，女士惊叫。约翰·劳见状，就毫不犹豫地地上前帮忙。她被领进苏逊酒店。这时她不再故作惊慌了，便将自己的小计谋向约翰·劳和盘托出并赔不是。约翰·劳听后笑了起来，并把这位女士的名字写在印度公司的股东名册上。

另一个故事的主角是保查夫人。她听闻约翰·劳要到一家餐厅用

餐，便跟踪过去，到达后便大叫失火。食客闻讯纷纷逃出餐厅，保查夫人就趁机神态自若地走向约翰·劳。他惊觉有诈，便往另外一个方向逃走。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其他趣闻，虽然不乏夸张失实者，但却值得一提，因为它们正正反映了那个时期社会的意识形态。（还有不少趣闻是关于一些法国女士经常企图讨好约翰·劳，却弄巧成拙，令他不知如何是好。）

股价狂升 平民一夜暴富

还有一次，摄政王向迪亚根逊和杜贝神父等人提到，他想找一位公爵夫人去莫德娜陪伴自己的女儿，但却怎么也找不到适合的人选。“怎会找不到！”某君道：“你只要去约翰·劳的宴客大厅，法国全部的公爵夫人都在那里。”

有一位叫做谢拉的名医，掌握不好买股的时机，结果股价一直在跌，心急之下想卖掉套现，他一直为此很操心。有一次，当他为一位生病的女士把脉时，喃喃自语：“跌！跌！”女士把自己的仆人叫进来，并说：“我快要死了！它一直跌，一直在跌！”医生就问：“什么在跌？”女士回答：“我的脉搏啊！我快死了！”结果医生才恍然大悟，并说道：“冷静点，女士。我是在说我买的股票，它的股价一直在跌，搞得我心神恍惚，自己说什么也不知道了。”

有时候，印度公司的股价可以在几个小时内上升10%至20%，很多穷人一夜暴富。有一次，一个富豪生了病，便叫仆人到苏逊酒店的后花园以每股8 000里佛的价钱卖出250股；但当仆人到达时，该股股价已经升上至10 000里佛。这2 000元的差价，让仆人得到了50万里佛

(相当于2万英镑)的意外之财。这个仆人把余下股款交给主人后，当晚就带着这笔钱逃往另外一个国家了。

约翰·劳的马夫很快赚够了钱，还有能力自己雇用私家马车，他便向约翰·劳请辞。约翰·劳请求他在离开之前，找一个像他一样出色的马夫来顶替；马夫便带来两个旧同僚给约翰·劳挑选，而他自己就雇用剩下的一个。

部分走运的平民一夜暴富，赚了快钱便傲慢起来，行为举止却没有和身家同步提升，结果不但被人们鄙视，还不时闹出笑话。不过，上流社会的愚笨和卑劣行径似乎更令人作呕。圣西门公爵讲过一个故事，正反映了当时法国社会是如何被贪念吞噬的：

有个叫安德烈的人，教育水平不高，出身寒微，但因为选对了时机投机密西西比债券，短时间内赚取了丰厚的利润。正如圣西门公爵所言，“他堆砌了一座金山”。这个人虽然富裕起来，却一直很介意自己低微的出身，一心想混入上流社会。

安德烈有个三岁的小女儿，为了让她拥有皇族血统，便与家徒四壁的迪奥尔斯家族达成协议，让女儿嫁进迪奥尔斯的门户，条件是安德烈必须支付奥尔斯侯爵10万克朗的订金，并且每年支付12000里佛，直到结婚。手头紧绌的迪奥尔斯侯爵也顾不上什么面子，还一口答应，并且表示待小女孩12岁时，就亲自将她娶过门。

当时侯爵已经33岁，当事人还是签署了这个丑陋的协议，安德烈更承诺在婚礼之时会奉上数百万里佛作嫁妆。贵族的长老伯南卡斯公爵见证了整个谈判的过程，自然也可以分一杯羹。

圣西门公爵将这件事看成一桩笑话，并补充道，刚开始时人们对这单丑恶的交易没有异议，但几个月后，约翰·劳倒台，安德烈先生自然也身败名裂，婚姻交易被迫终止，而迪奥尔斯却没有交还那10万克朗的订金。

虽然这种荒唐之事随处可见，不过顶多是让人笑话一下而已，但另外一些事件却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例如，人们往往身怀大量钞票，经常惹来小偷甚至杀身之祸。其中一起案子的凶狠程度和犯案者的身份地位，更是震惊全国。

为争股票 腥风血雨

迪汉王子的弟弟迪汉伯爵，跟迪亚林堡、里尼和蒙特摩里斯这些皇族家庭都有关系。这位年轻人个性不羁，而且作风穷奢极侈。他有两位朋友都是一丘之貉，一个叫做米拿，是一个皮埃蒙特的上尉，另一个叫列斯登，是佛莱明人。他们三人打算合伙抢劫一位非常富有的经纪商，因为据闻他经常会身揣大量现金。

迪汉伯爵先是假装要向这位经纪商购买一些印度公司的股票，借口约他在云道梅广场附近的一个小酒馆见面。经纪商不虞有诈，准时应约，迪汉伯爵和他的朋友也早已静候在那里，寒暄了几句以后，迪汉伯爵突然扑向这位经纪商，用匕首往他胸口刺了三刀。

经纪商应声倒地，伯爵即上前搜身，结果搜出了价值10万克朗的密西西比债券，米拿更补上几刀，这位经纪商就此死于非命。不过，受害者的呼喊引起了酒馆里其他客人的注意而前来帮忙，结果米拿和迪汉伯爵当场被捕，负责把风的列斯登则从窗户逃脱。

光天化日之下，在酒馆这种公众场合竟然发生血腥命案，令法国举国上下人心惶惶。翌日两位凶手被送上法庭，由于证据确凿，两人都罪名成立，被判车裂至死。当时迪汉伯爵的亲属听到噩耗后，马上赶到摄政王的客厅，并为这个误入歧途的少年求情，声称犯案只是因为一时冲动鲁莽而已。

摄政王避开了这些亲属。因为他认为罪行严重到这个程度，伸张公义凌驾一切，但这些皇亲国戚又岂是那么容易打发？最终他们还是与摄政王见面，并且恳求他不要当众处决迪汉伯爵，以免让其家族蒙羞。他们还暗示，迪汉伯爵跟显赫的奥尔良家族有关系，如果任由他死在刽子手的刀下，就连摄政王自己也会觉得丢脸。

不过，心意已决的摄政王没有受到这些人的教唆，并借用了大作家高尼勒²⁷的名言：“罪恶已成羞耻，死又如何？”他还说自己愿意跟众人一起承担行刑带来的羞辱。眼见摄政王态度强硬，他们就请连摄政王都尊敬万分的圣西门公爵出马调解，看看事情能否有所转机。

这位充满皇族气质的公爵，听到迪汉伯爵将会像平民般被处决后也大吃一惊。他向摄政王解释，与如此一个庞大、富有和有权势的家族作对，实非明智之举。当时，迪亚林堡家族在德国有庞大的产业，而根据当地法律，任何受车裂之刑的犯人亲属都不可以受聘于政府机关，直到受刑人的同辈全部离世为止。

因此圣西门公爵提议，将车裂改为斩首，因为当时欧洲人并不觉得斩首有什么可耻。这番言论令摄政王动摇了一下；不过站在受害经纪人一方的约翰·劳一番进言后，更坚定了摄政王以公义警恶惩奸的信念。

现在迪汉伯爵的亲眷只剩下一个办法。他们让罗比王子混入监牢里，并给了迪汉伯爵一瓶毒药，希望他能自行了断，免受车裂之耻。迪汉伯爵却拒绝了，罗比亲王再三催迫，但迪汉伯爵还是一一回绝了。最后亲王失去了耐心，说道：“你想怎样死就怎样死吧！像你这样的人只配被吊死在绞架上！”便绝尘而去。

最后迪汉伯爵也自觉羞耻，并请求摄政王改判断头之刑。但当时约翰·劳对摄政王的影响比谁都要大，并坚持不能因为迪汉家族的身份地位而枉法，犯人必须被严惩。摄政王其实从头到尾都持有同样意见，因此，在案件发生6天后，迪汉伯爵和米拿就被车裂至死，而另外一个杀手列斯登则逃之夭夭。

摄政王公正严明的作风得到了全国上下的肯定，就连约翰·劳也尽力谏摄政王而受到称赞。不过，抢劫和刺杀的案件还是持续发生，而且每当富裕的投机者被抢劫后，人们都不太会同情他们。如今社会道德沦丧，不过幸好在公然作恶的社会上流以及秘密犯案的草根阶层之间，那些中产阶级的良知仍然幸存。全国赌博成风，美德和真善都成了空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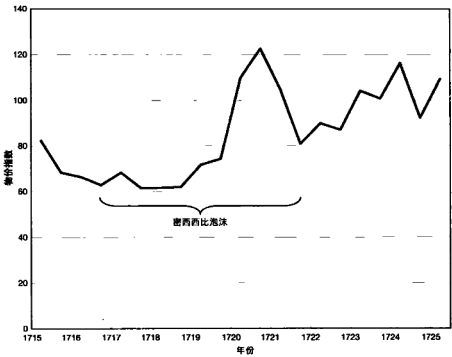
先用未来钱 物价翻四倍

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的信心有所恢复，贸易行业前景又再显光明，基本上不会出现亏本生意，此势头在巴黎更加明显。人们从五湖四海涌至首都，目的既是赚钱也是花钱。奥尔良公爵夫人（即摄政王的母亲）曾计算过，当时涌入的外国人达305 000人，旅馆都要在阁楼、厨房甚至马棚搭建睡床，以应房客的需求。巴黎城里到处都是各式各样的马车和交通工具，当它们在大马路上穿梭时，只能以步行的速度

行驶以免撞倒路人。

全国的织布厂都要加紧生产，来应付人们对丝绸、织品、丝绒等昂贵材料的巨大需求。供不应求加上货币增长，令这些商品的价格翻了4倍多(见图1.5)，连带食品价格也一路走高，面包、肉类和蔬菜等价格升至空前的水平，工人的工资也水涨船高。以前一个工匠每天可以赚15苏币(sous)，现在则能赚取60苏币。到处都在兴建新楼房，一场虚幻的繁华假象就此出现，整个国家都被这道光芒所蒙蔽，看不到正步步逼近的暴风雨。

图1.5 巴黎物价指数图(1715—1726年)



始作俑者约翰·劳自然也富贵起来。他的女儿和妻子都被封以最

高级的名号，其他皇亲贵戚纷纷前来巴结。他在法国添置了两家顶级豪宅，还跟苏利公爵商讨能否买下罗斯里侯爵的领地。

约翰·劳摇身变成财政大臣

现在唯一阻挡他前进道路的只剩下宗教信仰。摄政王答应约翰·劳，如果他愿意公开表明自己归顺天主教的话，就任命他为法国的财政大臣。从来都没有信仰的约翰·劳欣然答应²⁸，并且在坦森神父与众人的见证下，在梅伦大教堂宣称笃信天主教。翌日他就被选为圣罗克教区的荣誉委员，为此他捐赠了50万里佛。约翰·劳捐款的数目往往十分庞大，却不一定大事铺张；他往往会私下捐款，而且也没有人说过他行事作风高调炫耀。

此时，他绝对是全国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就连奥尔良公爵都对他的睿智和计划充满信心，事无巨细都找他商量。虽然享尽荣华富贵，但约翰·劳丝毫没有因此而自傲，而是一如早年面对逆境的时候，保持自己一贯的简单、可亲 and 明理的作风。他虽风流，但其性格温和有礼、有绅士风度、受人尊敬，所以人们对此也无话可说。

可是，当面对皇亲贵族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奉承时，他就会显得不怎么客气了。有时候，当这些小丑太烦人时，他还会无伤大雅地损他们一下。不过，如果自己的同乡来到巴黎探望他时，他却会显得殷勤热情。有一次，约翰·劳的同乡阿支波·金堡伯爵到云道梅广场探望约翰·劳，他必须穿过挤满了人的宴客大厅才能与劳见面。当时房间里满是上流人士，人人都想认购印度公司的新股。当伯爵看见约翰·劳时，竟然发现他正在为先父于劳理斯顿大宅的园丁写信，内容不过是要他种点卷心菜罢了！之后，约翰·劳跟他的老乡一起玩皮克牌

(piquet)，而伯爵就深深被他的从容和礼教所折服。

当时不少法国的贵族人士不单通过投机赚钱，更清还了不少债务，其中包括波尔般公爵、古卓公爵、拿科斯公爵、查奥尼斯公爵和安丁公爵，还有艾斯特元元帅、罗比王子、普亚王子和瑞安王子。

路易十四和蒙特斯潘夫人的儿子波尔般公爵靠着投机密西西比债券而赚得巨富。他将位于尚迪尔的豪华官邸翻新，酷爱马匹的他更新建了一排马房，并且从英国引进了150匹最优质的骏马，以改善法国马的血统，这种做法当时在欧洲轰动一时。他又在毕卡迪购入大量地皮，几乎占据了所有在瓦兹省和索姆省值钱的地段。

全民疯狂 豪情消费

突然间，人们单靠投机就能暴富，难怪不少人视约翰·劳为膜拜对象，就连法国历代的皇帝都没有受到如此的称颂。诗人和作家每天都在写作奉承约翰·劳的作品。在他们的笔下，约翰·劳就是法国的救星和守护神，他的话句句精警，他的著作满是教化，他的行为充满智慧。人们对他异常崇拜，跟随他的马车跑，摄政王甚至要派出一队军人专门给他的马车开路。

巴黎充斥着珠光宝气，大量的雕像、画作和挂毯从外国运入，而且件件有价有市。法国擅长出产高档家私，以前这些都是贵族和富裕人家的专利，现在却变成了投机客和中产阶级的玩意。最名贵的珠宝涌入巴黎，在市场上大受欢迎。其中还有由摄政王买下并以其名字命名的钻石²⁹，后来一直镶在法国皇帝头上的皇冠上。当时，摄政王并没有太多地受惠于投机热潮，但也有能力拿出200万里佛来购买这颗钻石。初时摄政王并不愿意花这么多钱，因为他觉得，作为一个摄政

王是无权动用如此庞大的资金，来买下区区一颗钻石。

这让不少宫里的仕女们大感错愕，因为如此珍贵稀有的珍品即将被带出法国了，而现在没有一个人能够用钱买下来。其实，私底下摄政王也非常喜欢这颗钻石，后来人们请了圣西门公爵游说摄政王，结果圣西门公爵义不容辞地接下了这个任务。后来，就连约翰·劳也加入了圣西门公爵的游说行列，结果摄政王终于被说服，让约翰·劳来处理交易的价钱和支付的方法。

约翰·劳答应了钻石的卖家，说他可以在指定的时间内筹得 200 万里佛，连带 5% 的利息，还能获得切割钻石而遗下的钻碎。圣西门公爵在自己的回忆录里，也毫不保留地吹嘘自己在这单交易里的重要性。

据说这颗钻石跟青梅一样大，而且非常圆润、颜色雪白且无瑕疵，净重超过 500 格令 (grains，英美制最小重量单位，合 0.064 8 克)。圣西门公爵总结道：他在这单交易里功不可没——意思即是，他成功地游说摄政王牺牲自己的职责，慷慨纳税人之慨为自己添置了一件没用的小玩意。

老手洞悉危机 巨款赶兑金银币

一切都安然无恙——直到 1720 年。当时法国国会警告，过量发钞迟早会令国家破产，人们对此却视若无睹。不谙金融的摄政王认为，这么一个成功的发钞系统绝对不会出问题。如果发行价值 5 亿里佛的钞票有这么多好处，就应该再多发行 5 亿。这是摄政王犯下的最大错误，而约翰·劳对此也没有加以阻止。

人们渴望让这场财富幻觉无止境地持续下去，印度公司的股价

愈高，银行就需要发行愈多的钞票保持同步。³⁶这就像俄国王子波坦金为了讨好情人，不惜用冰块兴建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巨大的冰块一个叠一个，造工精细，令人赞叹不已。宫殿顶端的冰拱在阳光下异常灿烂，如水晶和钻石般晶莹通透。不过，暖暖的南风吹至，整座建筑就开始慢慢融化，最后一无所有，一如约翰·劳的纸币制度的下场。很快，人们的不信任就会如南风般猛吹，令法国的金融系统倒下，再也站不起来。

这个制度在1720年发出了第一次警号。有一次，约翰·劳拒绝了康迪王子提出的认购价，不肯向他出售印度公司的股票。为了报复，康迪王子派人到约翰·劳的银行并且要求将一笔巨款兑换成硬币，结果兑换出来的硬币竟然要三辆马车才能运走。约翰·劳向摄政王告状，并说如果人人都有样学样的话，后果会不堪设想。

摄政王得悉后，便勒令康迪王子将取出硬币的三分之二重新存入银行，王子只能就范。约翰·劳的名声并没有因此受损，因为人们都认为康迪王子的做法太过分、太贪婪，并且纷纷为约翰·劳感到不值。奇怪的是，这一次事件还不足以让约翰·劳和摄政王察觉到大量发钞的危险。后来，确实有些人效法了康迪王子，原因可能是出于不信任，或是想为康迪王子报复。

有些精明的投机客察觉到，股价不可能一直上升。金融老手贝尔登和李察迪尔一点一点地将存款兑换成硬币并运往外国，又尽量携带金银珠宝，秘密运到英国或荷兰。有一位知道形势不妙的投机客费马勒，马上将价值达100万里佛的金银币装上马车，并用禾草和牛粪盖住，又假扮成满身肮脏的农民，安全地把金银币运到比利时，后来又运往阿姆斯特丹。

禁止硬币流通 全国惊恐

到目前为止，硬币的数量还可以满足人们的需求；不过如果兑换持续下去，必定会造成硬币短缺。³¹渐渐地，人们开始抱怨硬币数量不足，并很快就发现个中原因。法国国会为了探讨改善方法而辩论良久；约翰·劳提出，应该将硬币的价值贬低至纸币的95%。

贬值法令随即生效，却无法达到预期效果，法国当局便将贬值幅度提高至10%。同时，银行服务也受到规范，每人每次只能兑取100里佛的金币和10里佛的银币。尽管限制兑币的政策勉强挽回了银行的信用，却无法恢复人们对纸币的信心。

虽然法国当局一直设法堵截金银币外流，不过贵金属还是不断被偷运往英国和荷兰等国家，而境内的钱币都被人收藏起来，结果令国家越发缺乏硬币供应，甚至连正常的贸易买卖也无法维持。³²在这种情况下，约翰·劳使出极端的手段：禁止所有硬币流通。该法令于1720年2月实施，原意是为了恢复人民对纸币的信心，结果却适得其反，将国家推向覆灭的边缘。

该法令规定，任何人都不得持有价值超过500里佛（相当于20英镑）的硬币，违规者将遭受巨额罚款，而该等款项也会被充公。该法令还严禁人们购买任何昂贵的珠宝、钻石和器皿，而举报者还能分得被充公总值的一半作为奖励。在这种暴政下，法国人民怨声四起，令人痛心疾首的迫害事件天天都在发生。每个家庭的隐私持续受到滋扰，就连最正直诚实的人都可以因为拥有路易金币而被检控。

为了获得举报的赏金，仆人们纷纷背叛主人，邻居之间相互猜忌，检举和没收财产的数字直线上升，甚至令法庭应接不暇。只要有告密

者指出谁拥有过量硬币，那户人家就会马上收到搜查令。

人们纷纷向摄政王和约翰·劳泄愤。如今一个人拥有超过500里佛的硬币已经构成违法；人们极不愿意接受纸币，因为没有人知道今天的纸币到了明天还会值多少。杜克鲁斯在其《摄政王秘史》(*Secret Memoirs of the Regency*)一书中写到：“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更加离谱的暴君，人们亲眼目睹一切暴行却竟然没有发动革命，约翰·劳和摄政王毫发无损，这实在让人无法想象。摄政王和约翰·劳都担心人们有一天会起来造反，不过人们还是不敢作出抗争。这时，一种深沉、愚昧、惊恐的绝望感笼罩着众人，人们的思想是如此的卑微，甚至不敢挑战现状。”

曾经有一次，人们已准备好发动革命。当时街上贴满煽动性的文章，甚至连达官贵人也收到这些传单。在《摄政王秘史》里提到有这样一篇文章：“先生们和女士们，如果情况没有好转的话，圣巴泰勒米日(St. Bartholomew's Day)事件将会在这个周末重演。你和你的仆人也最好不要出门了，愿主保佑你。请传达给你的邻居。1720年5月25日。星期六。”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斥着人们的猜忌。不过到了晚上，想趁机闹事的群众很快就被驱散，法国首都巴黎市面上还算安宁。

对纸币价值信心尽失

印度公司的股价暴跌不休，人们曾经深信不疑的财富梦，现在快要破灭了。为了重建投资者对密西西比计划的信心，政府推出了最后一招：招揽巴黎所有穷人入伍，前往新奥尔良发掘幻想中的金矿。后来大概有6 000人加入，政府则为他们提供衣服和工具。

这些扛着大小工具的穷苦大军每天都列队走过巴黎的大街，

被分成一个个小队，在港口等待向美国出发。不过有三分之二的人都没有到达目的地，因为很多人都擅自离队，变卖手上的工具，然后回到以前的生活。这一个个小小的花招确实让密西西比的股价微升，不少无知的投资者还真的以为密西西比公司的业务进行得如火如荼，法国很快又会遍地黄金。

如果法国采取君主立宪制，本来应该有更合适的方法来重建人们对货币的信心。实际上，英国后来也面对类似的问题，对策却截然不同³³。不幸的是，在法国，企图挽救局面的人偏偏就是问题的始作俑者：原本想带领国家脱离困局的摄政王，却因为一意孤行，反而令国家陷入了更深的泥潭。如今所有金额都必须以纸币支付；在2月1日至5月下旬之间，政府更发行了15亿里佛的新纸币，相当于6 000万英镑。

尽管如此，人们对无法兑换成金属的纸币还是信心尽失。巴黎议会主席林伯更当面向摄政王表示，自己宁愿持有价值10万里佛的金银，也不肯要放在银行里的500万纸币。他道出了人们心中的想法。由于过量发行纸币，市面上硬币和纸币的流通量差距愈来愈大，形势也愈来愈不乐观。摄政王锐意把硬币贬值，但偏偏愈打压硬币，愈令其升值。

绝地反击 两大企业合并

到了2月，人们建议将法兰西皇家银行和印度公司合并，法国国会签署并发布了相应的命令。现在，国家仍是纸币的保证人，不过未征得议会的同意不得再发行新钞。皇家银行的利润本来属于摄政王，国有化后须归印度公司。新政确实令路易斯安那和其他股票价格短暂回升，但长远而言仍无法挽回人们对纸币的信任。³⁴

后来在5月举行了一场国家会议，约翰·劳和迪亚根逊(约翰·劳在财政部的同僚)以及其他部长大臣都到会。经过一番计算后，他们发现全国纸币的流通量达26亿里佛，而硬币的流通量甚至不及纸币的一半。会议中的大部分官员都认为，必须推出措施来平衡两者的流通量。

有些人主张应该将纸币贬值至硬币的水平，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应该将硬币的面值提升至和纸币看齐。约翰·劳对上述两个建议都表示反对，不过却无法提出更好的方案，最后众人同意将纸币的价值减半。在5月21日，法国政府颁发了一项法令，指出银行钞票和印度公司的股价都应该逐步减低。到了年尾时，它们的价值须为现时的一半。不过，法国国会却坚决反对，因为如此一来必定会激起民愤，国家会为此付出沉重代价。7日后，摄政王只好颁布另一项法令，取消先前的贬值令。

财神失宠 被踢出局

就在同一天(5月27日)，银行宣布停止兑换硬币，而约翰·劳和迪亚根逊都被踢出政府。摄政王为人懦弱、犹豫不决，自然将所有责任都推到约翰·劳身上，即使约翰·劳想要到皇宫为自己辩护，都不被引见；不过，入夜后摄政王却请约翰·劳从暗门进入，并出言安抚约翰·劳，辩称在民愤下只能将责任推卸给他。

不过，善变的摄政王在两天之后，又再次公开带着约翰·劳观赏歌剧，并且一起坐在包厢，在众目睽睽之下，二人的相处得体有礼。不过人们对约翰·劳已经恨之入骨，如此公开露面只会令约翰·劳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当约翰·劳打道回府，临到达前马车遭到攻击。如果不是车夫机警，立即将车驶进后花园并叫家仆拉闸的话，也许约

翰·劳早被人拖出去痛打一顿。

事情继续恶化。第二天，当他的妻子和女儿看完赛马回家时，马车再度受到众人攻击。摄政王得悉后，马上派了一对瑞士卫队日夜驻守在约翰·劳的宅邸。后来民愤愈见高涨，在卫兵的保护下，约翰·劳仍然觉得家里不安全，所以就前往皇宫暂避风头。

在1718年因反对约翰·劳的提议而被革职的迪亚古素大法官，现在重新归位，肩负重建国家信用的重任。摄政王当下才觉醒到，当年他“杀”错了这位最有能力、最清廉的忠臣。退休后，迪亚古素大法官就隐退到费雷纳致力于研究哲学，虽然清苦但过得开心，他也渐渐忘记了官场上的尔虞我诈。

约翰·劳和摄政王的一名家臣康佛斯骑士奉命前往费雷纳，恭请这位前任大法官回到巴黎。虽然众人都劝告迪亚古素，只要约翰·劳一日当权，一日不要回到法国朝廷。不过，爱国心切的迪亚古素大法官却一口答应回朝救国。他一到巴黎，5名议员就连同财政事务委员与他一起商讨对策，结果他们在6月1日公布，取消先前禁止人们持有价值超过500里佛的硬币法令。

现在人们终于可以无限量地持有硬币了。为了回收以前发行的旧钞票，巴黎政府以一年的税收作担保，并以2.5%的利率发行了2500万里佛的新钞。经银行回收的旧钞则在市政厅前当众烧毁。³⁵每张新钞的面值皆为10里佛，当银行在6月10日重新开张时³⁶，已经拥有足够的银币可供民众兑换。

这些措施的效果相当不错。现在全巴黎的市民都可以到银行以小钞兑换银币，而当银币供应不足时，就以铜币代替。虽然价值区区

50里佛的硬币已经非常沉重，但人们却毫无怨言，就算在路上大汗淋漓也在所不计。围着银行的人群多不胜数，几乎每天都有人踩人事件发生。

全民只求硬币 怒气引发暴乱

到了7月9日，人群实在太多，驻守在马扎伦花园的卫兵甚至要关上大门，不让人进来。人们因此鼓噪起来，纷纷将石头扔过围墙，攻击墙后的卫兵。卫兵受到如此挑衅，警告会开火还击。当一个卫兵被石头击中时，他随即举枪对着人群开火。一人当场被击毙，另外几个人则身受重伤。骚乱演变成流血冲突，人们随时都会奋起攻击银行。此时马扎伦花园大门再次打开，不过眼见所有的卫兵都带着火枪刀刃，人群就不敢胡乱发难，只好唏噓呻吟来泄愤。

8天之后人潮就变得更蜂拥，甚至有15人在银行门前被活活压死。为数大概7000名的愤怒人群用担架抬着3具压毙者的尸体，游行至巴黎皇宫，向摄政王与约翰·劳展示他们作的孽。当时约翰·劳的马夫正坐在院子里的马车上，眼见人们都在指责自己的主子，便非常气愤，大骂他们都是无赖恶棍，活该被绞死。

这个马夫成为众矢之的。人群以为约翰·劳就在马车上，上前将马车砸了个稀巴烂，而这位口出狂言的马夫勉强逃出。后来，一队卫兵赶到，镇住了场面。在摄政王保证会将那3具尸体好好埋葬之后，人们才肯慢慢散去。当时国会正在开会，连主席也亲自出去看看发生了什么。

当主席回来并告诉议员们约翰·劳的马车已被粉碎的时候，全体议员都欢喜地站了起来，振臂高呼。当中有一位对约翰·劳怀恨在心

的议员则问道：“那么约翰·劳本人有被大卸几块吗？”

之前有不少法国人都将全副身家押在印度公司身上。因此国会曾提出，这家公司应该被赋予特权进行业务，才对大家有好处。于是国会颁布法令，印度公司有权垄断全国的海上贸易；议员可没有想到，这项政策会打垮全国的商人。

特权政策广受人民的唾骂，国会收到一份又一份的请愿书，表明反对该项法令。国会无视群众的意愿，而摄政王则认为请愿人士是在煽动叛乱，并将他们放逐至比来。在迪亚古素法官的调停下，分配的地方改为庞多斯，而国会也如是改变了诉讼，这可谓公然挑战了摄政王的权力。

为了把这次短暂的放逐变成享受，国会主席从巴黎请来最风趣、最懂逗人开心的陪酒客，每天晚上在庞多斯举行音乐会和舞会，法官和议员们每天都沉迷于打牌和其他玩乐游戏中。就这样过了数个星期的穷奢极侈的生活，为的就是向摄政王示威：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可以将庞多斯变得比巴黎更华丽。

怨愤加剧 约翰·劳危在旦夕

法国人最擅长唱歌，有人甚至说过，法国的整个历史都记录在它的歌曲中。约翰·劳的计划彻底失败后，马上成了法国人民的公敌，商店贴满了讽刺他的漫画，人们也肆无忌惮地吟唱着痛骂约翰·劳和摄政王的歌曲。

其中有不少歌曲都非常粗鄙，甚至有一首歌曲更叫人们用他发行的钞票当厕纸。不过，最有名的还是由奥尔良公爵夫人记录在纸笺的

这首歌，据说它在巴黎街头流传了几个月，而且旋律还很欢乐：

有一天劳先生来到，
这个美丽的城市，
摄政王就对我们说：
他将拯救我们的国家。
啦啦啦！啦啦啦！
他会为我们带来无尽的财富。
朋友们，
就像野兽一样下注吧！

为了吸干法国的资金，
这个新教徒先骗取我们的信任。
他不惜改信天主教。
啦啦啦！啦啦啦！
这个骗子竟出卖自己的信仰。
朋友们，
就像野兽一样下注吧！

约翰·劳，这个撒旦的化身，
害我们一无所有。
他榨干我们全副身家，
却一分钱也不还。

仁慈的摄政王却大发善心，

啦啦啦！啦啦啦！

把他拿掉的钱还给我们。

朋友们，

就像野兽一样下注吧！

下面这首歌曲也出自同一时期：

星期一我买入股票，

星期二已富甲天下；

星期三我酒池肉林，

星期四已仆人成群；

星期五我衣香鬓影，

星期六却打回原形。

大量的讽刺漫画涌现，可见人们已经开始觉悟之前疯狂的行为。其中一幅更被收录在《摄政王回忆录》中：“股票女神”站在高贵座驾上，驾车的是“愚蠢女神”，在前面拉车的是密西西比公司，而其木腿则由南海公司、英格兰银行、西塞内加尔公司和其他公司拼凑而成。

为了让车子走得更快一点，这些公司的经纪商（以长着狐狸尾巴和狡诈面庞的动物来代表）都在拉车，而轮子上则写有几只股票的名字和股价。随着轮子的滚动，股价时升时跌；而在地面上被车子辗过的，是各种各样的商品和账目。紧随在马车后面的群众蜂拥而至，不论男女老幼，人人都争先恐后夺取“股票女神”慷慨撒下的股票。漫画里，魔鬼坐在云端吹泡泡，疯狂和愚昧的人们，像叠罗汉一样，一个

叠着一个，以图触碰到泡泡，结果当然是泡破人坠了。而在马路上，有一幢有着三道门的建筑，要经过此建筑，就必须穿过其中一道门。第一道门上写着“医院”，第二道门上写着“精神病院”，最后一道门上则写着“乞丐收容所”。

另一幅图画的内容则是这样的：约翰·劳坐在一个大锅炉里，人们的疯狂令锅炉沸腾起来，群众都在纷纷将金银倒进大锅炉里，然后从约翰·劳手中接过一张张废纸。

因为人们的怨愤持续，约翰·劳也不敢再独自走到街上。在摄政王的官邸里固然安全，但一旦出门，他就要乔装成平民，或者乘坐专人保护的御用马车。这皆因如果约翰·劳落入群众的手中，必定九死一生。

有一件轶事传神地表达了这个情况：布尔斯先生乘坐马车经过圣安东尼街，此时有另一辆马车挡住去路。布尔斯先生的马夫便很不耐烦，叫挡路的马车赶快离开。对方不理，便一拳打在那个马夫的脸上。

路人见状都纷纷冲过来看个究竟，而布尔斯先生也下车调停打架的场面。但挡路的车夫却误以为布尔斯先生也是来找自己麻烦的，心生一计大喊：“救命啊！救命啊！约翰·劳和他的仆人要来杀我了！”这么一喊，人们都迫不及待地抄起武器，准备攻击这位“约翰·劳”以泄愤。幸好附近的一所教堂中门大开，布尔斯先生就跟仆人逃进去。他们跑到了圣坛，人们还在追赶，他们再逃到圣物房。此时如果不是及时把门关上的话，他们也许难逃厄运了。最后惊动了神父，他马上请人们离开。愤怒的人群转而向布尔斯先生的马车泄愤，几乎把它砸烂了。

密西西比股票跳水见底

事实上，巴黎市政府以2 500万里佛赋税作担保的票据，息率只有2.5%，因此对于重仓持有密西西比股票的民众而言并没有吸引力。要兑换新证券很困难，因此人们普遍倾向于继续持有约翰·劳公司的股票，希望有一天它会见底回升。为了加快兑换速度，政府在8月15日勒令，凡面值介于1 000至10 000里佛的纸币，除了购买年金和存款，以及为购买约翰·劳股票的分期付款外，不得在市面流通。

10月，法国政府又再出台另一法令，宣布所有的纸币不论面值高低，在11月后一律不得在市面上流通。所有印度公司和密西西比公司享有的铸币权、税收权及其他专利和特权都被褫夺，两者被降格为普通的民营公司。这个措施令整个纸币体系彻底崩溃。现在，约翰·劳在金融议会的地位尽丧，他的公司也已被迫走上绝路。在疯狂的高潮时期，任何被怀疑谋取不义之财的人，都被逮捕归案并且受到罚款严惩。

另一项法令规定，原本股东的名单必须罗列出来，而任何还持有约翰·劳股票的股东必须将之存入公司作为保证金。而先前答应购买股票的人必须继续履行承诺，以13 500里佛的价格购买每股面值500里佛的股票。人们自然不会白白吃亏，所以纷纷收拾细软，准备逃往其他国家。为了阻吓逃亡者，政府又出台新法令规定，除非查清离境人士没有携带珠宝，又没有参与先前的股票泡沫，否则海关人员有权将有关人等拘留。于是有几个逃亡者被判处死刑，其余也受到严苛的惩罚。

约翰·劳身无分文 走为上计

在绝望下，约翰·劳本人也希望能离开危险之地。刚开始时，他不过是请求退隐至郊外，摄政王也欣然答应。摄政王虽然对整件事感

到极其失望，不过他还是对约翰·劳勾划的金融体系很有信心。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过失，并在余生里致力于重建更牢固的发钞体制。据说，在两人的最后一次会面中，约翰·劳说道：“我承认我犯了很多错，我也愿意承担这些罪名。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我可以保证，我从来没有邪恶和伪善的动机。”

两三日后，摄政王给约翰·劳写信，客气地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随时离开法国，而你的护照已经准备好，而且你需要多少盘缠，只须随时开口。”约翰·劳恭敬地回绝了摄政王的盘缠，并乘坐贝尔登公爵的情妇皮尔夫人的马车，在6个卫兵的保护下前往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之后他又到了意大利的威尼斯，并在那里待了数月，人们都以为他身怀巨款，对他很感兴趣。

这实在非比寻常。读者还记得，约翰·劳的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个赌徒，这次却没有为了自己的私利而牺牲国家的利益。在先前发售密西西比股票的过程里，他是真心认为这个项目会成功，而法国也会因此成为欧洲最富强的国家。他将自己所有的获利都用于投资法国的地产，足见他对整个项目的信心。

他没有匿藏珠宝，也不像那些奸诈的投机客将金钱送往外国。除了一颗价值大概五六千英镑的钻石外，他的全副身家都在法国的土地上，因此离开时他几乎是身无分文。这也让他在史书里留下少有的一笔。

一离开法国，约翰·劳的房产和宝贵的图书馆都被充公，而另外他以500万里佛买给妻儿、每年收取20万里佛的年金也遭到没收——事实上，之前就有法令禁止任何人以任何理由没收这笔年金。

人们对于约翰·劳逃离法国一事相当不满，国会更表明希望将他处以绞刑。在泡沫中丝毫无损的人们都庆幸他已离开了法国，但蒙受损失的人（这类人占绝大多数）反而感到惋惜，因为只有靠约翰·劳对金融系统的深刻了解和洞察力，才能设法解决目前的问题。

国债达31亿里佛 法国重伤

在金融议会和摄政议会上，呈上的不少文件显示目前全法国流通的纸币总数为27亿里佛。人们发现，授权发钞和实际发钞时间并不吻合，摄政王因此被传召作出解释。他理应承担所有责任，不过他还是让已逃离法国的约翰·劳担当了部分责任，指控他在未经批准下，私自发行了12亿里佛钞票，当他发现的时候已经太迟了，只好将授权日子提前。事情的真相是，约翰·劳因为摄政王急于求成和穷奢极侈，才被迫逾越了合理发钞的界线。

而至1721年1月1日止，法国政府负债已达31亿里佛，相当于1.24亿英镑，而欠息则达319.6万英镑。法国政府因此成立委员会，查核所有债权人的情况。国债持有人被分为5个类别，前4类都是用真金白银购买国债的投资者，剩下1类却无法证明交易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第5类持有人的国债被勒令销毁，而前4类也受到严格的审查。之后法国政府出了一份报告，建议将欠息减低至5600万里佛，因为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不少挪用公款和敲诈勒索的情况，国会随即公布相关法令。

之后政府成立了一个法庭，专门审理在先前动荡时期财政部门贪污舞弊的情况。一位名叫费康拿的大臣、卡门神父和两位文员涉嫌侵吞公共财产，金额达上百万里佛。前两位最后被判斩首，后者则被判绞刑，不过后来改判为无期徒刑，被发配至巴士底监狱。接着有不少

贪污舞弊事件被揭发，肇事者也受到了惩罚。

因为先前密西西比狂热事件之故，法国前财政大臣迪亚根逊也跟约翰·劳和摄政王一样不受人们欢迎，结果丢了大法官之职，取而代之的是迪亚古素。不过迪亚根逊仍保留了“掌玺大臣”（Keeper of the Seals）的称谓，而且可以随时出席国会会议。不过他还是决定退出朝政，隐居郊野。奈何却受不住退休生活的清闲，整天心情郁闷暴躁，结果患上顽疾，退休后不足一年就病逝了。尽管如此，人们对他的怨恨还未消退，当他的灵柩被运往圣尼古拉大教堂的家族墓地时，受到人群的攻击。他的两个儿子只好骑马逃跑，冲进了一条小巷，才得以保住性命。

至于流亡海外的约翰·劳，初时还希望可以被召回法国协助重振货币体制。不过在1723年某一日传来噩耗，摄政王和他的情妇法娜斯女公爵在火炉旁夜话之时突然暴毙，约翰·劳的梦想再也不可能实现，他也再次沦落成赌徒。他不只一次需要把那颗钻石——他唯一的财产——拿去典当，好在精湛的赌术还是一次又一次救了他一命。后来，罗马的债主前来追债，他被迫逃至哥本哈根，在那里他得到英国政府的允许，可以回到祖国居住，而当年杀害威尔逊先生的罪名，也于1719年获得特赦。³⁷

英国海军派船接他回国，而这件事也激起了英国上议院的辩论。康宁比伯爵指出，一个摒弃自己国家和信仰的人，不应该获得如此厚待，而且现在举国上下都被南海公司任意妄为的董事们弄得损失惨重，约翰·劳的出现将意味着极大的危险。为此，他提出一项动议，但国会里无人理会，认为他只是杞人忧天。

约翰·劳在英国待了4年，然后前往威尼斯，最终于1729年去世，

晚景相当凄凉。以下是人们为他写的墓志铭：

一位著名的苏格兰人长眠于此，
他的数学头脑举世无双；
却凭着精准的计算，
令法国一贫如洗。

他的弟弟威廉·劳曾跟他一起管理法国皇家银行及路易斯安那公司，被控舞弊并收监于巴士底监狱，但最终罪名不成立，15个月之后被释放。之后他在法国建立了后来大名鼎鼎的劳理斯顿侯爵家族。

在之后的章节里，我会讲述同期在英国发生的类似狂热事件。不过，幸好靠着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加上政府的智慧和触觉，事情的后果远比法国轻微得多。

注释



1. “密西西比事件”这个名字其实并不确切。事件的主角是法国的“印度公司”(Compagnie des Indes)，公司的一项次要业务是在北美的密西西比河(Mississippi River)进行贸易，除此之外与密西西比并无关系。不过，为求与原作者统一口径，以免混淆，译者仍会称之为“密西西比事件”。
2. 原文如是说：“Historically, societies that seek high levels of instant gratification and are willing to borrow against future income to achieve it have more often than not suffered inflation and stagflation. The economies of such societies tend to run larger government budget deficit financed with fiat money from the printing press.”出自格林斯潘：《格林斯潘传记：动荡的年代》(*The Age of Turbulence: Adventures in a New World* (2007)，英文版第255页。)
3. 当时的金匠会把客户存入的金银借出去，其实是最原始的银行家(Murphy, 2003)。
4. 麦基说的这本“小册子”长达300多页，于1700年出版，连专门研究约翰·劳的学者也很少提及。
5. 约翰·劳曾发表一篇题为《货币与贸易：增加国家货币供应的建议书》(*Money and Trade: Considered with a Proposal for Supply the Nation with Money*)的论文，提出“土地银行”的构想。所谓的“土地银行”，是指以土地为基础的纸币制度，取代黄金和白银作为发钞储备。它有何优点？约翰·劳认为，土地作为储备比贵金属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土地既能作为货币，也可以作其他用途；但白银用作货币后，就失去了本身的作用”(Law, 1704)。约翰·劳曾向苏格兰、英格兰和法国政府推销土地银行计

划，却不获接纳，只好束之高阁。后来的密西西比计划与“土地银行”并无直接关系，但计划背后的理念却早在《货币与贸易》一文中就已经勾勒。

6. 法兰德斯(Flanders)，位于比利时北部的自治区。
7. 透过增加货币供应来刺激经济，是约翰·劳密西西比计划的核心思想。他在《货币与贸易》一文中指出，“当国家的货币增加，本来失业的人就会有工作，本来有工作的人会更勤快。所以生产会增加，而工业也会发展。”(Law, 1704)
8. 路易十四于1715年驾崩，其孙路易十五则在1710年出生，因此继承者应该是5岁而非7岁。
9. 在金本位制度下，“重铸”(recoinage)是政府强行令货币贬值的手段，方法是：宣布废除旧币，并铸造同一面值、但含金/含银量较低(或者是同一含金/含银量、但面值较高)的新币，并立法下令人民只准使用新币。政府以此方法获取金银来还债，代价却是令货币贬值，人民手上硬币的购买力下跌。这种将购买力从人民转移到政府的货币政策，与征税没有分别。
10. 路易十四驾崩之后，法国政府进行了两次“重铸”，麦基只记录了其中一次。第一次是1715年，贬值了20%；第二次是1718年，贬值了33%(Veilde,2004)。
11. 在那个年代，政府会将部分税收权外判出去，由承包商竞投。中标的赋税承包商会向人民直接收税，并向政府缴交定额费用，多收的金额成为利润。从麦基的描述来看，承包税收似乎是一门暴利生意(White, 2001)。
12. 所谓的“贪官”其实是指赋税承包商。既然是政府自己把税收权外判出去，现在又突然设立特别法庭加以打压承包商，很明显，政府是因为政治压力而在承包商身上开刀，以图增加收入、减少财政压力。

13. 银行的正名叫做“通用银行”(Banque Générale)，译者无从得悉为何麦基会称之为“Law and Company”。
14. 从译者找到的资料来看，发行股数应为1 200股，每股定价应为5 000里佛，因此集资总额与麦基没有出入。此外，约翰·劳和摄政王是银行的大股东，分别占25%和32%的股权(Velde, 2004)。
15. Billet d'etat 是摄政王上任后发行的国债，年息4%，没有到期日。
16. 当约翰·劳还未引入钞票时，法国采用贵金属硬币(即金币和银币)作为流通货币。贵金属本应有保值作用，但注释7已经提及，政府可以透过“重铸”手段强行将货币贬值：方法是宣布废除旧币，并铸造同一面值，但含金量较低的新币(或者是同一含金量，但面值较高的新币)，并立法下令人民只准使用新币。政府以此方法获取金银来还债，后果却如作者所说，“金属货币不时被贬值”，令购买力变相下跌。

约翰·劳引入金本位(gold standard)发钞机制，意思是人民有权随时将钞票拿回银行，银行必须“凭票即付”相等数量的金属硬币。不过，由于政府有权随时重铸硬币，对应的纸币理应跟随硬币贬值。为什么作者说“钞票却能维持原来的价值”——难道不是纸币比硬币更加保值？

准确地说，约翰·劳引入的是“金本位强化版”：万一政府重铸硬币，原本的纸币可以兑换更重的金银，以抵消重铸所造成的贬值，变相保障钞票持有人的购买力；换句话说，钞票“保证兑换等值的金银币”。这样，约翰·劳成功吸引人民放弃黄金、改用钞票。结果如作者所说，“这一招令钞票价值渐渐超越金属货币”(Velde, 2004)。
17. 这家公司叫做“西部公司”，后来易名为“印度公司”。欧洲国家夺取殖民地之后，国王通常会委派一家私人企业去管理，并赋予其垄断该殖民地贸易生意的权力，国王从中分享利润。
18. 西部公司的盈利能力实在令人生疑，皆因法国已占领该地域40年之久，却从来没有人从中赚过大钱(Velde, 2004)。
19. 由于通用银行相当赚钱，摄政王便在1718年用现金收购所有股票，将银行变成国营并交由约翰·劳管理，易名为法国皇家银行(Velde,

2004)。国有化后，皇家银行发行的纸币再也不能任意兑换白银。站在银行的立场，由于无须白银储备就可发钞，种下了日后滥发钞票的祸根(Murphy, 2003)。

20. 在约翰·劳的整个密西西比计划中，原本是想用纸币取代硬币(Velde, 2004)，因此麦基说大量发钞偏离了约翰·劳的原则，似乎有违事实。
21. 这里的迪亚根逊与前文谈的巴黎警察长、驱逐约翰·劳离开巴黎的迪亚根逊是同一人。他担任警察长21年后，被摄政王擢升为财政大臣。
22. 为防混乱，现澄清如下：约翰·劳先成立“西部公司”(法文：Compagnie d'Occident；英文：Company of the West)和“通用银行”(Banque Générale)。西部公司收购“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等多家贸易企业，后来易名为“印度公司”(法文：Compagnie des Indes；英文：Company of the Indes)。通用银行后来易名为皇家银行(Royal Bank of France)，并与印度公司合并。
23. 译者无从推断麦基是如何得出120%的回报率的。
24. 竖琴博街(Rue de Quincampoix)，巴黎城中的一条小巷，通用银行的总部设于此。
25. 印度公司四度发行新股，集资有两个用途，一是为收购提供资金，二是为政府减债。第一点不难理解，第二点麦基没有多加着墨，却是整个计划的核心部分，而且几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26. 韦拿斯元帅(Marshal General Villars)，法国最高统帅，曾在西班牙王权争夺战中立下大功——这场战争正是法国陷入财政危机、约翰·劳策动密西西比计划的原因之一。
27. 高尼勒(Pierre Corneille)，法国17世纪著名剧作家。
28. 约翰·劳原本是新教徒，但功名和财富摆在眼前，就马上改信天主教，可见他从来没有把信仰放在心上。作者麦基说他从来没有信仰并没有说错。

29. 这颗钻石重达140克拉，名叫“摄政王”，几乎完美无瑕，现收藏于卢浮宫博物馆。
30. 这是整盘密西西比计划注定失败的原因。约翰·劳“以债换股”的计划要成功，印度公司的股价必须维持在高水平，国债持有人才会愿意交出手上的债券。为达到这个目的，约翰·劳将皇家银行并入印度公司，并利用银行的发钞权，以9000里佛在公开市场回购印度公司的股票，以人为手段将股价锁定在9000里佛的水平；透过这个手段而回购的股票，占印度公司已发行股数的27%！这样做虽然可以托高股价，却会在短时间内将大量纸币注入到实体经济中，从而引发恶性通胀。
31. 这是一次典型的银行挤兑事件。作者说：“如果兑换持续下去，必定会造成硬币短缺”，意味着当时的纸币制度已经与金本位脱钩，纸币发行量远远超出银行的金银储备。当有人对银行的兑换能力产生怀疑，纷纷将钞票拿去银行兑换硬币时，就会造成储备短缺，爆发挤兑恐慌。
32. 皇家银行的钞票只能在国内流通，对外贸易仍然必须以金银进行交易，因此当国家金银短缺，对外无法进行正常贸易。
33. 当时法国采用的是君主专制(absolute monarchy)，而作者麦基身处的英国，实行的则是君主立宪制(constitutional monarchy)。到底君主立宪制能否扭转乾坤，还是麦基乘机嘲弄法国，不得而知。事实是，在同一时期的南海泡沫(South Sea Bubble)中，英国人一样搞得一塌糊涂。
34. 将皇家银行并入印度公司的目的，并非如麦基所说般“挽回人们对纸币的信任”，而是令银行变成约翰·劳手中的工具，让他发行钞票来操纵印度公司的股价，这是密西西比计划的核心。
35. 大量纸币流入实体经济引发恶性通胀；到了1720年8月份，约翰·劳最后决定取缔他一手建立的纸币制度，并将回收的纸币当众烧毁。
36. 在1720年5月份，约翰·劳为了推行纸币，皇家银行一度关闭了纸币兑换金银币的窗口。
37. 正确时间应该是1721年，但作者误写成1719年。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第二章 股民的

南海泡沫

导读

海啸 17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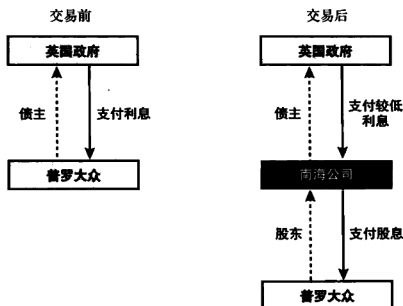
英国南海泡沫(South Sea Bubble)是法国密西西比事件的翻版，两者的历史背景都是政府负债沉重，两个计划的原意都是为政府减债。相比之下，南海泡沫的过程却简单得多，既没有注入政府业务和海外贸易权¹，也没有开办中央银行引入纸币制度。

密西西比事件翻版

1710年的英国，经历过西班牙王权争夺战的洗礼，大英政府债台高筑，利息支出负担沉重，大量债券即将到期。1720年，英国将法国的“以债换股”依样画葫芦，成立南海公司作为融资窗口，发行股票收购国债。交易完成后，原本的国债持有人变成南海公司的股东，公司则变为国家最大的债主；之后政府再与南海公司重订利率，减少利息开支，又将债务无限延期，纾缓还款压力。

图2.1比较了交易前后的分别；整单交易还有其他详情——南海董事贿赂国会议员、与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正面交锋等——都是节外生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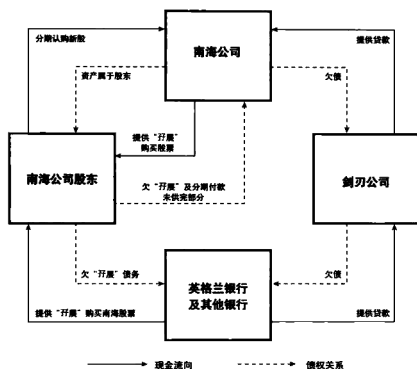
图2.1 南海泡沫“以债换股”示意图



如今读者已经清晰地看到，南海根本就是一家空壳公司，唯一的资产是不会到期的国库债券，唯一的业务是向政府收利息。再看南海公司在1720年间的股价，读者会问：南海公司有何吸引力，股价凭什么在半年内狂升十倍？

答案是“信贷扩张”。要明白南海泡沫的成因，必先了解各个角色之间的关系，如图2.2所示(实线代表现金流向，虚线代表债权关系)²：

图2.2 南海公司与各公司的债权关系



资料来源：Neal, 1990

下面从顺时针方向，依次解释图中每一个组合：

南海股东／南海公司

除了透过“以债换股”发行新股外，南海公司四度发行新股，接受公众认购。为了制造热烈反应，南海公司让股东分期付款，支付少量本金即可认购，变相降低入场费，容许投资者以小博大。

此外，南海公司亦提供“孖展”（margin）贷款，即同样以小博大的保证金交易，吸引人们在二级市场购买南海股票，人为制造需求令股价上升；更甚者，保证金交易的抵押品正是南海股票本身。被抵押的股票不能买卖，变相减少股票的流通量，导致股价上涨。

南海公司／剑刃公司

剑刃公司（Sword-Blade Company）是一家证券经纪公司。南海公司之所以能够向股东提供保证金融资，资金都是来自剑刃。

剑刃公司／英格兰银行

剑刃公司作为一家证券经纪公司，没有属于自己的资金或存款来源；它的资金都是向英格兰银行及其他银行拆借，再转借给南海公司。

英格兰银行／南海股东

英格兰银行亦向投资者提供保证金服务，使投资者能够购买南海股票，并以此作为抵押品。

“容易钱”惹的祸

说穿了，原来是“容易钱”惹的祸。南海公司容许股东分期付款，透过剑刃公司提供保证金交易，让投资者以小博大；以英格兰银行为首的银行体系亦加入战团提供保证金服务。大量热钱追逐少量的股票引发过度投机，股价除了上升之外别无他途。由此变相制造高回报的假象，吸引更多投资者入局，令股价进一步循环上升。

分期付款和保证金交易不是免费午餐，投资者要定时还钱。由于

南海计划的规模极其庞大，投资者一旦同时还债，马上从货币市场吸走大量流动资金；致命一击是在1720年6月17日——泡沫的高潮——南海公司第三次以历史高价发行新股，即使投资者只须支付首期，涉及金额仍高达500万英镑，导致银行货币体系突然枯干，流动性危机一触即发。

银行第一反应是“落井下石”：要求剑刃公司和南海投资者还钱。剑刃公司的资产是借给南海公司的贷款，无法实时收回，英格兰银行却要求立即收钱还款，“长期资产、短期债务”令剑刃公司无力支付，最后在当年的9月24日因周转不灵而破产。南海股票的投资者面对银行的不断追债，唯有出售股票套现还债。当大量投资者被迫同时沽货弃船逃生，南海公司股价一如石沉大海，在短短两个月里从最高位的近1 000英镑跌至100多英镑。

一切都似曾相识。将1720年换成2008年，南海公司换成“MBS”（Mortgage-Backed Security，按揭抵押证券），剑刃公司换成“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英格兰银行换成“投资银行”，南海股东换成“对冲基金”，南海泡沫原来就在眼前。³

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令置业者获得“容易钱”，信贷增长引发美国楼市过度投机；投资银行将次级按揭贷款包装成AAA级的MBS出售，制造高回报、低风险的假象，引诱对冲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以杠杆买入糖衣毒药。一旦楼价下跌、按揭违约现象急升，MBS价值迅速缩水，在“市价入账”（market-to-market）的制度下，银行被迫“落雨收伞”，要求增加抵押品，基金被迫出售资产套现还债，令MBS价格循环下跌；同时，雷曼兄弟须为手上的MBS大幅减值从而导致巨额亏损，高杠杆导致所有股东资金全部清空，“长资产、短债务”令其周转不灵而死。《圣经》智慧实在教人惊叹：原来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鉴古真的可以知今⁴。

相逢恨晚 南海泡沫与《证券分析》

格雷汉姆(Benjamin Graham)是投资巨人巴菲特的启蒙老师，其著作《证券分析》(Security Analysis)⁵是有史以来第一本以价值(value)——而非价格(price)——为依归的投资指南，是巴菲特的四大爱书之一，格雷汉姆也被视为价值投资法的鼻祖。如果他早两百年出生，让英国人一读他的《证券分析》，那么1720年的南海泡沫或许不会发生，历史可能会改写。

在《证券分析》里，格雷汉姆开宗明义对“投资”下定义：“所谓的‘投资’，是指经过详尽分析之后，保障本金安全并取得满意回报的行为。任何不符合这些条件的都是‘投机’行为。”“在泡沫的最高水位，南海公司的股价是950英镑，已发行股数约21万股，折合总市值达2.01亿英镑。在950英镑买入南海股票的英国人，是“投资”还是“投机”？能否“保障本金安全并取得满意的回报”？

前文提到，南海是一家空壳公司，唯一资产是不会到期的国库债券，唯一业务是向政府收利息，盈利和资产一目了然——也正因为如此直截了当，更加凸显当时英国人的疯狂和愚昧。

算术非常简单。⁷资产方面，在计划实行的头7年，南海公司每年可从政府收取190万英镑利息，7年之后减至150万英镑。用当时约4%的无风险利率折现，这笔债券的价值约是4 000万英镑⁸；另外，股东欠下的贷款总额为1 100万英镑，假设公司没有任何经营成本，总资产是5 100万英镑。

负债方面，当时公司欠下政府700万英镑，作为取得“以股换债”经营权的费用，另欠下600万英镑其他债务(包括欠下剑刃公司的贷

款)。资产减负债，得出3 800万英镑的资产净值(见表2.1)。

表2.1 南海公司资产负债表

资产	百万英镑
政府债券	40
股东贷款	11
负债	
欠政府的经营权费用	7
其他负债	6
资产净剩值	38
另加：认购股东分期付款应收金额(实际可收回金额难以确定)	70
乐观估计资产净值	108
泡沫高潮时南海公司的市值	201
市账率(price-to-book ration)	1.86 倍
股东资金回报率(return on equity)	1.8%
市盈率(price-to-earnings ration)	106 倍

资料来源：Garber, 1990

正如上文所述，南海公司为引诱人们认购新股，容许认购者支付少量首期，往后分期付款，公司应收的金额多达7 000万英镑；可是万一股价下跌，投资者有权退出而无需缴纳完毕余额，令实际可回收金额难以确定。最乐观估计，假如这笔钱能够全数收回，南海公司的资产净值顶多只有1.08亿英镑，而最疯狂的时候，南海公司股票总市值达2.01亿英镑。

下个世纪才回本

无须经过详尽分析，2.01亿市值除以1.08亿净资产，市净率（price-to-book ratio）是1.86倍，而公司的股东资金回报率（Return on Equity，净资产收益率，即每年盈利÷资产净值）却只有1.8%——换句话说，当时的投资者付出接近1倍的溢价，来购买一件低风险、低回报的资产。从另一个角度看，2.01亿市值除以190万纯利，得出市盈率（price-to-earnings ratio）为106倍，盈利回报率连1厘也没有——这意味着投资南海公司的股票，一个世纪也不能回本！

《证券分析》的中心思想是“安全边际”，俗语就是“小心驶得万年船”。在泡沫高潮时买入南海股票的英国人，完全将自己立于危墙之下，他们懒得计算最简单的加减乘除，却参与到一场人为制造、没有基本因素支持的泡沫，以高溢价买入一件低回报、零增长的资产，丝毫不考虑应该“详尽分析”、关注“本金安全”和“满意回报”，是不折不扣的投机行为，寄希望的是有下一个“大傻瓜”愿以高价接货，输钱完全是咎由自取。假如英国人泉下遇上格雷汉姆，可用四个字形容他们的心情：相逢恨晚。

最后贪污如洪水般，
淹没了所有人，
贪婪如烟似雾，遮天蔽日。
政客国民沉迷股市，
名媛男仆争相买股，
法官神父大肆投机，
公爵图利不择手段，
英国在拜金的诱惑里沉沦。

——波伯（Pope）⁹

1711年，英国在辉格党（Whig）¹⁰的统治下，海陆两军开支庞大，政府欠债高达1 000万英镑，国家信用荡然无存。为了重振国家信用，国会批准牛津伯爵哈理¹¹成立一家贸易企业，承担上述的债务，并由政府保证向公司支付每年6厘、合计共60万英镑的利息。在成立初期，这家公司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为了减少利息支出，政府批准公司有权永久收取酒、醋、印度货、丝绸、烟草、鲸鱼翅等进口货的关税，又让公司垄断南海¹²的贸易生意。自此以后，该企业便正式命名为“南海公司”。全盘计划由哈里伯爵一手策划，擦鞋之輩纷纷美称为“牛津伯爵的杰作”。

南海公司成立后不久，大家已经不断幻想南美海岸有无穷的财富。人们想象，秘鲁和墨西哥的金山银矿是采之不尽、用之不竭；只要把英国的工业产品运到南美的海岸，当地的土人就会以价值百倍的金锭银条来交换。又有传谣指，西班牙会割让四个位于智利和秘鲁的

港口，更令英国人信心十足，南海公司的股票自此成为投资者的宠儿。

但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五世却想独吞南美洲港口的贸易生意。英西两国进行谈判，唯一结果是两国签署了《奴隶协议》(Asiento)¹³，内容包括：英国有权在30年内向西班牙的南美殖民地无限输入黑奴；以及英国每年可以派出一艘商船，与墨西哥、秘鲁或智利进行贸易，但商船的吨位和货物的价值都有严格限制，而且西班牙国王有权分享四分之一的利润，以及对余额征收5%税款。

谈判雷声大雨点小，牛津伯爵对此安排大失所望，但群众对南海公司依然信心十足。牛津伯爵宣布，除了上述一年一度的贸易外，西班牙还允许英国可以在第一年派出两艘商船运载货物；他还公布了一张名单，列明英国获准在南美进行贸易的港口。第一艘商船等到1717年才得以成行，但翌年却因为两国再度爆发冲突，贸易被迫暂停。

“南海”对“英格兰” 争夺减债方案

1717年英国国会开幕，国王开宗明义指出，公共信用荡然无存，国家需要设法减债。5月20日，英国的两大金融机构——南海公司和英格兰银行分别向国会提出两个方案。南海公司提议发行新股集资，将股本从1 000万英镑增加至1 200万英镑，并且以5%的利息（低于原本的6%）收购国债。英格兰银行亦提出类似的方案，两者各有千秋。经过一轮辩论，英国国会最终一口气通过了3项法案：《南海法案》、《银行法案》和《一般融资法案》¹⁴，细节罗列如下：

《南海法案》：南海公司的建议获接纳，并同意向政府借出200万英镑，供其偿还安妮女王执政第9与第10年四个彩票债券(Lottery

Fund)¹⁵本金和利息。

《银行法案》：国家欠下英格兰银行的1 775 027英镑15先令债务，年息减至5厘，而且政府有权发行最多200万英镑国库券来偿还。而英格兰银行亦同意，将国债换成每年100 000英镑、年息5厘的年金，而且政府有权在1年内赎回。此外，如有需要，国会最多可向银行借款2 500 000英镑，年息5厘，国会有权随时赎回。

《一般融资法案》：此法案列出了公共财政的各种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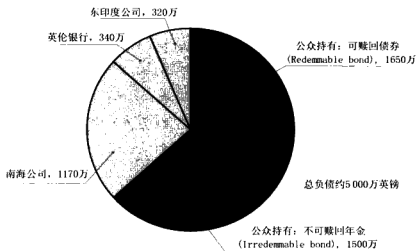
结果南海公司的曝光率节节上升。公司在南美的贸易业务并不太赚钱，但作为一家金融机构仍然做得有声有色，人们对其股票的需求甚殷。公司的董事食髓知味，开始想方设法增加公司的影响力：既然约翰·劳的密西西比计划¹⁶令法国人如痴如醉，那么南海公司没有理由不能照葫芦画瓢。虽然明知约翰·劳的计划注定要失败，他们仍然自作聪明坚持己见，自信不会重蹈劳氏的覆辙，以为可以无限扩张信贷，令泡沫永不止息。

那边厢，法国约翰·劳的密西西比计划进行得如火如荼，成千上万的法国人疯狂投机，最终注定要被贪婪毁灭。这边厢，南海公司向国会呈上名留青史的减债大计。两个欧洲大国的人民，眼中只有无尽的财富。虽然英国的南海泡沫比法国的密西西比热潮略迟起步，程度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1720年1月22日，英国下议院成立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国王在开幕时关于国债的言论，以及南海公司提出的减债方案。南海公司的方案非常详尽，主要分几方面，重点是：南海公司同意收购30 981 712

英镑的国债，条件是政府每年支付5厘利息至1727年仲夏，往后利息减至4厘，而且国会有权随时赎回这笔债券（见图2.3）。

图2.3 1720年英国政府的负债状况



说明：该图是英国政府在1720年的负债状况（Neal, 1990）。总负债约为5 000万英镑，有大概3 150万英镑（63%）的债券由公众持有，余下由三家大型企业持有，当中又以南海公司占比最多。公众持有的债券分为两种，一种叫做“可赎回债券”，一种叫做“不可赎回年金”。南海公司的方案，就是发行新股收购全部由公众持有的债券（图中深色部分），成为国家最大的债权人。

资料来源：Neal, 1990

南海公司的方案虽然大受欢迎，但英格兰银行却与下议院甚为友好，它也想从中分一杯羹。有议员表示，昔日国家陷入危难时，英格兰银行一直忠心服侍国家，贡献良多；如今的交易要是有任何利益，

英格兰银行理应先拔头筹，而非一家从来没有为国家出过力的公司。

结果，上述的讨论押后了五日；同时英格兰银行的总裁也在筹备另一个方案。南海公司怕银行会提出一个对政府更有利的建议，于是收回原本的方案略作修订，希望更得议会的欢心。最主要的修订是政府有权在4年之后（而非原本的7年）赎回债券。英格兰银行决心要争赢南海公司，亦修订了方案，提交了一份新的计划书。

如是者，两家公司各自提交一份建议书，议会便开始进行评论。罗伯特·华尔波尔先生¹⁷是英格兰银行的代言人，而财政大臣艾斯拉比先生则代表南海公司发言。2月2日，议会最后表决，南海公司的方案对国家更有利，因此获得接纳，并通过一项新法案以落实方案。¹⁸

股价创新高 投机者忠言逆耳

交易巷(Exchange Alley)¹⁹处于亢奋的状况。不久之前南海公司的股价只有130英镑，如今已经升至300英镑，议会一边讨论融资法案，南海的股价一边暴升。在国会里，华普先生是唯一一个反对南海计划的议员。他严厉警告，整件事最终会以失败收场：“股票投机的危险之处，在于令人们荒废本业、不事生产。它以虚假的纸上财富为饵，引诱人们以血汗钱作赌注，最后千金散尽。计划的本质是邪恶的：人为炒高股价，令大众如痴如醉；公司明明没有足够的资金，却承诺向股东支付巨额股息。”

他还预言，“如果计划成功的话，那么南海公司的董事就会成为政府的主人，国家会堕入极权统治的罗网，由少数贵族操控立法的过程。相反，如果计划如他所料般失败的话，人民极度不满，国家会面临巨大的破坏。到了这时，人们终于如梦初醒，问自己‘这怎可能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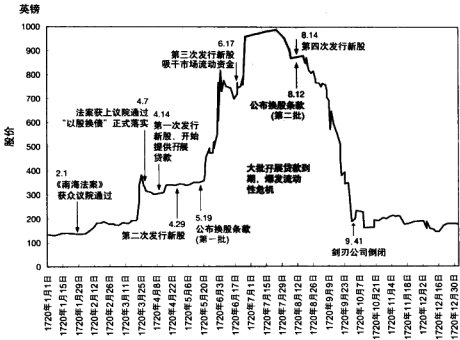
人们却对华普的肺腑之言充耳不闻，他就像一只声嘶力竭的乌鸦，孤独地宣告灾难的来临。华普的朋友则视他为先知，只有当灾难应验时才有人肯相信。以往每次华普在议会里发言，其他议员都必定洗耳恭听，但如今只要他一开口说“南海”二字，议事厅席上马上变得空无一人。

法案在下议院辩论了两个月才获得通过。其间，南海公司的董事和同谋——尤其是南海的主席布伦特勋爵——竭尽全力推高股价。市场流传着各式各样的谣言，包括：英国与西班牙重新谈判、获准在西班牙所有殖民地进行贸易；波托西和拉巴斯²¹有无尽的银矿，英国全部钢铁加起来也没有这么多白银；英国把大量棉花和羊毛运往墨西哥，直到当地人挖空金矿为止；在南海进行贸易的商人会赚取空前的财富，股东每年可赚取一倍的利润。²²

南海公司的股价最终升至400英镑，经过一轮波动后收报330英镑，并在此水平一直横盘，直到下议院以172票对55票的绝对多数通过法案为止。法案呈交上议院后一路通畅，4月4日一审、4月5日二审、4月6日提交委员会讨论、4月7日三审通过，速度之快史无前例（见图2.4）。

几位议员强烈反对这个计划，其他人却对反对的声音充耳不闻，因为上至贵族、下至平民都在全情投机。诺特议员和格雷议员认为，这项法案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目的是将多数人的财富转移到一小撮人手上，本质上绝不公平，迟早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华尔顿公爵接着发言，观点与华普如出一辙，在座的议员根本没人在听。之后，高柏伯爵亦站在反对的一方，认为该法案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最终只会像“特洛伊木马”（Trojan Horse）般引狼入室。站在正方的辛特兰伯爵竭力抗辩，最后上议院以83票赞成、17票反对通过法案，国王在当日签署生效，成为法例。

图 2.4 1720 年南海公司的股价图



说明：130 英镑升至 300 英镑只是泡沫的起步阶段，最终股价升至近 1 000 英镑。²⁸

全民失控 投身南海

英国举国上下全情炒卖股票，交易巷日日人山人海，康山区被马车挤得水泄不通，人人都来买南海公司的股票。正如当时一首流行曲，《人人渴望变流氓》。另外有一首歌如是说：

贵族与流氓混在一起；
一买一卖，眼看耳听，
不分种族贵贱，
名媛闻讯而来，

人们摩肩接踵，
押上金银珠宝，
在交易巷里尽地一铺。

不论社会阶层、富贵贫贱，举国上下渴望发达至一个程度，单单是南海公司的股票已经不能满足他们，其他疯狂的投资计划应运而生。不断有新公司发行股票，而且交投量惊人，投机客各出奇谋，将股价托高。

出乎意料的是，当法令通过以后，南海公司的股价竟然下跌。²³4月7日的报价是310英镑，翌日却跌至290英镑。较早时期股价经过一轮上升，公司董事食髓知味，又怎会甘于浅尝辄止，任由股价回调至合理的水平？他们的经纪人马上工作：任何一个能从南海计划获益的人，都竭力游说身边的朋友，告诉他们南美如何遍地黄金云云。交易巷挤满人群，热切聆听股票经纪人的故事。只要讲者的语气坚定、信心十足，任何未经证实的谣言都能左右股价的上下——人们眼里只有钱，股价迅速上升。

5日之后（即4月12日）法案正式生效，南海公司的董事便发行面值100万英镑的新股，并接受公众认购，每100英镑面值的售价是300英镑²⁴；股东可以分期付款，分5次支付60英镑。²⁵结果人人争相认购，反应热烈，超额认购达2倍之高。股价在几日内升至340英镑，分期付款的股东以1倍的利润沽出股票。

为了继续托高股价，南海公司董事在4月21日宣布派发中期股息，息率高达10%²⁶，而且所有股东均享有同等股息。果然不出所料，此举更令人们对南海公司如痴如醉。公司再次发行面值100万英镑的股票，发售价为面值的400%。²⁷人们不分贫富贵贱，皆疯狂投机股票，

几个钟头内已经收到150万英镑的认购额。

骗财公司“圈钱”赚快钱

此时，无数股份公司(joint-stock company)²⁸如雨后春笋般诞生。人们很快就想出一个贴切的名字来形容这类公司：“泡沫”。大部分泡沫持续一两个星期，之后便销声匿迹；有些泡沫的寿命甚至更短。每日都有新项目展开，每晚都有新计划诞生，无论是高高在上的权贵，还是草根阶层的黎民，皆渴望在热潮中赚快钱。威尔士亲王担任其中一家公司的主席，据闻他靠投机赚了40 000英镑；而布里奇沃特公爵和张多斯公爵也分别创办两家专门重建伦敦和威斯敏斯特的企业。

当时出现了接近100家股份公司，从事的生意一家比一家夸张离奇。借用《大英政局》(*The Political State of Great Britain*)一书的形容，“骗子将业务包装推出市场，无数贪婪的笨蛋争相追逐，将其形容为‘泡沫’和‘骗局’绝不为过。”有人计算过，这场骗局令接近150万英镑的财富易手，无数傻瓜的血汗钱，落到了一小撮骗子的口袋。

其实，部分股份公司是从事实在生意，如果在大家都神智清醒的时候成立的话，也许对所有股东都有好处。可是如今所有的股份公司成立的目的是只有一个：从市场上如抽水机般融资圈钱。公司的始作俑者趁机沽清手上的股票，到了翌日就销声匿迹。梅特兰(Maitland)在《伦敦史》(*History of London*)一书中写道：

其中一个大受欢迎的项目是“以锯木屑生产水松木板”——简直是个笑话。但种种迹象显示，当时的确出现了很多如此荒诞的公司，昙花一现却毁掉无数人的财富。有一家公司专门制造“永动机”，集资100万英镑；另外一家的业

务是“促进马匹配种、改良教堂耕地，以及维修或重建牧职人员居所”。神职人员固然有兴趣改良耕地和重修居所，但“促进马匹配种”与他们又有何干？这班神父平日一定很喜欢策马猎狐（当时英国很流行的消遣活动）——结果公司的股票很快就认购满额。

但最荒谬、亦最能显示当时人们疯狂程度的，是一家“做非常赚钱的生意，但没有人知道这盘生意具体是什么”的公司，创办人的身份不详。要不是有几十个可靠的证人事后转述，我们实在难以置信，当年竟然有人会堕入这种骗局。

这盘“生意”的始作俑者，在招股书里只说公司将发行5 000股，每股定价100英镑，一共集资50万英镑。股东可以先付订金每股2英镑；任何缴足订金的股东，每年可以收取每股100英镑的股息！至于公司怎样能够赚取如此丰厚的利润，他根本不屑讲解，只说细节会在一个月內公布，届时再收取98英镑的余款。翌日早上9点，这个金融天才在康山区开设办公室收钱；人群涌至，到了下午3时已经收到超过1 000股的认购订金——短短5小时内坐收2 000英镑。他见好即收，当晚逃亡欧洲大陆，从此杳无音讯。

英国诗人斯威夫特将交易巷比作南海的深湾：

股海的汪洋里，
股民争先恐后，
他们一边捞金，
舢舨一边渗漏，

最后人财两空。
一时葬身股海，
一时飞黄腾达，
今日不知明日事，
今朝有酒今朝醉。

岸上的野蛮人，
专门趁灾打劫，
静候船只翻沉，
一举抢掠一空。

另一个非常成功的骗局叫做“环球许可证”（Globe Permits）。所谓的“许可证”，其实不过是一张方形的纸牌，上面盖了个交易巷附近“环球客栈”的蜡印，纸牌上写了几个字：“帆布许可证”（Sail-Cloth Permits）。“帆布许可证”的持有人，只不过是将来有权认购一家新成立帆布厂发行的股票。这家帆布厂的始作俑者原来是个有钱人，此人后来卷入南海公司董事挪用公款的丑闻，最后被严惩。这些类似权证的“许可证”在交易巷里一度被炒高至每张60基尼（guinea）²⁹。

人们不分男女贵贱，全神贯注投机泡沫。酒馆、咖啡店、服饰店、杂货店，统统变成人们约见股票经纪的场所。其实，有些投机客并不相信他们认购的公司的生意行得通；他们纯粹是设法将股价托高，然后向真心相信的傻瓜出售股票图利而已。交易巷里人们不理性的程度，竟然同一只股票在同一时间，在街头和街尾可以有10%的差价，任何稍有点常识的人，无不对此疯狂情景感到惊讶和悲哀。

国会插手干预泡沫公司

英国国会内外不乏有识之士，深明事态的严重性；华普先生更不断预言灾难的来临。少数头脑冷静的人所见略同，他们向政府施压，终于引起国会的关注。6月11日，国王发表了一份声明，宣布所有的股份公司均属违法，对公众构成危害，将会受到检控，并且严禁所有经纪人买卖这些公司的股票，违者罚款500英镑。不过，即使有国王御令，投机客一如既往继续炒卖，愚民继续火上浇油。

到了7月12日，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大法官下令，所有申请中的牌照和批文一律无效，并勒令解散所有泡沫公司。人类总是重蹈覆辙，现原文引录当年大法官命令的全文，当中列出了所有荒诞的泡沫公司，以作警世之用³⁰：

伦敦白厅(Whitehall)，枢密院会议厅。1720年7月12日。

列席：枢密院大法官

枢密院大法官阁下：近日有不少股份公司展开各式业务并进行招股融资，又向大英子民作虚假声明，保证公司可以成功获取牌照及批文以进行相关业务³¹。考虑到此等行径对公众构成的祸害，为杜绝欺诈行为，阁下即日下令：经过综合贸易局、检察长及副检察长的研究，以及经枢密院的慎重考虑后，下列的申请一律无效：

1. 多名人士申请牌照，以“大不列颠大型渔业”之名进

行渔产买卖。

2. 英国皇家渔业公司申请牌照，扩张捕鱼业务。

3. 乔治·詹姆斯代表个人及多名人士申请注册成立企业，于全国从事捕鱼业务。

4. 多名商人及贸易商申请注册成立企业，于格陵兰岛及其他地区从事捕鲸业务。

5. 约翰·兰柏特勋爵代表多名商人申请注册成立企业，于格陵兰岛进行贸易，并于戴维斯海峡从事捕鲸业务。

6. 另一项类似的申请，于格陵兰岛进行贸易。

7. 多名商人及其他人士申请注册成立企业，从事购买及建造船只业务，以供租赁或载货。

8. 萨缪尔·安特里姆及其他人士申请牌照，从事种植大麻及亚麻业务。

9. 多名商人、船长、造船商及帆布商申请注册成立企业，以股份方式从事相关业务。

10. 托马斯·波伊德联同几百名商人、船主、船长、造船商、织布商及贸易商申请注册成立企业，借贷购买土地，以从事制造帆布及荷兰布业务。

11. 多名人士曾于威廉王及玛丽王的年代获取牌照生

产麻布及帆布，如果申请续牌，并申请牌照从事棉布及棉丝纺织业务，又要求政府停止向任何人士发放帆布生产牌照。

12. 多名伦敦市民、商人、贸易商及股东申请注册成立企业，请求合作经营英国所有港口的火灾保险服务。

13. 伦敦及英国各地的一些皇室成员申请注册成立企业，请求合作经营英国的一般火灾保险业务。

14. 托马斯·伯吉斯联同其他人士，仅代表已提供总共120万英镑资金的股东，申请注册成立名为“哈尔堡公司”的企业，于德国境内进行贸易。

15. 木材贸易商爱德华·琼斯仅代表个人及其他人士申请注册成立企业，从德国进口木材。

16. 伦敦数名商人申请注册成立企业，从事制盐业务。

17. 伦敦商人麦克菲得利斯船长仅代表个人及多名商人、制衣商、制帽商、漂染商及贸易商，申请注册成立企业，筹集足够资金以购买土地，种植培育一种叫做茜草(madder)的植物作为染料。

18. 伦敦烟草制造商约瑟夫·格兰多于维吉利亚发明了一种配制、加工维吉利亚烟草的方法，就此项发明申请全国适用的专利权。

泡沫公司名单

现宣告以下泡沫公司一律非法，必须停止营运：

1. 进口瑞士钢铁
2. 于伦敦供应矿石煤(资本：300 万英镑)
3. 于英国任何地方兴建或重建房屋(资本：300 万英镑)
4. 制造软棉布
5. 制造或改良英国的明矾
6. 开发布兰科和圣塔塔加哥斯岛屿
7. 为德尔镇提供食水
8. 从弗兰德斯进口饰带
9. 改善英国之土地(资本：400 万英镑)
10. 促进马匹配种、改良教堂耕地，以及维修或重建牧职人员居所
11. 于英国炼钢
12. 改善弗林特郡之土地(资本：100 万英镑)
13. 购买建筑用地(资本：200 万英镑)

14. 买卖皮毛
15. 于霍利島建造盐厂(资本：200 万英镑)
16. 买卖房地产、按揭贷款
17. 做非常赚钱的生意，但无人知道这盘生意是什么
18. 在伦敦铺路(资本：200 万英镑)
19. 为全英国的丧事提供设备
20. 买卖土地、带息借贷(资本：500 万英镑)
21. 大不列颠皇家渔业(资本：1 000 万英镑)
22. 为海员的薪金提供保险
23. 设立贷款办公室，为勤劳的人提供援助与鼓励(资本：200 万英镑)
24. 购买和改善可租赁土地(资本：400 万英镑)
25. 从英国北部和美国进口沥青、柏油及其他海军设备
26. 买卖衣服、毛毯及屋顶的瓦片
27. 购买一所位于埃塞克斯郡的庄园，并提升租金价值
28. 为马匹提供保险(资本：200 万英镑)
29. 出口英国羊毛制品；进口铜、黄铜和铁(资本：

400万英镑)

30. 一所大型药房(资本：300万英镑)
31. 建造磨坊、购买铅矿(资本：200万英镑)
32. 改善制造肥皂的工艺
33. 开发圣克鲁斯岛屿
34. 于德比郡挖矿井和熔化铅矿
35. 生产玻璃瓶和其他玻璃
36. 制造永动机(资本：100万英镑)
37. 改善花园
38. 为儿童提供保险及财富增值
39. 于海关提供货物运送及装载服务，以及为贸易商招揽生意
40. 于英国北部生产羊毛
41. 从维吉利亚进口核桃树(资本：200万英镑)
42. 于曼彻斯特生产棉线制品
43. 生产“加帕和卡斯特尔”肥皂
44. 改良英国的生铁和钢铁制品(资本：400万英镑)

45. 买卖花边、荷兰布、细绵布、细麻布(资本：200万英镑)
46. 买卖及改良某些英国制造的产品(资本：300万英镑)
47. 为伦敦供应牲口
48. 生产眼镜制品(资本：200万英镑)
49. 于康沃尔郡及德比郡开采铅矿及锡矿
50. 生产菜油
51. 入口海狸毛皮(资本：200万英镑)
52. 生产硬纸板及包装纸
53. 进口羊毛制品用的油及其他物料
54. 改良丝绸制造过程
55. 为股票、年金及欠债提供贷款
56. 为寡妇及其他人支付养老金，并提供小量折扣(资本：200万英镑)
57. 改良麦制酒精饮品(资本：400万英镑)
58. 于美国进行大规模捕鱼
59. 购买并改良林肯郡的沼泽地(资本：200万英镑)

60. 改良英国的造纸业
61. 船舶抵押公司
62. 用热空气风干麦芽
63. 于奥罗诺克河进行贸易
64. 于科尔切斯特及英国其他地方改良生产厚羊毛毯
的工序
65. 购买海员用品、提供饮食及支付工资
66. 雇用贫穷的手工匠，为商人及其他人制造手表
67. 改良耕地及家畜的配种
68. 另一家改良马匹配种的公司
69. 另一家马匹保险公司
70. 于英国买卖玉米
71. 为主人提供佣人所造成损失的保险(资本：300万
英镑)
72. 建造房屋及医院，以收留及供养私生子(资本：
200万英镑)
73. 把粗糖漂白(无须用火，亦不会损失糖分)
74. 在英国建造公路和码头

- 75. 为失窃及抢劫提供保险
- 76. 从铅中提炼白银
- 77. 生产瓷器及陶器(资本：100 万英镑)
- 78. 进口烟草，并出口至瑞典和北欧(资本：400 万英镑)
- 79. 以煤炼铁
- 80. 为伦敦及威斯敏斯特提供干草与禾秆(资本：300 万英镑)
- 81. 于爱尔兰制造帆布及包装布料
- 82. 为船只提供压舱石
- 83. 购买和安装抗海盗的船只
- 84. 从威尔士进口木材(资本：200 万英镑)
- 85. 开采岩盐
- 86. 把水银转化成贵金属

扑克牌讽刺疯狂行为

除了上述的泡沫之外，每天都有无数新的泡沫公司出现，完全无视政府的打压。

当时出现了不少讽刺漫画，报章亦经常刊登针贬时弊的文章，

批判群众的愚昧。其中有印刷商出版了一套以南海公司为主题的扑克牌，牌上除了有正常的数字和图案外，每张纸牌的角落都有一幅关于泡沫公司的漫画，下面还有一首对应的诗句。例如黑桃8便是关于一家非常出名、叫作“帕克尔机械”（Puckle's Machine Company）的泡沫公司。公司发明了一台机关枪³²，可以发射圆形和方形的炮弹和子弹，号称能够彻底改写战争的游戏规则。纸牌上的诗句如是说：

这件惊世之作不能杀敌，
却能摧毁自己的财富，
不要怕这台可怕的机器，
只有股东才会受伤害。

红桃9是关于大英铜业公司的，诗句如是说：

蠢材想用烂铜换金银，
在交易巷，他却发现，
下场是黄金变烂铜。

方片8则对阿卡迪亚³³殖民公司做了毫不留情的讽刺，诗句如是说：

富人想把钱在北美挥霍掉，
可是认购这家公司的股票，
就会知道自己是何等愚蠢。

每一张纸牌都揭发了一家骗人的公司，并对受骗的人们嘲笑一番。有人计算过，泡沫公司涉及的金额超过3亿英镑——此金额超过全英国土地20年地租的总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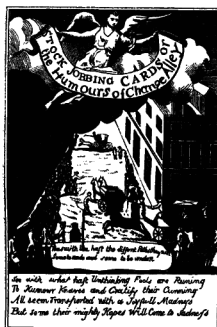
股价高至见顶 泡沫摇摇欲坠

言归正传，再谈南海公司。5月29日，该股股价升至500英镑的水平，此时政府有三分之二的年金³⁴已经转换成南海公司的股票。在整个5月，南海公司股价继续上升，到了28日已经升至550英镑，4日之后更突然跳升至890英镑。此时大家都认为，股价已经升无可升，很多投资者都趁机沽货套现。连很多跟随国王前往德国到访汉诺威的名媛贵族，都急于出售股票。6月3日，大量卖家突然涌现，承接的买家却寥寥可数，令该股股价一下子从890英镑跌至640英镑。

南海公司的董事觉得事态不妙，下令经纪商入市接货。³⁵结果有惊无险，到了晚上，投资者已经恢复信心，股价回升至750英镑。之后，股价一直在这个水平窄幅波动，直到公司在6月22日暂停过户为止。³⁶到底南海公司的董事以何种手段炒起股价，笔者在此不赘。³⁷最后到了8月，该股股价最高升至1000英镑的最高价位，泡沫开始摇摇欲坠，随时可能爆破。

南海公司发行新股接受认购时，董事厚此薄彼，令很多国债持有人都感到非常不满。后来有人揭发，主席布兰特及其他董事均已沽清手上的股票，这令群众更为不满。8月，该股股价一直下跌，9月2日已经跌至700英镑。

事态愈发严重。为了重建大众对公司的信心，南海的董事召开特别股东大会。大会于9月8日早上9时进行，地点为泰勒商贸大厅。那天大厅里挤满了人，无法进场的人群甚至挤到齐普赛街，群情汹涌；列席的公司董事和友好人士阵容鼎盛。



讽刺纸牌上取笑交易巷内蜂拥的民众。汪洋环树，人们争相爬树。泡沫纸牌其中一个系列。

来源：卡灵顿·保尔斯出版的《泡沫杂志》(Bubblers' Medley)

股东大会砌词强辩

会议开始时，公司副主席约翰·菲洛斯率先发言。他先向参会者讲解召开大会的目的，读了董事作出的几项决议，然后解释公司近日的动作，包括收购可赎回与不可赎回国债以及发行新股等等。之后是公司秘书卡拉格斯发言。寥寥数语中，他对董事局推崇备至，并且呼吁股东们要同心协力，计划才能得以成功。最后进行总结时，他向行事审慎、管理超卓的董事局致谢，并希望他们能继续为公司争取利益。

亨格福议员一向在国会里大力支持南海公司，如今更以华丽的词藻力挺这个计划（据闻他掌握南海的内幕消息，早在适当时机抛售股票而大赚一笔）。他说自己“阅尽无数企业的兴衰，但南海公司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实在是空前绝后——连政府、教会和国会都做不到的事情，南海公司都办到了。”

“南海公司将全国人民的利益连成一线，化解人民的仇恨和怨气。股价上升时，有钱人的财富大幅增加，而乡村绅士的土地亦升值两三倍。甚至连教会也从泡沫中得益，因为不少神职人员都赚了大钱。总而言之，南海公司令英国人民富起来，希望人们不要忘记公司董事的功劳。”当赞美达到一个极点的时候，其实与讥讽没有分别——他讲到这里的时候，突然噤声四起。不过在亨格福议员结束发言时，公司董事以及从南海股票赚大钱的投资者，还是报以热烈的掌声。

波特兰公爵亦高歌颂德。他反问人们：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当然，他也是泡沫的大赢家。一如乔·米勒³⁸的一个笑话：一个肥胖的高官在酒足饭饱后，捧着肚臍问：“世间怎么还会有人饿死？”³⁹

股东大会通过了几项决议，对事情却于事无补，南海公司的股价在当晚跌至640英镑，翌日更跌至540英镑，之后一路跌至400英镑。科克斯(Coxe)⁴⁰所著的《华普传》一书中，引述了一封波特力克议员于9月13日写给米多顿大法官的一封信：

“到底为什么南海公司的董事容许泡沫早早爆破，惹来各种臆测？我可以肯定的是，这样做一定是对他们自己有好处。他们将货币供应推到极限，背后根本没有足够的金属储备作支持。”高高在上的权贵赚了大钱之后全身而退，他们的利润来自愚昧、被骗的群众的损失。后者以贪婪代替理

智，满脑子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结果当然是输得精光，数以千计的家庭变得一贫如洗。人们的惊愕、愤怒和绝望，实在无法言喻。我想不出有任何方法、对策能够阻止泡沫的爆破，也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样做。

十日之后，股价继续下跌，波特力克再写道：“南海公司依然迷失方向。从几位来访朋友的口中，我得悉‘南海’这个名字已经臭名远扬。每一日都有金店出现挤提⁴²，不少人已经破产。我想，可能有四分之一甚至是三分之一的金店会支持不住而倒闭。我对我的基本原则是从一而终：全国只有1 000万英镑的金属货币，是不可能支撑如今超过2亿英镑的纸币流通量。不论何种原因，人们的信心一旦动摇，整台货币机器就会马上失灵。”

想方设法向英格兰银行求救

9月12日，在公司秘书卡拉格斯几经周旋下，南海公司和英格兰银行的董事进行多次会面。市场传言英格兰银行同意注资600万英镑，买入南海公司的债券，这令南海公司的股价反弹至670英镑；但到了下午，该谣言被证实为没有根据，股价又再跌至580英镑，翌日再从570英镑暴跌至400英镑。

这一事件引起英国政府高度关注。南海公司董事一在公开场合露面，就惹来连声唾骂，街上随时爆发骚乱。政府向身在汉诺威的国王发送急件，请求陛下马上回国处理事件。正在乡间休假的华普先生亦应召回宫，利用他的影响力游说英格兰银行接受南海公司的注资建议，买入公司的债券。

英格兰银行深明，即使肯出手相救亦于事无补，于是公开表示不

愿意和南海公司有任何瓜葛。可是，英国举国上下要求银行拯救南海的呼声很高，政圈名人、商界巨头都出面献计收拾残局。最后，由华普先生亲自起草的一份协议获得英格兰银行的认可，作为后续谈判的基础，紧张的气氛才稍稍得以缓和。

翌日(9月20日)，南海公司的董事再次在泰勒商贸大厅召开股东大会，并通过授权公司董事与英格兰银行(或其他人士)协商发债，以及与银行作出相应安排。其中，一位董事佩特尼发言时指出，人们突然陷入极度恐慌，令他非常惊讶：“人们在惊惶中不知所措，不断想象会有灾难发生。”

如黑夜般漆黑，
如野兽般凶恶，
如地狱般恐怖。

两日后，那边的英格兰银行亦召开股东大会，主席通知股东，银行内部已经就南海公司事件多次开会，但董事仍然未能作出合适的决定。随后，会上全体股东一致通过，授权英格兰银行注资南海公司购买债券，债券金额、条款和年限则由董事局全权决定。

如今两家公司都获股东批准，做出最合乎公众利益的决策。为了筹集资金购买南海债券，英格兰银行亦自行发债300万英镑⁴⁵，条款与一般债券一样：认购者需支付15%的定金、溢价3%、年息5%，结果大受欢迎。发行的当天早上就有大批人群排队认购，银行预料当日即可售罄。不料，到了正午投资气氛突然逆转，南海公司使出浑身解数，公司的股票价格仍然急跌，人们认为这批债券一文不值。很多信誉良好的金店和银行，在较早前接受南海公司股票作为抵押品贷出大量款

项，如今爆发挤提，结果只好关门大吉、逃之夭夭。南海公司的主要往来银行——剑刃银行亦已经停止支付。

这只是一切祸患的开端。挤提蔓延到英格兰银行，人们提走的存款甚至超过当日早上发债的金额。由于翌日(9月29日)是假期，银行稍有喘息的时间。最后，英格兰银行捱过这场风暴，但其竞争对手南海公司却遭受灭顶之灾，股价跌至150英镑的新低。经过一轮波动之后，再跌至135英镑。

英格兰银行意识到无法力挽狂澜、重建大众的信心，于是不愿意再冒险殃及池鱼，最终决定退出之前的协议。由于协议只是在起草阶段，不少重要细节仍然有待商讨，加上并没有附带惩罚性条款，所以英格兰银行再也没有责任营救南海公司。套用《国会史》(*Parliamentary History*)的记载：

在短短的8个月内，我们目睹一个伟大计划的筹划、兴起与衰亡。南海公司异军突起，欧洲万民瞩目。但归根究底，全盘计划是建基于欺诈、幻觉、迷信与狂热之上，南海董事的财技一旦被揭穿，泡沫马上崩塌。

昨日成富翁 今日为乞丐

在泡沫的高峰期，人们的幻觉不断膨胀，国民的道德败坏到极点。后来，在英国国会举行的听证会上，揭发了不少疏忽职守与欺瞒诈骗的行为，这不仅贬低了犯罪者的人格，更侮辱了英国国民的智慧。每一个人都应该了解事件所造成的伤害：国家正如任何人一样，不能成为病态赌徒，否则惩罚迟早会降临。

不过，对于著名作家史摩理特(Smollett)⁴⁴的观点，笔者实在不敢苟同。他说：“历史学家不会喜欢研究这个年代，因为任何一个稍有情感和想象力的读者，都不会对巨细无遗的金融交易细节感兴趣。这些细节没有色彩、没有可读性、没有人情味，却是以枯燥的方式揭示人类的罪性与堕落。”

恰恰相反，如果史摩理特稍有想象力，他会发现南海泡沫与任何小说情节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被洗劫一空的人群在绝望中呼喊；数以百计的家庭被毁，变得家徒四壁；昨天的百万富翁，今天却沦为乞丐；昨天高高在上的权贵，今天却被流放驱逐；自责与诅咒之声响遍各地——难道这些统统都是“没有色彩、没有可读性、没有人情味”？人们突然摒弃理性的框架，疯狂追逐一场黄金梦，拒不承认眼前一切只是幻象，试图捕风捉影，最终掉入泥沼——难道这完全没有警世作用？

可惜，历史学家往往对历史事件轻重不分，老是喜欢以华丽的词藻，大肆渲染史上奸臣是如何攫取昏君的欢心，又或是血腥战役的故事；而那些像南海泡沫般对人民福祉和社会风气有深远影响的事件，却只是以沉闷的笔触轻轻带过，完全不能捕捉个中的色彩与神韵。

泡沫时期的英国简直不可思议，人们脑子里酝酿着各种愚蠢的想法，不再满足于辛勤工作、赚取细水长流的报酬；他们寄希望于明天一夜暴富，钱还未到手，今天已经挥霍殆尽；社会道德沦亡，人们挥金如土。无知的赌徒成为暴发户，变得自大狂妄，而真正有教养的有识之士亦开始承认：原来财富是社会地位的代名词。

发财梦醒 董事贪污严重

理查德·斯特(Richard Steele)⁴⁵说：“不少贱民的嚣张行为，在泡沫爆破后成为众人的话柄。在国会的听证会里，南海公司的董事最为人们诟病的不是侵吞公款的罪行，而是他们傲慢的举止。其中一位董事竟然口出狂言，说过他曾经用黄金喂马，如今自己却沦落到粗茶淡饭。之前每一个凌人的眼神、每一句傲慢的语言，如今都得到千百倍贫穷和羞辱的报应。”

事态愈发严重，英国国王乔治一世甚至需要缩短在汉诺威的行程，急急提早回国。他在11月11日抵达英国，并在12月8日召集国会开会。同时国内每一个大小城镇都举行声讨大会，要求国会严惩南海公司的董事——他们的欺诈行为，将国家推向毁灭的边缘。

从来没有人想到，除了公司董事之外，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泡沫爆破的元凶，但没有人出来指证，轻信谰言、贪得无厌的群众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唯利是图的欲念，吞噬了英国人高贵的情操；对金钱的狂热迷恋，令无数人如无头苍蝇般掉进幕后黑手布下的罗网。从来没有人指出这些不中听的事实。我们听到的版本是：参与泡沫的都是单纯正直、勤奋工作的小市民，却不幸被强盗洗劫一空；犯人都应该被处以极刑，死不足惜。⁴⁶

如今英国举国上下一心，连上下议院都失去理智。还未搞清楚南海公司的董事有何罪状，刑罚的呼声已经高唱入云。在国会周年闭幕讲话中，英国国王要求议员以“审慎、平和、坚决”的态度，去寻求问题的根源和补救措施。话音未落，在之后的辩论环节，几位议员已经极尽恶言地抨击南海公司的董事，其中莫理斯沃勋爵的言词尤其刻薄：

有人说过，南海公司的董事作为今天国难的元凶，竟然没有一条法律能够惩罚他们犯下的罪过。这时我们应该参考古罗马的刑法：当时的法例当中，没有一条叫做“弑亲”（Parricide）的罪名，因为立法者根本没有想到，会有人恶毒到去亲手杀死自己的父母的程度，自然也就没有一条相关的法例。因此罗马人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有人犯下如此滔天大罪，就会马上将他封在一个布袋里，丢进泰伯河里活活淹死。南海计划的始作俑者——无论是幕后策划还是台前执行——罪名等同于颠覆祖国，因此应该施以同一刑法：抛进伦敦泰晤士河里淹死。

其他议员的言词亦同样激进，只有华普比较收敛。他认为，首先应该恢复国家的信用：“比方说，如果伦敦发生火灾，那么明智的做法是首先扑灭火灾，防止火种蔓延，最后才是调查谁是放火元凶。如今，国家信用危在旦夕，必须尽快解决燃眉之急，之后再查找出凶手亦为时未晚。”12月9日，英国国会几经修订，终于通过补救方案以响应国王的要求；议员亦一致表决，方案不但需要决心解决当下的问题，更要对南海计划的始作俑者施加惩罚。

政府严惩 查办元凶

调查迅速展开，国会要求董事完整交代事件的来龙去脉。国会认为，不正当的投机手段乃整个灾难的元凶，应该立法禁绝，以图恢复国家的信用。华普先生站起来说：“较早前，我已经花了不少时间，研究恢复国家信用的方法。如今，我的方案已经准备好，但在公之于世之前，我有一个问题：如今任何与南海公司有关的债务、股票和其他买卖合同，到底应该维持原状还是一笔勾销？”

这个问题引起激烈的辩论，最后，议会以259票赞成对117票反对通过：除非南海公司的股东大会投票通过重订合约，或者按照法律程序宣布取消，否则所有南海公司的买卖合同均维持现状。

翌日，华普先生在全体议员面前提出重振国家信用的方案，方案的重点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将900万股南海公司的股票注入英格兰银行，另将900万股注入东印度公司。⁴⁷方案获得国会上下一致好评，却惹来英格兰银行和东印度公司的激烈反对，于是国会要求它们提议新方案。两家公司又故意举行股东大会来拖延时间，但最终仍然不敌政治压力。他表明愿意认购南海公司的债券。在华普的穿针引线下，新建议马上呈交上下议院，均获顺利通过。

同时亦有议员要求，南海公司的主席、副主席、全体董事、财务总监、职员及往来银行的相关人士，在一年内不得离开英国，又建议登记他们所有的私人财产，以防有人将贪款转移海外。这些建议获得国会里有影响力人士的全力支持。

史斑议员利用坊间对南海公司的不利谣言，乘机攻击其政敌兼南海公司秘书卡拉格斯。他说：“很高兴看见下议院终于能重拾往昔的干劲，全体议员上下一心为公众利益着想。如今的当务之急，是要监管南海董事的活动、冻结他们的财产。不过，”说到这里，他定睛看着卡拉格斯，“除了公司董事之外，南海公司还有一些位高权重的人士，罪行比董事还要严重。在适当时候，我就会指出此辈是何许人也。”

卡拉格斯怒不可遏，站起来说：如果史斑是存心影射，无论在哪儿，他都随时愿意与任何质询者一决生死。“结果全场哗然，主持人命令议员们肃静。一片吵嚷声中，莫理斯沃勋爵站起来问道：“卡

拉格斯胆敢挑战全体议员要求决斗，这成何体统？”又说自己虽然年逾60，但对于卡拉格斯在议事厅里的任何挑战，他都乐于响应；更何况，肯定有不少年轻人都会站在自己一方，即使在议事厅外荷枪实弹，莫理斯沃亦不会畏惧。

结果骂战愈演愈烈，多位议员同时站立发言，人人都在互相叫嚣，主席也无法控制场面。经过几分钟的混乱，只有莫理斯沃和卡拉格斯仍然坐在位子上。最后卡拉格斯根据众人要求，澄清刚才的“决斗论”：“‘与质询者一决生死’的意思，并非真的用手枪决斗、你死我活，而是给予质询者一个满意的解释。”这场决斗争议才得以平息。⁴⁹

议会言归正传，重新讨论如何对南海公司进行调查，以及调查委员会应该是由全体议员还是个别人士组成。最后，议会成立了一个特派委员会，委任13名议员进行调查，委员会有权随时传召相关人士、文件及记录。

上议院同样沸腾了。罗切斯特市的主教将南海计划比作“一场瘟疫”；而华尔顿公爵则认为，无须对事件的元凶手下留情，又说即使案中涉及他的挚友，也绝对不能姑息——既然歹徒可灭绝人性、公然抢掠民脂民膏，他也会和所有人一样，毫不客气地手起刀落惩罚相关人等。史丹豪勋爵则说，犯人（无论是否为南海公司的董事）的一分一毫都应该被充公，以补偿公众蒙受的损失。

议事厅外亦群情汹涌。根据科思克在《华普传》一书的记载，“南海董事”已经成为“欺诈”和“邪恶”的代名词。在英国的每一个城镇，都有群众要求讨回公道、严惩罪犯；任何人只要态度略嫌温和、对事件反应不够强烈，都会被视为南海董事的同谋，并因此受尽群众的辱骂攻击，成为无数匿名恐吓邮件的笔伐对象。

涉案官员下台 董事还押监牢

人们对财政大臣艾斯拉比以及南海公司秘书、政府要员卡拉格斯⁹⁰ 涉案的股票经纪商，要求他们交代自1719年米迦勒节⁹¹起为所有财政部官员进行的股票交易和新股认购行为。通过经纪商提交的记录，议会发现，原来艾斯拉比的名下持有大量股票；另外，有5名南海董事——其中一位南海董事爱德华·吉本是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的祖父⁹²，他俩同名同姓，这位爱德华·吉本当时被还押监狱。

史丹豪伯爵动议，任何南海公司董事或其代理人，当《南海法案》尚未通过时，事先购买公司的股票并赠与任何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又或是在没有缴足股款或提供足够抵押品的情况下，取得了南海公司的股权，即构成严重贪污。⁹³该动议获得全体议员一致通过。几日之后议院再通过，任何南海公司的董事和要员，倘若秘密向公司出售持股，即构成欺诈罪名及违反诚信，还是泡沫爆破、国家信用被毁的罪魁祸首。⁹⁴最后，艾斯拉比辞去财政大臣一职，暂时退出议院，直到国会正式对他进行调查为止。

南海公司的司库耐特(Knight)，由于隐瞒其他董事的欺诈行为，最终携同所有账目和文件潜逃海外。他乔装成平民，沿河划船，转乘一艘预先安排好的大船，成功越洋逃到法国的加莱。调查委员会随即通知下议院，议员们一致通过向国王建议两项草案：一是发出通缉令，悬赏捉拿耐特；二是下令实时关闭所有港口并严守口岸，以防耐特和其他南海公司的董事潜逃海外。该草案的墨迹未干，已经由梅芬议员亲自呈交国王签署。当晚国王即发出皇家通缉令，悬赏2 000英镑捉拿耐特。



布拉班特省之一幕。此漫画叙述肯杜公爵夫人躲在屏风后，正给耐特逃走
的钱。这出自当时罕有的印刷物。

下议院锁上大门进行闭门会议，钥匙放在桌上。罗斯将军向调查委员会宣布，他们已经揭发了一连串史无前例、祸国殃民的恶行和欺诈，很快就能呈交议会并公之于世。与此同时，为了获取更多证据供词，委员会提出必须采取措施，监控部分南海董事和其他要员的行踪，并且没收公司的文件。议会随即提案辩论，并且一致通过委员会的建议。

罗伯特·卓别灵勋爵、费尔多·珍逊勋爵、索比拉先生和艾斯先生、个别议员以至南海公司的董事，一律被传召问话。问话过程中，珍逊勋爵和索比拉先生不断试图洗脱罪名；议会耐心听他们的辩解，然后叫两人退下。最后议会一致认为，两人严重违反诚信，不但令国民损失惨重，更令国家信用毁于一旦，决定开除两人的议会席位，并且押进大牢。至于卓别林勋爵和艾斯先生，4日后被传召问话，亦面

临开除议会的下场。议会又向国王建议，下令驻外使节向当地政府求助，缉拿耐特并将其引渡回国。国王马上同意，当晚即派使者前往欧陆各国传递国王手谕。

罪魁祸首下场凄惨

被扣押监狱的董事，还有整盘计划的幕后黑手——布伦特。从教宗写给布托斯特伯爵的信中，我们得知布伦特脱离英国国教（Dissenter）⁵⁵，却自命为虔诚的信徒。他满口仁义道德，经常抨击时下社会的腐败奢侈，又批评国会的不公与党派的分裂，对位高权重之士的批评尤其尖锐。布伦特原本的职业是公证人，后来却摇身一变成为南海公司董事，更成为公司里最活跃的高层。到底他真是刚正不阿、不惧强权，还是纯粹想捞取政治资本，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一定亲眼目睹过自己公司里腐败的情形，单凭这点已经足以入罪。原来他不过是假仁假义。

在押期间，布伦特被带到上议院，接受马拉松式的质询，他却拒绝回答几条关键的问题；他辩称道，下议院早已进行质询，他已经忘记了自己当时的响应，如今再重复同一问题，可能会令他自相矛盾，因此拒绝响应。他这么一说，议员当场哗然——单单这点已经间接证明他有罪。议员再次问他：有没有将部分股票售与任何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以促成《南海法案》通过？他再次拒绝回答，却响应道：“在下无意不敬，但议会总不能威迫任何人认罪。”议员再次尝试挖出他所知的一切，却无功而还，只好叫他告退。

正反两派展开激烈的辩论：部分议员认为，政府与南海公司就是蛇鼠一窝。华尔顿公爵影射史丹豪伯爵，惹来对方的强烈不满；后者

忿怒反击之时，竟然突发脑溢血，身体极度不适，需要回府休息。医生及时地为他进行了杯吸手术，并在翌日早上放血，情况稍有舒缓。不料到了傍晚，他越来越神志不清，昏迷在床上，并在当晚去世。史丹豪议员猝死实在太突然，全国上下恸哭；甚至连英国国王乔治一世也哀伤不已，在房里呆了几个小时不愿见人。

再看南海公司的司库耐特。有一名居住于布鲁塞尔的英国人雷瑟斯先生，他的助手在比利时列日城附近的蒂蒙镇发现了耐特，当场将其缉拿归案，还押放在安特卫普的监狱。英国当局屡次要求奥地利⁵⁶将疑犯引渡回国未果，皆因耐特在布拉班特省寻求庇护，并要求在当地受接审讯——原来这是《快乐公约》(Joyeuse Entrée)⁵⁷赋予布拉班特省的一项权利：任何在当地被捕的疑犯都必须在当地审讯。结果，布拉班特坚持要行使这项权利，拒绝向英方交还耐特。英国虽然穷追猛打，但最终耐特却成功越狱。

调查报告骇人 暴吞股民血汗钱

2月16日，调查委员会终于向国会提交第一份报告。他们指出，调查过程极其艰巨，每一个疑犯都竭尽所能为自己脱罪。在他们收到的账目里，有一些条目是凭空捏造，有些只有金额却没有股东名称。账目里有无数涂改和更动的痕迹，部分账簿更被撕下了好几页。他们还揭发，有些案中关键的账簿竟然被销毁，有些则被偷走或匿藏。报告的一开头已经讲明，该案件规模庞大、牵连甚广、涉案人数众多，被非法处置的金额数以百万计，关乎到成百上千人的利益。

委员会发现，在《南海法案》通过之前，公司实际发行了面值574 000英镑的股份，但账目却只列出了1 259 325英镑。多出的股份数

量全部都是虚假的，只是为了促使法案顺利通过。这批股票在几日内分别批出，售价为面值的150%至325%不等。⁵⁸

当时南海公司仍未获授权增加股本，账目上却有数目如此巨大的股份无故消失，委员会觉得事有蹊跷，便集中调查这笔交易的来龙去脉。公司的主席、副主席和几位董事均被传召录取口供。他们发现在入账时，公司根本就没有发行这么多股票，起初只有3万英镑而已。

再查下去，他们发现这些股票其实是由公司自己持有，并向不知名的买家发行，令对方从中牟利。交易双方既没有明文协议，也没有预先规定交收日期。买家一分钱定金也不用支付，甚至连担保和抵押品都不用提供，万一《南海法案》不获通过、股价下跌，买家也不会蒙受亏损；而当计划成功、股价上升时，买家就能从中赚取差价。结果法案真的获得通过，司库耐特便调整账目，并用公司资金向买家支付差价。那些虚构的股票主要是由布伦特、吉本和耐特操纵，用作贿赂几位政府官员和他们的同谋，令法案可以顺利通过。

表2.2 受贿官员/公司的名单和涉案金额

官员/公司名称	涉案股本金额(英镑)
辛特兰伯爵(Earl of Sunderland)	50 000
肯杜女伯爵(Duchess of Kendal)	10 000
柏丽婷女伯爵(Countess of Platen)	10 000
柏丽婷女伯爵的两个侄儿	10 000
公司秘书卡拉格斯(Secretary Craggs)	30 000
查尔斯·史丹豪(Charles Stanhope, 其中一名财政部长)	10 000
剑刃公司(Sword-blade Company)	50 000

此外，史丹豪先生透过登拿卡斯威公司(Turner,Caswall and Co.)⁹⁹赚取25万英镑，作为股价上升的利润；账簿上他的名字却被删改成“史丹高”。财政大臣兼南海公司董事艾斯拉比谋取暴利的手段更加骇人：他同样在登拿卡斯威公司拥有户头，赚取的利润多达794 451英镑！第二次招股时，他更无缘无故地建议南海公司擅自发行150万英镑——而非100万英镑面值的新股；到了第三次招股时手段同样卑劣(见表2.3)。

表2.3 个人从中谋取的利润

官员名称	涉案股本金额(英镑)
艾斯拉比(Aislaby)	70 000
卡拉格斯(Craggs)	659 000
辛特兰伯爵(Earl of Sunderland)	160 000
史丹豪(Stanhope)	47 000

继这份报告后，调查委员会又发表了6份较次要的报告：最后，他们宣布由于司库耐特失踪，委员会无法继续追查。

第一份报告实时印刷发行，隔日呈交国会审议表决。经过一轮激烈的辩论后，国会通过议案，谴责涉案的公司董事、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并将他们的私人财产充公，以补偿对公众造成的损失。议会裁定他们的行径贪污腐败、手段卑劣、损害国家利益，又通过一系列法案，安抚蒙受损失的受害人。

第一个受审的人是查尔斯·史丹豪先生。他辩护说，多年来，他

一直将全部财产交由耐特保管，每次耐特替他买股票，他都缴足股款；而且他从来没有授权登拿卡斯威公司代购股票，任何经此途径买入的股票他都毫不知情，因此不应对此负责。后来，登拿卡斯威公司承认接受指控，但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史丹豪先生明明是侵吞公共财产，将25万英镑利润据为己有。

裁决致伦敦骚乱频频

史丹豪勋爵使出浑身解数，以花言巧语游说议员们投票支持他，或者干脆投弃权票。很多不用脑的乡村绅士误信谰言，再看在他的父亲堂堂切斯菲尔德伯爵的份上，最终国会仅仅以三票之差宣布史丹豪无罪，无须对南海事件负责。裁决却令全国人民极度不满，人们担心史丹豪的同谋也会被无罪释放，伦敦处处爆发骚乱，人心惶惶。

史丹豪获释翌日，艾斯拉比先生被传召国会受审。虽说人性本恶，但位高权重的艾斯拉比理应清廉，他绝对是头号犯人。国会辩论了一整天，审议案件时人们引颈以待，议院里挤满了不耐烦的人群。

艾斯拉比的罪行太过明目张胆，根本没有人有胆与他站在同一阵线。最终国会一致裁决：艾斯拉比为了一己私利，联同其他董事进行南海计划，摧毁国家信用与经济活动；基于此等罪行，他将被逐出下议院，还押在伦敦塔监狱严密看守，未来一年不得出境，直到下一届议会闭幕为止；并充公所有财产，以补偿受害人的损失。

这项裁决令人民欣喜若狂。虽然议会到了凌晨12时30分才公布裁决，但消息很快就传遍天下，人民点灯庆祝。翌日，在艾斯拉比被押到伦敦塔途中，沿路集结了大批人群，骂声、石块在空中横飞；他们又在全城各处点起篝火，大事狂欢起舞。群众似在共度佳节，互相

祝贺对方，一派劫后重生的气氛。几日前史丹豪无罪释放惹来全城震怒，如今艾斯拉比被判有罪却又令人们心花怒放。



群众得知裁决后，于塔山狂欢庆祝。

之后受审的是登拿卡斯威公司的乔治·卡斯威。根据众人要求，卡斯威在翌日被逐出议会，而且被勒令归还25万英镑的利润。

下一个受审的是辛特兰伯爵，调查委员会报告的其中一部分是关于他在整个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此事关乎一位枢密院成员兼立法议员的声誉，伯爵及其好友极力争取支持，力保名声不受玷污。由于关于他的指控，都是建基于布伦特主席作供时所获取的证据，因此伯爵设法打击布伦特证供的可信性。伯爵动员他的政界朋友，并指出如果自己被判有罪，那么保守党的势力必会抬头。最后，国会以233票支

持对172票反对，宣布辛特兰伯爵无罪释放。但是民间却认为他难辞其咎，民众对这样的判决感到非常愤怒，他们当中有人在伦敦各处集结，幸好没有爆发流血冲突。

国会原本打算在第二天对卡拉格斯进行审判，但他却在当日突然去世，民间相传他是服毒自杀。其实早在5个星期前，卡拉格斯的儿子（亦是其中一位财政部长）不幸死于天花，令他大受打击。他为爱子押上自己的声誉，以不诚实的手段获取大量财富，如今却人财两空。加上南海事件令他饱受困扰，最后患上中风而死。他遗下150万英镑的财产被全数充公，以赔偿那些泡沫中的受害者。

如是者，南海董事会的董事逐一受审。最后被充公的财产总计2 014 000英镑，用作补救他们一手造成的祸害。根据罪行的轻重，国会允许每位董事保留一小部分的财产，使其不至于永无翻身之日。表2.4列出了案中主要角色原本拥有的财产以及被允许保留的金额（其他罪名较轻的董事，则从宽以待）。

表2.4 案中主要角色原本拥有的财产以及被允许保留的金额

董事名称	原有财产 （英镑）	被允许保留的金额 （英镑）
约翰·布伦特（Sir John Blunt）	183 000 以上	5 000
约翰·菲洛斯（Sir John Fellows）	243 000	10 000
费尔多·珍逊（Theodore Janssen）	243 000	50 000
爱德华·吉本（Mr. Edward Gibbon）	106 000	10 000
约翰·林柏特（Sir John Lambert）	72 000	5 000

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的祖父，正是南海案中同名同姓、被国会重罚的爱德华·吉本，吉本在其自传《生活与写作：回忆录》一书中，亦有记载当年国会是如何审判犯人的。吉本承认自己的观点可能偏向于自己的祖父。不过话说回来，任何关于这场灾难的记载，又何尝不是有失中立？在“不失偏颇”的原则下，一位著名历史学家对事件的见解，或许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原文转载如下：

1716年，我的祖父当选为南海公司的董事。在他留下来的文件中显示，他还未正式成为董事之前，已经拥有60 000英镑的财富。到了1720年，他却惨遭灭顶之灾，30年来辛勤积累的财富付诸东流。

到底南海计划是救国良方还是惊天骗局、我的祖父和其他董事有罪还是无辜，恕我没有能力、也无法中立地作出判断。然而，如果我们用今日法治精神的眼光，回头看当年以暴易暴、随心所欲的判决，那个年代的国会实在令正义蒙羞、令恶行昭彰。当时英国人的黄金梦刚刚破灭，全国人民——包括国会——马上大吵大闹要找出替罪羔羊。其实大家一早已经知道，虽然南海董事犯下弥天大错，但却没有一条法律可以将他们入罪。

莫拉斯沃勋爵甚至过分地建议60固然没有人够胆付诸实践，国会却以“可追溯”(retro-active)的刑法惩罚凶徒——也就是说，董事犯罪时该罪名根本并不存在。国会剥夺董事的人身自由，严禁他们公开露面，而且还未审讯，就大肆抹黑他们的人格。国会勒令董事宣誓，要他们如实申报自己的财务状况，又不得转移任何财产。面对如此严刑峻法，任何国民理应有权寻求律师的法律意见；但南海董事连最基本的

人权都被剥夺了。他们的政敌既不肯听他们的辩护，也不需要任何证据。

一开始时议员建议，容许董事们保留八分之一的财产，让他们可以度过余生；但后来有人提出，由于众人的罪状有异、财富不一，八分之一的惩罚，对大部分董事来说是太少，对个别人却是太多了。国会便逐一考虑各人的品格和罪名来进行裁决。可惜，一个法庭应有的公正严明，在国会里却荡然无存，33位大英国民的命运与荣辱，竟然是由议员的七嘴八舌、少数服从多数的投票结果来决定。任何一位议员都可以随便以恶毒批评又或者无声投票，发泄自己对南海董事的私愤。

议员满口义正词严，实际上暗箭伤人，行为有如在人家的伤口上洒盐。允许保留财产的金额，被议员随便一改再改。任何一句无凭无据的谣言，声称某南海董事曾经参与其他公司的业务、令某某张三李四输钱，都会变成言之凿凿的罪证。某董事说了一句“我用黄金喂马”的蠢话；另一位董事太过自大、曾对财政部的上司无心失言，结果两人殊途同归，一生财富被毁。董事还未现身出庭辩护，已经全部被判有罪，罚款金额由议员随意制定，绝大部分财产被收归国有。

我的祖父注定被重罚。他有保守党(Torg)的背景，在党内人脉甚广，令他成为朝内执政者的眼中钉⁶¹，怀疑是有政敌存心告发。众人皆知他才华横溢，祖父不能以“无知失误”作为辩护的理由。吉本先生最先一批被押赴监狱，也是罪名最严重、罚款最多的南海董事。不计较早前的和解协

议，他向下议院宣誓申报的财产合计106 543英镑5先令6便士。有人提出两个解决办法，允许他保留的财产金额，一是10 000英镑，另一是15 000英镑，结果全体议员一致投票10 000英镑。

然而，国会虽然能将他抢掠一空，却不能夺取他的才智与诚信。我的祖父即使年纪老迈，但只花了16年时间就能重建他的财富帝国。我有理由相信，这一笔新财富比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英国经济元气大伤

处罚完南海的董事，国会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恢复国家的信用。人们发现，华普提出的方案存有漏洞，很快就束之高阁。1720年底，重新清点南海公司的股本，总计有3 780万英镑，属于股东的部分只有2 450万英镑，余下的1330万英镑属于公司，乃公司从大众的愚昧中赚取的利润。⁶²于是公司将其中800万利润平均分给股东，每股100英镑面值的股份可以收取股息33磅6先令8便士，大大补偿了股东的损失。

国会进一步命令，任何人只要曾经抵押股票向南海公司贷款，并在贷款时已经交付股票⁶³，如今只需偿还十分之一的贷款，即可免除一切法律责任。涉及的贷款金额约有1 100万英镑，都是在股价升至不正常的高位时借出。如今股价跌至较正常的水平，只需要偿还110万英镑。

经过了很长时间，国家信用才完全恢复。一如希腊神话的伊卡鲁斯，他尝试以蜡制翼，以为便可以振翅高飞，结果受不住太阳的酷热，蜡翼熔化，伊卡鲁斯直坠深海——临死前他才醒悟到，脚踏实地方为王道。

自从南海泡沫以来，每当经济繁荣的时候，总会出现过度投机的现象。每当有投资项目成功，类似的项目就如雨后春笋般诞生。在商言商，人们蜂拥追逐利润，将整个社会推向万劫不复之地，归根究底这是出于人类的模仿心理。到了1825年的投机热潮，类似南海事件中的泡沫公司再度涌现。⁶⁴一如1720年，贪心的群众赚了一笔小财，最后当泡沫爆破时却成为受害者；1836年亦出现同类事件，值得庆幸的是，后果并不严重。⁶⁵

注释



1. 在计划初期，英国政府曾经授权南海公司，于南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进行贸易，却受到西班牙一再阻挠，限制多多。各方研究都指出，该贸易业务并不赚钱，可以忽略不计。
2. 本图是跟据尼尔教授(Larry Neal)在 *The Rise of Financial Capit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一书的记载绘制。
3. 2008年金融海啸和1720年南海泡沫的过程并不完全相同。其中一个主要区别是，2008年金融海啸是由MBS(抵押贷款证券化)、CDO(担保债务凭证)等投资衍生工具价格下跌引发，令市场系统风险增加，导致信贷市场突然干涸；而1720年南海泡沫却刚刚相反，是南海公司吸干信贷市场的流动资金，导致银行被迫收回贷款，继而使南海股价连续下跌。不过两者的终极成因，都是信贷过度扩张引起的。
4. 《圣经·传道书》：“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5. 该书另一位作者是多德(David Dodd)，1934年由McGraw Hill出版。
6. 原文如下：“An investment operation is one which, upon thorough analysis, promises safety of principal and a satisfactory return. Operations not meeting these requirements are speculative.”
7. 南海公司的资产、负债和发行股数的数字，来自嘉伯教授(Peter M. Garber) *Famous First Bubbles* (MIT Press, 2001) 一书。
8. 用“现金流折现法(Discount Cash Flow)计算，债券现值 = $1.9 + 1.9/1.042 +$

$$1.9/1.043+1.9/1.044+1.9/1.045+1.5/0.04/1.046=39.6 \text{ 英镑}$$

9. 阿历山大·波伯(Alexander Pope)，英国诗人，因讽刺时弊而闻名。
10. 辉格党(Whig)，当时英国的两大政党之一，另一个是保守党(Tory)。两党关系有点像今天美国的共和党(Republican)和民主党(Democrat)之争。
11. 牛津伯爵罗拔·哈理乃当时英国的第一财政大臣，权力在女王之下、万人之上。“牛津伯爵”与牛津郡这个地方没有关系，纯粹一个政治头衔，通常是家族传承。
12. 南海是指南美洲附近的海域，相对于英国属于南方，所以叫做“南海”。
13. 西班牙王权争夺战结束后，西班牙战败，与英国签署《奴隶协议》，为英国商人打开与南美各国进行贸易的大门。
14. 此三项1717年通过的法案只是南海泡沫的前奏，减债规模很小，真正大规模的“以股换债”在1720年才发生，两者不可混为一谈。
15. 所谓的“彩票债券”，其实当时是一种政府年金，债券持有人每年有权收取定额利息。安妮女王执政第9与第10年，即1711年和1712年。
16. 南海泡沫其实和法国密西西比计划一样，都是政府的减债计划，但前者不涉及发行新钞。详情见第一章。
17. 英国第一任首相。
18. 南海公司的方案能够获得国会通过，未必是因为“方案对国家更有利”，皆因南海公司曾以巨额贿金买通大部分国会议员(Garber, 1990)；由于贿金多以股票形式支付，因此南海的方案必须顺利通过，股价才会上升，受贿的议员才能获利。因此，国会通过方案对议员来说是利之所在。
19. 交易巷(Exchange Alley)，伦敦的一条横街。当时的英国没有正式的证券交易所，商人在交易巷的咖啡店里买卖股票和商品，交易所渐渐

成形。

20. 股价数据和日期取自尼尔教授(Larry Neal)的 *The Rise of Financial Capitalism* 一书，与麦基的可能略有出入。
21. 波托西和拉巴斯，当今南美国家玻利维亚的主要城市。
22. 从头到尾，南海公司的贸易业务从来都没有成功过(Neal, 1990)。当时的投资者可能连南美洲也不知道在哪里，就一口认定南海公司会赚大钱，很明显是盲目乐观。
23. 套用香港股民的用语，即是“见好消息出货”。
24. 当时的股票数量是以面值来计算，每股面值100英镑，所谓“面值100万英镑的新股，每100英镑面值的售价是300英镑”，套用今天的财经用语，等同于“发行1万股，每股定价300英镑”。
25. 当时南海公司发行新股，容许股东分期付款，而且有权随时断供，是变相发行认购期权(warrants)。分期付款令认购者只须付出少量本金即可买入股票，降低入场费之余，包含巨大杠杆成分；而随时断供，意味着认购者能够享受股价上升的利润，却不用承担股价下跌导致的损失——两者都是认股权证的主要特征。这是南海公司炒高股价的手段之一(Shea, 2005)。
26. “以股换债”完成后，南海公司的唯一资产是持有政府债券，唯一业务是向政府收取每年5%的利息，公司根本不可能向股东支付10%的股息，唯有靠不断集资、用新资金来支付股息，颇有“庞氏骗局”(Ponzi Scheme)空手套白狼的味道。
27. 意即“发行1万股新股，每股定价400英镑”。
28. 股份公司(joint-stock company)类似今天的有限责任公司(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当时英国出现了不少从事各式业务的股份公司趁股市畅旺上市，与今天上市公司趁牛市增发配股、上市集资一模一样。

29. 在当时的币制下，1基尼(guinea)=1.05英镑。
30. 以下“泡沫法案”(Bubble Act)的真正目的，其实并非打击投机风气、造福人群，而是国会议员(尤其是受贿的议员)为了防止股份公司阻碍南海公司的集资大计，便以立法手段将之赶尽杀绝的阴谋(Harris, 1994)。讽刺的是，南海公司的往来银行剑刃公司(Sword-Blade Company)原本的业务是造剑，因此从事银行业务其实违反了泡沫法案(Neal, 1990)。
31. 当时的股份公司无论从事何种业务，都必须从政府获取批文(charter)，而且不得随意改变业务性质。
32. 帕克尔(James Puckle)的发明不是骗人的把戏，而是实实在在的科技創新——人类史上第一台机关枪，7分钟内可发射63发子弹。
33. 阿卡迪亚(Acadia)即北美洲。
34. 这里所指的年检，正是图2.3所提及的“不可赎回年金”，大英政府两种负债之一。南海公司先完成不可赎回年金的转换，再将可赎回债券换股。最终结果是，分别有63%的不可赎回年金和87%的可赎回债券成功换股，南海计划大获成功(Garber, 1990; Neal, 1990)。
35. 套用今天的财经术语，这叫做“股份回购”(share buyback)。
36. 6月22日起，南海公司暂停过户两个月，以派发10%的股息。
37. 让译者为麦基作补充。南海公司炒高股价的手段包括(但不限于)三种：
 - (1)容许投资者在认购新股时分期付款，更可以随时断供，变相发行认股权证(warrants，俗称“窝轮”)，降低买卖入场费，方便投资者以小博大。
 - (2)向股东提供贷款认购新股，并收取自己公司股票作为抵押品，为投资者炒“保证金”(margin)提供资金之余，又可以减少股票的流通量，导致流通筹码减少。
 - (3)用刚筹集的资金派发巨额股息，刺激股价上升。

38. 乔·米勒(Joe Miller)乃当代一位著名笑星。
39. 与中国古代晋惠帝一句“何不食肉糜？”有异曲同工之妙。
40. 威廉·科克思(William Coxe)，英国历史学家，著有不少政治人物传记。
41. 南海泡沫与纸币制度没有关系。英国并没有发行新纸币，麦基引用这段话可能是手写之误。
42. 当时的金店(goldsmith)并非单纯的“打金师傅”，亦是最原始的银行：人们存入黄金，金店发行黄金券可兑换黄金。在这一章的导读曾经提及，南海公司在1720年6月17日第三次发行新股，金额之庞大竟然吸干银行体系的流动资金，引发流动性危机(liquidity crisis)，爆发恐慌，引发金店挤提。之后当大量存户同时出示黄金券要求兑换时，就会出现挤提。
43. 英格兰银行信贷在市场干涸时发债集资，目的似是以自保居多。
44. 史摩理特(Smollett)，苏格兰诗人，生于南海泡沫的年代。
45. 理查德斯特(Richard Steele)，爱尔兰政治人物。
46. 麦基的批评一针见血。如果将1720年换成2009年，大家不断寻找金融海啸的元凶，信贷评级机构(credit-rating agency)、对冲基金、投资银行、美联储等统统都是替罪羔羊。其实，金融危机没有所谓的“罪魁祸首”——因为人人都是。
47. 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是继南海公司和英格兰银行后，当时英国三大金融机构之一。
48. 古代的欧洲人会用决斗来解决争执或讨回公道，使用的武器是手枪，因此时有伤亡。
49. 立法议员因为一个无聊的比喻、一句无心的失言而爆发骂战，读者是否似曾相识？

50. 卡拉格斯除了是南海公司秘书之外，也是当时的“邮政总督”。
51. 米迦勒节，西方基督教节日，每年9月29日举行，代表秋天的开始。
52. 爱德华·吉本，著名的历史学家，著有《罗马帝国衰亡史》，其祖父是南海公司董事。
53. 当初南海公司为了令其提出的方案在国会获得通过，曾发行不少股票馈赠议员作为贿金。
54. 之前已经说过，南海泡沫真正的元凶是信贷过度扩张，并非贿赂和欺诈。
55. “离教者”（Dissenter）不是指离经叛道，而是在16至18世纪之间拒绝承认英国国教会（Church of England）、反对政教合一的英国基督徒。
56. 当时的比利时是奥地利领土。
57. 《快乐公约》（Joyeuse Entrée）于1356年制定，保障布拉班特省居民的人权。
58. 每股的面值是100英镑，因此售价即是150至325英镑不等。
59. 登拿卡斯威公司与前文提及的剑刃公司有密切关系，创办人卡斯威更是南海公司的董事之一。
60. 本章较早前提及，莫拉斯沃建议将南海公司的董事抛进泰晤士河。
61. 当时的执政党叫做“辉格党”（Whig）。
62. 文中说“余下的1330万英镑属于公司，乃公司从大众的愚昧中赚取的利润”有欠公道，南海公司屡次发行新股，认购者可选择分期付款，亦有权随时断供，变相发行认购期权（warrants）。部分认购者在供款中途由于股价下跌而断供，未能正式成为股东；已经支付的股款（1330万英镑）给南海公司，断供的股东却没有权利获得补偿。
63. 在泡沫当中，南海公司为了炒高股价，为投资者提供“保证金”贷款，

而抵押品就是南海公司的股票。本来无论股价升跌，投资者都有责任清偿贷款全额；如今只需要偿还10%，即可解除法律责任。

64. 1825年伦敦爆发另一次金融危机，原因又是信贷过度扩张。英国的银行向多个拉丁美洲国家贷款，低估了“新兴市场”的风险，最后出现大量违约，多家银行倒闭，类似20世纪80年代的金融危机。
65. 麦基口中所述“1836年亦出现同类事件”，指的可能是1837年美国的金融危机。19世纪30年代初，美国经济繁荣，美国政府出售大量土地偿还国债，并将收益分配予各州，从天而降的资金引发投机狂潮，最后泡沫爆破引发严重衰退。麦基说“后果并不严重”，可能纯粹是站在英国人的立场，皆因当时美国经济的确大受打击。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第三章

人为花狂——郁金香狂潮

导读

死性不改

今天，郁金香狂潮(tulipmania)已经成为“疯狂投机”的代名词。每次金融市场出现泡沫和危机——例如2008年发生的金融海啸¹，或者2000年的网络股热潮——总会有人将这件400年前的旧事拿出来比较，结论永远都是：历史又再重演，人类死性不改。

郁金香狂潮历史数据不足

译者斗胆肯定，大部分尝试“鉴古知今”的人，他们都不知道郁金香狂潮真正是怎样发生的。因为直到今天为止，经过多位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寻根究底，尝试追查古代文件和遗迹，学术界对郁金香狂潮所知仍然十分有限，连最基本的郁金香价格数据也残缺不全，更遑论事件的前因后果。任何人要从这段历史汲取教训，尝试与今日的金融危机作比较，除了“穿凿附会”和“无限上纲”之外别无他法。

大家心目中的郁金香狂潮，是指1634年至1637年间在荷兰发生的投机热潮，郁金香球茎(tulip bulb)²价格在短时间内上升几倍，稀有品种炒至天价，价格最后在1637年初突然崩溃，无数投机客违约，最后由政府出手干预，投机客损失惨重。根据麦基在本书的记载，“整个国家的商贸大受打击，经过很多年才得以复苏”。

大部分人对郁金香狂潮的印象，正是来自麦基寥寥几页的记载。这段故事得以广泛流传，皆因这是人类史上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投机泡沫，郁金香狂潮堪称“泡沫之父”，地位自然高人一等；再加上麦基极其生动地描写了参与者的愚昧，附送几件令人匪夷所思的趣闻轶事，从而使得这段故事传诵千古。

可惜麦基的记载似小说多于历史。未看内容，先注意年份：狂潮是在1637年发生，而本书在1841年出版，两者相差200年。即使有Google帮忙，今天要搜集资料写一件两个世纪前的事件，已经是极度困难；更何况是19世纪中叶、连打字机都未普及的年代！

郁金香狂潮的研究权威嘉伯教授(Peter M. Garber)再用放大镜追查，逐一核对麦基引用的数据，发现有些数据没有出处，无法考证，大部分更是胡乱抄袭。麦基单凭道听途说就将事件总结为“群众的疯狂”，实在是欠严谨。

事件重要问题解答

不过毕竟麦基是记录者而不是研究者，本书初版时目的是娱乐大众而非考究历史，我们无须对本书的准确性要求太过严格；可是如果今天的财经评论员人云亦云，动辄引用郁金香狂潮作为历史例子，自以为可以鉴古知今，则实在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译者现综合各方对郁金香狂潮的研究³，解答四个最重要的问题。

问：一个郁金香球茎炒高至数千荷兰盾(guilder)⁴，不是泡沫是什么？

答：郁金香可大致分为两种：正常、健康的郁金香，花瓣只有单一颜色，并无太大观赏价值；但若受到某种病毒入侵，花瓣的颜色会

走样；在极个别的情况下，花瓣会呈现奇特的花纹。以当时的科技水平，花纹无法大量人工栽培产生。以天价成交的郁金香，是指这类患病、却有美丽花纹的稀有球茎。

价格昂贵不代表一定有泡沫，因为稀有郁金香是有钱人炫耀身家的玩意，甚至是奢侈的艺术品，而奢侈品的价值难以用一般经济学来解释。数千荷兰盾对很多人来说是全副身家，对有钱人来说却可能只是零头。

这就好比在拍卖会上，一幅毕加索真迹以过亿美元成交，并不代表名画市场有泡沫；到底稀有郁金香市场有没有出现投机热潮，至今仍是一个谜。

问：就算稀有球茎的天价不是泡沫，当时连普通球茎的价格也上升了几倍，又怎样解释？

答：图3.1是普通郁金香球茎（非稀有品种）在1634至1637年间的价格指数图。⁵由于今天我们可以追溯的数据很少，图中价格数据十分疏落，3年来一共只有20多个数据点；而在1637年2月之后，没有人找到任何价格数据。所以，传说中郁金香价格在1637年崩溃，其实没有数据可以证明。即使在传说中泡沫高潮（1637年1月至2月之间，见图3.2）、数据较密集的时段，球茎价格也没有明显上升或下降的趋势，只是在大幅波动。

要注意的是，图中的资料并不一定可靠，因为即使是普通郁金香也有很多品种，价格必然参差不一；而且球茎是种在泥里愈长愈大，重量会受到天气、湿度等影响。

图3.1 郁金香价格指数图(1634年12月—1637年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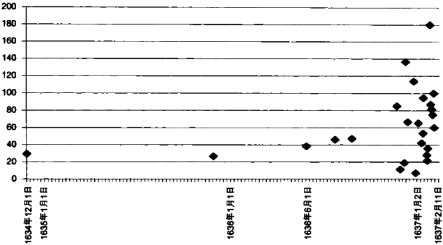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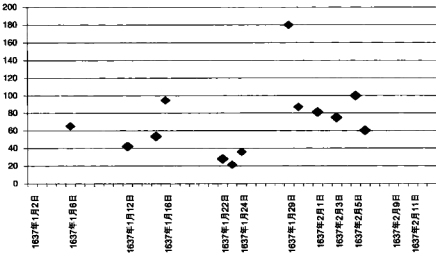


图3.2 郁金香价格指数放大图(1637年1—2月)



到底郁金香泡沫有没有发生？也许有。因为在 1638 年，荷兰哈勒姆镇（Haarlem）地区政府插手干预事件，容许郁金香合约的买方，支付交易金额的 3.5% 来终止合约，这间接证明投机泡沫是存在的。但由于可掌握的数据实在太少，泡沫开始和结束的时间、价格上升和下跌的幅度和原因、涉及的金额和人数、事件对经济的影响等等，统统都是一个谜。

问：什么人参与了郁金香狂潮？

答：如前文所述，郁金香分“稀有”和“普通”两种。稀有郁金香价值连城、是有钱人的小众玩意，加上球茎供应稀少，有能力、有资金参与买卖的人应该不多。

至于普通郁金香则没有正式的公开交易所，一是私下协议买卖，亦有文献记载有人在城镇的酒馆进行公开拍卖，主要参与者很可能是中产贸易商人和郁金香农夫。实际交投金额、形式、规模和参与人数全部不详。

问：到底郁金香事件是不是“群众的疯狂”的表现？

答：今天有几位经济学家试图证明，当年的投机客并不愚蠢，并提出各种“基本因素”来合理化郁金香的价格，力证郁金香市场是有效率的市场。

例如嘉伯教授认为，郁金香球茎每年都会长出新球茎，而新球茎又会再长出新球茎，因此今天高昂的价格只不过是未来球茎的“折现值”，实属合理；而另一位教授汤姆森（Earl A. Thompson）则提出，在政府的干预下，球茎合约从期货（future）变为期权（option），买家从“必须

购买”变成“有权购买”导致价格飞升，是纯粹理性的投资决定。⁶

可惜由于数据残缺不全，上述理论均有不少限制和臆测成分，令说服力略嫌不足，译者对此有所保留；所以直到目前为止，郁金香事件的成因是不是“群众的疯狂”，至今疑团仍未完全解开。

原来经过仔细考证后，碍于年代久远，我们掌握的资料其实少得可怜，连事件的来龙去脉都含糊不清，根本没有可能得出有凭有据的结论。任何尝试将郁金香狂潮与今日的股市泡沫、金融危机作比较的人，原来不过是套用400年后今天的思维来借题发挥，连历史都还未搞清楚，就凭空想象事件的前因后果，以方便自己作出“历史又再重演”的结论。

今时今日，“郁金香迷狂”（Tulipmania）一词代表的不再是400年前荷兰的郁金香投机事件，而是沦为一个意思为“任人扩张，没有人知道具体意思，却用来比喻任何投机现象”的财经虚词。麦基写下这个故事，原意是讽刺人们盲目跟风、人云亦云的荒谬行径，想不到他的读者不加思索不停地重复他的故事，正是落入盲目跟风、人云亦云的陷阱——如果麦基泉下有知，一定会暗笑：“死性不改”。

这是何等的疯狂！

——卢更（Lucan）⁷

郁金香的英语“tulip”一词，据闻源自土耳其语的“turban”（包头巾）。这种花在16世纪中期传入西欧，植物学家康烈德·盖斯纳（Conrad Gesner）自称把郁金香引入欧洲，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一株小小的鲜花竟会给世界带来翻天覆地的影响。在1559年某日，盖斯纳去德国奥格斯堡探访一位因收集奇花异卉而闻名的律师海威德，在主人家的花园里第一次看见郁金香。原来这个球茎是来自某位君士坦丁堡⁸的朋友，郁金香在当地早就大受欢迎。大约10年之后，富贵人家从德国、荷兰搜罗这种奇花，而阿姆斯特丹的富户不惜重金，专门从君士坦丁堡购买郁金香球茎。

1600年，郁金香首次从维也纳运抵英国。1634年，郁金香渐渐流行，收藏郁金香成为富人品味的象征。无数饱学之士——包括庞比斯·恩吉烈斯（Pompeius de Angelis）和在莱登大学任教的著名哲学家里斯普斯奥教授（Lispsius of Leyden，著有《忠诚论》一书）均爱上这种鲜花。热潮吹到中产阶级、商人、店主甚至是穷人，他们以荒唐的价格争夺稀有的球茎。某位来自哈伦市⁹的商人，为了一个球茎竟然付出了半副身家，为的却不是低买高卖，而是纯粹自行培植，供人欣赏。

荷兰人对郁金香趋之若鹜

你可能会以为，郁金香一定有某些过人的特质，令向来谨慎的荷兰人亦趋之若鹜。但这种花却没有玫瑰的美丽和香艳，甚至不如最普通的豌豆花，连寿命也不长。英国诗人高雷(Cowley)却盛赞郁金香：

郁金香隆重登场，
娇艳欲滴，玩世不恭，
为暗淡世界带来色彩，
而且面貌随时改变；
她酷爱紫色金色，

她喜欢盛装出场，
唯一任务是夺人眼目，
在百花之中大放异彩。

相对于这首打油诗，柏克曼(Johann Beckmann)¹⁰在《发明史》一书中的描述比高雷传神得多、文笔也流畅得多：“极少植物像郁金香般，会因意外、疾病或孱弱而产生无数变种。未经人工培植的郁金香在自然状态下，色泽单一且叶大茎长。人工种植却令郁金香变得更脆弱、更受人青睐：花瓣变得更小、色泽更柔和、更千变万化，配上淡淡翠绿的叶子。人工培育出来的杰作愈孱弱就愈美丽，即使以高超的园艺和精心的照顾仍然难以移植，甚至连存活也成问题。”

天价花儿：12英亩土地换球茎

一如母亲溺爱体弱多病的孩子多于健康的孩子，人们往往沉醉于为他们带来无尽麻烦的事物。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愈是脆弱的郁金香，愈令人趋之若鹜。1634年，荷兰人丢下传统工业，全情投入郁金香热潮中，即使是社会的底层人民也参与其中。随着热潮升温，郁金香价格亦水涨船高；到了1635年，很多人都用100 000荷兰盾¹¹买入仅仅40个球茎。

此时需要一个更小的单位来量度郁金香，巴利特(perit)——比格令(grain，1格令=0.05克)更小的重量单位——应运而生。

当中以Semper Augustus品种最受欢迎，即使是质量较次的球茎，叫价也高达2 000荷兰盾。在1636年初，整个荷兰只有两个Semper Augustus的球茎(而且质量不是最顶级)，一个在某阿姆斯特丹商人的手上，另一个则在哈伦。投机客极度渴望取得它们，某人竟然愿意用12英亩的土地来交换那个哈伦的球茎；至于阿姆斯特丹那个，有人则用4 600荷兰盾买下来，另加一辆马车、两匹灰马和一套马具。

表3.1 各品种球茎的价格表¹²

品种 13	重量(巴利特)	价钱(荷兰盾)
Admiral Liefken	400	4 400
Admiral Von der Eyck	446	1 260
Shilder	106	1 615
Viceroy	400	3 000
Semper Augustus	200	5 500

表3.2 购买Viceroy所需的物品以及它们的市值

物品	价值(荷兰盾)
2 拉斯特 ¹⁴ 小麦	448
4 拉斯特小麦	558
4 只肥牛	480
8 只肥猪	240
12 只肥羊	120
2 桶酒	70
4 桶啤酒	32
2 桶牛油	192
1 000 磅芝士	120
1 张床	100
1 套衣服	80
1 只银杯	60
总值	2 500

当时有一位叫做门汀(Munting)的作者写了一本1 000页关于郁金香狂热的书¹⁵，书中记载了购买一个名为Viceroy的稀有品种所需的物品，以及它们的市值¹⁶。



普通的郁金香只有单一颜色，无甚可观；但若受到某种病毒入侵，花瓣的颜色会变化；在极个别的情况下，花瓣会呈现奇特的花纹。以当时的科技水平，花纹郁金香无法大量人工栽培。被人炒至天价的，是指这类患病却有美丽花纹的稀有球茎。该图为17世纪Semper Augustus的水彩画¹⁷。

冒失水手吃下稀有球茎

本来不在荷兰的人，在热潮最疯狂之时回到荷兰，因无知而陷入尴尬的处境。布兰恩菲(Blainville)的《游记》一书记载了这段有趣的轶事¹⁸：某位富有的商人向来以拥有稀有的郁金香为荣，有一次从东方收到一批贵重的货物。一个水手来到账房告知他货物已经抵达。商人为了奖励水手，于是送他一条红鲱鱼作为午餐。水手看见商人的桌子上有一个疑似洋葱的物体，与昂贵的丝绸和绒布格格不入。他似乎对洋葱情有独钟，便乘机放进自己的口袋里，作为红鲱鱼的配料。他转身回到码头享用早餐，商人才惊觉价值3 000荷兰盾(280英镑)的Semper Augustus球茎不见了！府邸上下陷入恐慌，四出寻找球茎的下落，商人忧心忡忡却依然找不到。最后有人想起了水手。

一言惊醒梦中人，商人拔足狂奔去找水手，全家人都跟着一起去。可怜无知的水手啊！他甚至没有想过要躲起来。人们发现他静静地坐在一卷绳子上，细嚼最后一口“洋葱”。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顿早餐的价值，足足等于全体船员整整一年的工钱；套用商人自己的话，“这足以为奥兰治亲王和总督的宫廷举行一次盛大的宴会。”

在莎士比亚名剧中，安东尼为了埃及女王克丽奥佩脱拉的健康，将珍珠溶在红酒里让她饮用；理察·慧汀顿勋爵大洒金钱取悦亨利五世；而当伊丽莎白女王开设皇家交易所后，葛拉深勋爵把钻石溶在红酒里作为补品供她饮用。这个捣蛋水手的早餐，奢侈程度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更何况珍珠和钻石不能令红酒更加香醇可口，相比皇室的浪费行为，郁金香却的确令红鲱鱼更加味美。不幸的是，商人以重罪控告水手，令他在监狱里呆了几个月。

另一个同样可笑的故事，讲的是一位英国旅行家。这位先生是个

业余植物学家，有一次在某位富裕的荷兰人家里的温室，看见一个郁金香球茎。他对球茎的价值一无所知，却拿出一把折刀剥掉外皮来想做实验；剥剩一半时，还一刀把球茎切成两份，并记录这个不名物体单纯的外观。

突然，主人愤怒地走到他面前问：“你在做什么？”“给这个独特的洋葱剥皮。”植物学家答道。“你这个魔鬼！”荷兰人说，“这是个Admiral Van der Eyck。”“谢谢。”旅行家回答说，还拿出笔记簿来记录。“这些球茎在你们国家常见吗？”“你去死吧！”荷兰人抓住他的衣领，可那个科学家还懵然不知。“我们去见法官吧！你就明白了。”

荷兰人无视科学家的抗辩，把他抓到街上，一群人在后面紧紧跟随。见到法官的时候，旅行家才知道他拿来做实验的球茎，竟然值4 000荷兰盾。尽管他极力要求减刑，最后还是被关进监狱，直到找到人担保赔偿为止。¹⁹

炒风炽热 特设交易市场

1636年，稀有郁金香的需求日趋上升，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哈伦、莱登、阿克马和霍伦等城镇都需要成立专门的市场来交易。²⁰ 赌博的气氛开始浮现。对投机市场炒风先知先觉的投机客，大手买卖郁金香，娴熟运用各式伎俩制造价格波幅。一如所有赌博狂热，最初人们信心爆棚、人人有钱赚，投机客低买高卖，打赌郁金香价格的潮起潮落，很多人晋身暴发户的行列。如蚁附膻的人们抵不住诱惑，一个接一个冲进郁金香市场。

人人都幻想郁金香狂潮会永不止息，世界各地的财富涌进荷兰，不管索价多少一样照单全收。欧洲的富人们集中在须德海²¹的岸边，

“贫穷”二字从此在荷兰的国土消失。贵族、平民、农夫、机械工、海员、佣人、女仆，甚至是烟囱的清洁工和洗衣服的女工，均全情投机郁金香。每一个阶层的人民都把财产兑成现金来买郁金香。土地和房屋价格跌至极低的水平，又或者成为买卖郁金香的货币。外国人同样沉迷于狂潮之中，热钱从各方涌入荷兰。生活日用品价格上升至较高水平，而房屋、土地、马匹、马车和各式奢侈品均不断涨价，有几个月，荷兰简直成了希腊财神布鲁特斯的大厅。

郁金香交易变得愈来愈复杂、愈来愈多样化，需要成立一个制度作为炒家的指引。专门服侍郁金香交易的公证人和文员应运而生；在某些城镇里本来没有人知道公证人的存在，郁金香公证人却街知巷闻。个别小城镇没有郁金香交易所，当地的主要酒馆成为了各方人士买卖郁金香的地方，一边豪饮一边议价交易。这些晚宴随时吸引两三百人参加，在瓶中盛放的郁金香整齐地陈设在桌上，令人赏心悦目。

全国恐慌 不断取消订单

最后，有些谨慎的人开始发现，愚昧的热潮不能永远持续下去。富贵人家不再买郁金香放在花园里培植，而是以一倍的利润出售，似乎最终一定有人满盘皆输。这种想法传出去后，郁金香的价格从此一跌不复返，信心崩溃，炒家陷入恐慌。甲君协议以每株4 000荷兰盾的代价，向乙君买入10株Semper Augustus；6个月之后乙君交货，但此时价格已经跌至三四百荷兰盾，甲君拒绝接货或者支付差价。²²荷兰各地每天都有人违约。几个月之前无数人仍然幻想荷兰不会再有穷人，今天突然发现自己手上的球茎，即使削价至四分之一仍然无人问津。灾难的哀哭响遍四方，人人都在指责自己的邻舍。少数从热潮中获利的炒家设法隐藏自己的身家，转而投身英国或其他国家。很多

出身寒微的暴发户如今又再次隐姓埋名，无数贵族亦从此倾家荡产。²³

当警钟敲响时，几个城镇的郁金香商人举行大会，设法恢复公众信用。他们一致通过要派代表去阿姆斯特丹，与政府商议对策。政府最初拒绝插手，只是建议商人们自行解决问题；结果他们召开了几个会议，但没有一个方案能够亡羊补牢，满足被骗群众的需求。人人口中充满控诉和谩骂，会议气氛紧张。经过无数的争吵和指责，各方代表最终在阿姆斯特丹取得共识：所有在1636年11月或以前（即狂潮的最高峰）的合约一律无效；至于往后的合约，买家只需要向卖家支付10%的金额，即可免除一切责任。

手上仍然持有郁金香的卖家当然不满，而买家却又觉得决议的条件太苛刻。一度值6 000荷兰盾的郁金香如今只值500荷兰盾，因此合约说支付价值10%的金额，其实比市价还要高。全国的违约者都被告上法庭，但法庭因视之为赌博交易而不受理。

事件最终转介至海牙市议会处理，人们满怀希望政府能够想出妙计良方，令公众信用得以恢复。议会把事件一拖再拖，3个月之后的回复竟然是“在没有更多资料之前，不能作出决议”，令人大失所望；与此同时，他们却建议，每一个卖家都应该在证人面前，以之前协议的价格向买家出售郁金香。如果买家拒绝履约，那么卖家可以公开拍卖球茎，原本的买家需要支付差价——这根本就是原地踏步，商人代表老早就已经想出这个无效的对策。由于荷兰没有一个法庭强制要求买家付款，商人代表在阿姆斯特丹提出这个问题，但法官却一致拒绝干预，因为赌债并不构成法律上的债务。

囤积投机者承受恶果

事过境迁，解决方案已经超出政府的权力范围。不幸在价格下跌时囤积大量郁金香的一群人，唯有默默地承担恶果；而赚了钱的一群人则可以保留手上的利润。但整个国家的商贸经济却大受打击，经过很多年才得以复苏。²⁴

荷兰的故事，某种程度上也在英国重演。1636年，郁金香在伦敦交易所也有交易，投机客竭力把价格炒高至阿姆斯特丹的水平；他们也尝试在巴黎制造一个郁金香热潮，但两者都不太成功。不过，模仿的魔力却令这种鲜花成为潮流，自此上流社会一直视郁金香为花中瑰宝。正如英国人以拥有良驹与古画为荣，荷兰的富人喜欢吹嘘自己珍藏的郁金香。

听起来可能很奇怪，时至今日的英格兰，一株郁金香竟然比一棵橡树更值钱。一株如诗人朱弗纳尔(Juvenal)笔下黑得如黑天鹅的郁金香，价值相当于12英亩的玉米田。根据《大英百科全书》第3版某位权威作者的记载，在17世纪末的苏格兰，最贵的郁金香价值高达10基尼²⁵，但价格自此“跌跌不休”。

直至1769年，英格兰最贵重的品种是Don Quevedo 和Valentinier，前者值2基尼，后者则值2.5基尼，价格似乎低无可低。到了1800年，一个球茎普遍值15基尼。后来到了1835年，人们甚至愚蠢到这样一个程度：一个Miss Fanny Kemble品种的球茎在伦敦公开拍卖，竟以高达75英镑成交。更惊人的是，某位在切尔西国王路的园丁，其中一种郁金香竟然标价200基尼！

郁金香无论是外观还是芳香，都不及花园里数之不尽的玫瑰；

一束玫瑰用1仙就可买到，一株郁金香的价值，却等同于劳工阶层全家6年衣食住行的开支！如果某一天鹅肠草和野溢缕菊（一种菊科植物）²⁶突然变得时髦，有钱人肯定又会不惜一切代价争夺，点缀家中的花园，愚昧的程度肯定不亚于当年郁金香的拥趸。现时这两种花普遍售价是5至15基尼，视乎品种稀有程度而定。

注释



1. 信手拈来的一个例子，《华盛顿邮报》于2007年8月11日的社评曾将郁金香狂潮和2007年爆发的次贷危机作比较。
2. 郁金香就像水仙花一样，可以通过球茎(bulb)进行无性(无种子)繁殖——一个球茎可以长出新球茎，切下来就可以用来种花。郁金香一般在每年四五月份开花，一个星期就会凋谢。因此，郁金香花是一种“看完即弃”的消费品，郁金香球茎却是“一生二、二生四”、会随时间增值的资产。
3. 本文的历史资料主要来自嘉伯教授(Peter M. Garber)的*Famous First Bubbles* (MIT Press, 2000)一书。此书应该是当今关于郁金香狂潮最详尽、最严谨的学术研究，很多其他学者的研究都是建基于嘉伯搜集的数据。
4. 当时一个荷兰盾(guilder, 又称orin)相当于约0.8克黄金。根据麦基的记载，一个名贵的Semper Augustus球茎价格是5500荷兰盾不等。以2011年初的金价计算，一个Semper Augustus今天值约20万美元。
5. 资料是由荷兰鹿特丹大学的戴维·斯曼特(David Smart)教授集合各方研究而编制，应该是当今关于郁金香狂潮最完整的数据。数字是一个价格指数(price index)，非实质的金额，以1637年25日为100作基准。见<http://sites.google.com/site/davesmant/>。
6. 详见汤姆森教授(Earl A. Thompson)的论文Tulipmania: Fact or artifact?(2002)。
7. 卢更(Lucan)，古罗马诗人。
8. 君士坦丁堡，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堡的旧名。
9. 哈伦市，荷兰北部城市，当时的郁金香种植和贸易重镇。

10. 麦基在这一章所用的大部分数据都是来自柏克曼。
11. 荷兰盾(guilder, 又称florin), 货币单位, 相当于约0.8克黄金或10克白银(Garber, 1990)。
12. 如今这些稀有球茎都不复存在。仅作参考。以2011年初的金价计算, 1 000荷兰盾在今天相当于约4万多美元。
13. 郁金香品种中文译名不统一, 故保留英文名称。
14. 拉斯特(Last), 古代荷兰重量单位, 1拉斯特约等于2吨。
15. 阿伯拉罕·门汀(Abraham Munting), 荷兰植物学家。这本麦基口中“1 000页关于郁金香狂热的书”叫做《植物的特性》(*Waare Oeffeningen der Planten*), 其实只有6页是关于郁金香的——麦基似乎没有读过这本书就直接引用(Garber, 1990)。
16. 附表是来自当时政府出版、打击投机风气的宣传单页, 纯粹是作形象化的比较用途, 并非一个球茎实际成交时交换的物品(Garber, 1990)。
17. 参考图片, 非原著所载。
18. 布兰恩菲(Blainville)写过一本书《荷兰、德国、瑞士和意大利等地游记》, 但书中只有一句是关于郁金香事件的, 麦基的数据源成谜(Garber, 1990)。
19. 这两段没有数据源的故事, 到底有几分真实, 如今已无法考证。用常理想一想: 如果郁金香球茎这么值钱, 那个商人怎会随便放在桌上、让水手可以顺手牵羊? 又或者, 那位植物学家怎会未经朋友同意, 随便拿起球茎便一分为二?
20. 从今天可以掌握的数据, 这些所谓“专门的交易市场”, 可能是指当地的酒馆(Garber, 1990)。
21. 须德海, 阿姆斯特丹附近的海湾, 是海路进入荷兰的必经之路。

22. 由此可以看到郁金香是以期货交易。原因是在9月至来年5月间，郁金香球茎是种在泥土里，难以现货交收。
23. 到底有多少人有参与郁金香狂潮、涉及的金额有多少，直到今天仍是一个谜。
24. 但从各方历册记载，那段时期是荷兰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没有证据显示“整个国家的商贸经济却大受打击”。
25. 基尼(guinea)，17至19世纪英国金币，1基尼相当于2.55克黄金。
26. 鹅肠草(chickweed)和野湓缕菊(groundsel)，是两种不甚起眼的野花。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第四章

愚昧的恐慌

——末世预言与迷信

导读

麦基眼里的“群众疯狂”

我在前文中曾说过，本书勉强算是一本关于人类愚昧的“历史”书。“历史”两字加引号，是因为麦基的正职是记者而不是学者，出版目的是娱乐大众，历史事件的记载无须完全真实客观，吸引读者才是重点。读者不妨留意作者的叙事手法，他似是写小说多于写历史，加插大量似是而非的趣闻轶事（部分可能是凭空捏造，如郁金香事件里的两个故事）和无法考证的二手数据，以夸张笔墨涂抹人类的愚昧与疯狂，加插大量诗句和漫画以增加阅读趣味。今天读者将本书奉为投资经典时，要小心内容的真实性 and 准确性。

历史不是科学，任何关于历史的文字，必然是从一个人——作者——的角度看世界，不可能绝对客观。阅读历史记载，未必可以了解历史事件的真相，但若将文字抽丝剥茧，认清事实与观点，反而可以一窥作者内心的想法。

群众疯狂 超越权力阶级和时空

逐字细读，会发现有一组句式不停地在本书出现：法国密西西比事件中，人们“不论男女老幼、身份背景”参与投机；英国南海泡沫里，“不论社会阶层、富贵贫贱”皆渴望赚快钱；荷兰郁金香狂潮中，“贵族、平民、农夫……甚至是烟囱的清洁工和洗衣服的女工”均倾

情参与投机；在“愚昧的恐慌——末世预言与迷信”一章里，“上至骑士、下至平民和奴隶”，都大举前往耶路撒冷迎接基督重临人间；在最后一章，“最有学识、身份最高贵、地位最显赫”的人物都迷信占星，而且“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和地域都有人从事占卜，远至非洲和美洲的野蛮族类也不例外”。

同一句式散落于五个章节，背后的含义摆在眼前：群众疯狂乃人性的本质，超越一切学历、出身、贫富、国界、信仰、地位甚至性别——人与人之间最基本、无法逾越的界限。留意麦基只会将描述对象分为两种，一是高高在上的权贵，一是无名无姓的平民。例如在第五章讲述占星家提拔多斯(Tibertus)时，故事围绕着几位意大利贵族；但之后记录各种五花八门的算命术，描述对象却是“成千上万平民家庭”。从头到尾，麦基只用社会地位——不是男女、国籍、宗教——将人分门别类，其表达出来的信息十分明显：“群众的疯狂”打破了社会阶级与权力架构，在迷信狂热和投机热潮中，贵族与平民无一能幸免，在群众的疯狂里人人平等。

超越时空 根植人类基因

读者还可以留意书中历史事件的年份。第三章的郁金香狂潮是在1637年爆发，而第一、二章的密西西比计划与南海事件却在1720年才发生，前后横跨近一个世纪；细看“愚昧的恐慌——末世预言与迷信”一章是如何挑选历史事件的：麦基首先记载了公元999年世界末日的恐慌，之后却突然笔锋一转，嘲笑英国人预言伦敦会在1761年灭亡，以及1806年的“神蛋事件”，前后相隔几百年；而第五章《占卜算命》，既包括中世纪的占星术士，亦记载近代流行的解梦法则。

散落在几个世纪中的投机狂热与迷信事件，它们之间本无直接关系，麦基将它们摆在一起，然后贴上“群众疯狂”的标签，原因清晰可见。麦基认为大众疯狂不但打破了社会阶级，甚至能够超越时空，在历史的洪流里屹立不倒。麦基在1852年版的自序中说，人类“无视知识的进步”继续迷信占卜，这种心态“无法从人们的大脑里根除”。原来“群众疯狂”是根植在人类的基因中，不会随着时光流逝与科技进步而消失。投机热潮、炼金术、占卜、末世预言、巫婆热潮，虽然时间地点、事件性质、产生原因各有不同，但在麦基眼中它们有共同的根源，是大众疯狂本质的具体表现。

群众疯狂的根源——无知

“群众疯狂”从何而来？留意以下几段文字的共通点。密西西比事件中，法国人误以为滥印钞票是免费午餐，“渴望让这场财富幻觉无止境地持续下去”；南海泡沫里，英国人无视南海公司严重偏高的股价，“寄希望于明天一夜暴富，钱还未到手，今天已经挥霍殆尽”；荷兰人迷上外貌平平无奇的郁金香，却幻想“狂潮会永不止息”。从这三段文字可见，麦基认为所有投机狂热都是源自人类扭曲的价值观和时间观，明明是一文不值的东西却视若瑰宝，又将短暂的好景无限延伸，以为热潮永无止境。

到了“愚昧的恐慌——末世预言与迷信”一章，教徒以为地球会在公元1000年灭亡，原因是他们从《圣经》断章取义，自以为可以捕捉世界末日的来临；最后在《占卜算命》一章，麦基认为世人“总是幻想整个宇宙都是为了人类而存在”，批评人们将两件无关的事情（天上的星辰与凡人的命运）勉强扯上关系。

从字里行间可见，麦基认为一切群众的疯狂，都是源自人类的无知和对未来形势的错判。如果人们能够预知未来，根本不会参与上述投机泡沫，亦不需要发明各种手段试图未卜先知。

在麦基的眼中，人类无法预知未来是“群众疯狂”的根源。如果未来尽在掌握之中，群众不可能疯狂——翻到本书最后一页，麦基的结论是“人类对未来有着无可救药的好奇心”，渴望知道只有上帝才知道的事情。



当人们还在揣摩猜测

命运背后的巧妙策划

去找巫师吧！

他们会告诉你

所有将来的事情。

——《讽刺诗集》，第三部分：第三章



史上有好几次，各国都陷入世界末日的恐慌，其中最瞩目的莫过于10世纪时，末世的恐惧笼罩整个基督教世界。无数宗教狂热者现身于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四处传扬《圣经·启示录》的预言¹：世界的大限将至，耶稣基督将会腾云驾雾重临世间，审判好人与恶人。虽然教廷对此不予认可，但末世之说仍然广为流传。

999年：宗教狂热者制造末日恐慌

人们预期世界末日的情景会在耶路撒冷出现。公元999年，彷徨无助的朝圣者离开欧洲的家園，如军队般远征东方，守候基督重临圣城。很多人变卖财产，以筹措盘缠向圣城进发。既然世界末日日益临近，房屋建筑也无须再维修，结果欧洲处处颓垣败瓦。很多贵族宫廷都被人清拆，即使平时妥善保养的教堂也同样日久失修。上至骑士、下至平民和奴隶，都带着一家大小向东方进发，一边走一边唱圣诗，一边惶然仰天，希望冷不防长空突然裂开、神的儿子降临世间。

公元1000年，朝圣者与日俱增，恐慌程度与瘟疫爆发不相伯仲，每一种自然现象都令他们提高警觉：一有暴风雨就跪在地上，一有雷声就以为是神在咆哮、宣告审判日的来临。无数人预料大地将会裂开，死人将从地里复活。天上一旦出现彗星，基督徒们就会跑到街上祷告和哀哭，而在路上的朝圣者也一样诚惶诚恐：

此时，光球划破夜空，穹苍之间一闪而过，
长长的火轨凝在空中，人们停下孤独的步伐。

狂热的宣教士令恐慌火上浇油，天空一出现流星就对群众讲道，讲题来来去去都是围绕着末日的审判。

以往彗星被视为世界末日的象征，如今这种迷信变本加厉，彗星变成了上帝用来摧毁世界的工具。即使到了1832年，某一颗彗星如天文学家预测般在欧洲大陆（主要是德国）出现，人们仍然热切地讨论彗星会否毁灭世界。在这种末日的气氛里，很多日常的生意来往都停止了。

在瘟疫爆发的时候，人们更容易相信狂热信徒对世界末日的预言，而且灾难愈严重，人们愈是信以为真。各种预言疯狂散播，人们不论好歹都照单全收。1345年至1350年间，欧洲爆发大鼠疫²，人们普遍相信世界末日已经来临。假先知遍布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首府，预言在10年之内天使会吹响长的号角，救世主会在云端现身审判人类。

1761年预言伦敦地震

1763年，著名的先知威斯顿预言世界会在当年10月13日灭亡，

伦敦陷入一片恐慌。无数人跑到伊斯灵顿和汉普斯特³之间的田野，见证伦敦的覆灭——威斯顿视之为“世界末日的开端”。斯威夫特(Swift)的《杂记》(*Miscellanies*, 第3册)⁴也嘲弄过这次愚昧的事件，标题是《传言中审判日伦敦的经历：一个真实的记载》；如果有人能如实记述这次骗局的情形固然有趣，但波伯和基尔外表庄严、内里诙谐的记载却未必完全可靠。

1761年，伦敦发生了两次地震，人们再次吓得鸡飞狗跳。有人预言将会发生第三次地震，将伦敦彻底摧毁。第一次地震在2月8日发生，令莱姆豪斯和波比勒区有几支烟囱倒塌；第二次则在3月8日发生，主要是伦敦北部、汉普斯特及海格特区感受得到。两次地震刚好相隔一个月，这引起人们广泛讨论；其中一个名叫贝尔的军人想过了头，跑到街上四处宣告：伦敦会在4月5日覆灭。

大部分人都认为4月1日⁵才是伦敦灭亡的最佳日子；但亦有几千人确信贝尔的预言，并把一家大小带离伦敦。灾难的日子临近，恐慌的情绪愈发高涨，无数信以为真的人群暂住在30多公里外的村庄，等候伦敦被地震摧毁。伦敦城附近的伊斯灵顿、海格特、汉普斯特、哈罗及布莱克希斯地区住满了惶恐的逃亡者。为了取得容身之处，他们不惜向屋主支付高昂的租金；负担不起的人就留在伦敦，直到灾难前两三天才在附近的田野扎营，等候巨震把伦敦夷为平地。

恐慌如瘟疫般传播，重演亨利八世年代的历史。一个星期前还在取笑的人，看见别人都在落荒而逃，也一一收拾行装逃之夭夭。人们认为河流是安全的容身之处，恐防圣保罗大教堂随时会塌下、西敏寺会随时化为败瓦，便蜂拥到船上度过4月4日的晚上，结果港口里所有货船都塞满了人。

到了第2日，大部分“难民”终于意识到预言只是个骗局，但仍有不少人为保守起见，再等了一个星期才拖着疲乏的身躯回到伦敦。一夜间贝尔的名声扫地，原本最信任他的朋友也视他为疯子。他尝试再作其他预言，但没有人再相信他；几个月之后还被关进疯人院。

1806年“神蛋”恶作剧

1806年，世界末日的恐慌再次笼罩利兹郡附近区域的居民。话说附近的村庄里，有一只母鸡在生蛋，蛋上竟然清晰刻着一句话：“基督正在重临。”很多人来到村庄细看这些神奇的鸡蛋，并确信审判日很快来临。一如遇上暴风、随时葬身海底的水手，心中突然变得虔诚并疯狂地祷告，又向上帝吹嘘自己已经忏悔所有劣行。

几位仁兄听过“神蛋”事件，即在某日早上来到案发现场，刚好看见这只母鸡在生蛋。他们很快就发现，“神蛋”上的预言其实是有人用腐蚀性液体刻上，然后再强行塞回母鸡的体内。

真相大白之后，之前还热切祷告的信徒才取笑自己的愚行，那份虔诚消失得无影无踪，人们一如既往地过日子。

1630年魔鬼发瘟疫

根据利帕蒙特(Ripamonte)所著《米兰之疫》里生动的记载，在1630年鼠疫⁶的年代，人们渴望听取占星家——和冒充占星家——的预言。原来在1628年，天上出现了一颗巨大的彗星，占星家对此各有见解。部分人认为这颗彗星预告一场血腥的战争，亦有人认为这是一次大饥荒的表征。但绝大部分“专家”从彗星暗淡的色泽判断，都得出瘟疫的

结论。预言最终应验，到了1630年鼠疫真的爆发时，这班占星家的声名大噪。

除了彗星外，还有其他瘟疫预言，人们认为在几百年前已经敲定。这些预言不但令人们相信灾难是命中注定，还粉碎了人们心中仅存的盼望，正所谓“哀莫大于心死”，这变相放大了瘟疫带来的痛苦，对社会的遗害实在深远。其中有一首民间流传的诗，预言魔鬼会在1630年降临世间，毒死所有米兰人，令人们陷入一片恐慌。

当时的疫情愈来愈严重，4月某日的早上，人们发现城中大街上所有门户的旁边，都出现了奇怪的污迹，细看之下原来是鼠疫溃瘍的脓水。居民很快就发现了这个奇怪的现象，全城提高警觉，人人都想尽办法找出元凶却徒劳无功。

最后有人记起那个古老的预言，于是人们涌进城中各大教堂祷告，祈求上帝能击倒魔鬼的阴谋。有些人认为是外国势力派使者混入城里散播毒药，但大多数人都相信是地狱里的妖魔在作法，病毒是透过超自然媒介来传播。这个时候鼠疫愈来愈厉害，人们满脑子都是恐惧和不信任。

人们确信，魔鬼已经把所有东西落毒：井里的水、田野的玉米、树上的果实，甚至是家里的墙壁和外面街道，全部都是有毒的。群众的愤怒已经升级至失控的程度，亦严密提防魔鬼派来的使者。当时，要害死自己的仇家方法很简单：只需要诬告他是将毒脓涂在门上的元凶，此人即会死在暴民的手下。

平民无端遭私刑处死

有一个年逾八旬的老伯，每天都会去圣安东尼奥教堂；有一次他准备坐下之前，用自己的斗篷抹一抹凳子上的尘埃。有人看见了，马上大叫：“他把毒药抹在凳子上！”结果，教堂里的一群女人抓着这个年老体弱的老伯伯，拉着他的头发一边往外拖，一边以恶言诅咒之，长途跋涉去见当地法官。他可能会被挂在木架⁷上严刑逼供其恶行。不过还未走到法官那里，这个老伯在路上已经被折磨而死了。

其他人也因为群众的愤怒而无辜赔上性命。有一个叫做莫拉的人，既是药剂师又是理发师，被人诬陷与魔鬼同伙，要在米兰落毒。人们包抄他的居所，在里面发现很多化学制成品。这个可怜的家伙坚称这些不过是防腐剂，但有些医生检验过后却声称这些是毒药。莫拉一直坚持自己是无辜的，但最终他受不住木架的严刑逼供，承认自己是与魔鬼及敌国为伍，任务是毒死全城人民，还说自己在门上落毒，又污染了水源。他更道出了几个共犯的名字，这些人都被恐吓和拷打，最后全部罪名成立，一律处决。莫拉的房子即被夷为平地，人们还再竖立了一个碑，上面刻着他的罪状。

疯子重复宣讲 群众信以为真

瘟疫持续下去，人们的脑海里充满被迫害的妄想，群众聚在一起围观处决死囚，反而令鼠疫传播得更快。疫情愈是严重，人们的想象力愈是丰富；故事愈荒诞，愈多人相信。其中，有一个故事更加占据了所有人的心扉：魔鬼已经现身。“他”在米兰的一间房子准备毒膏，并分派给使者准备毒杀居民。有一个人居然对自己凭空想象的故事深信不疑，他跑到米兰的市场，四处向群众宣讲以下故事：

他说，某日深夜，他站在教堂的门前。当时一个人也没有，他看见了6匹雪白的骏马，拉着一轮漆黑的马车。马车停在他身边，后面还有一大队身穿黑衣、骑着黑马的手下。马车里坐着一位身材高大、长相威严的神秘人，长长的黑发在风中飘逸，漆黑的眼珠迸发着火花，嘴角露出一丝难以形容的轻蔑，锐利的眼神令他肃然起敬，一看就令人害怕得发抖。这个奇人的肤色漆黑得闻所未闻，四处的空气热得教人窒息——他马上意识到，此人来自另一个世界。神秘人看见他惶恐的神情，便以既和蔼又威严的语气邀请他上车。他害怕得连拒绝的力气也没有，还没有动身，便发现自己已经坐在马车上。他们如风般向前走，神秘人一言不发，到了米兰大街上某大宅门前，马车才停下来。

街上人山人海，但奇怪的是，完全没有人留意到庞大车队和随从队伍。原来他们是隐形的。他们停车之处貌似普通的店铺，但内里却像废弃的大宫殿。他跟随神秘人走过几间灯光昏暗的大厅，其中一间四边满布宏伟的石柱，里面聚集了一群魔鬼议员，它们正在辩论瘟疫的进度。宫殿其他地方都是漆黑一片，不时有闪电闪过。在电光石火间，他看见有无数骷髅骨一边嘲弄，一边喋喋不休，一边互相追逐，有的更在对方的背上玩跳马。

大宅后面是一大片荒废的田地，上面竖立着一块黑石，有毒的泉水在四周怒吼涌流。毒泉水渗进土地，令全球的地下水都无法饮用。神秘人向他展示这一切事物后，便带他到另一间大厅，里面放满金银珠宝。只要他愿意跪拜神秘人，并且肯与另一个邪恶的奴隶合作，把毒水涂在米兰的每一所房子、每一扇门上，金银珠宝都归他所有。此刻他终于发现，“神秘人”正是魔鬼本人！在面对试探的一刻，他祈求上帝，赐他抵受诱惑的力量。上帝垂听他的祷告——他断然拒绝与魔鬼同谋。

此时魔鬼破口大骂，头上雷声轰鸣，闪电在他眼前掠过——在下

一刻，他发现自己已经站在教堂的门廊，四周空无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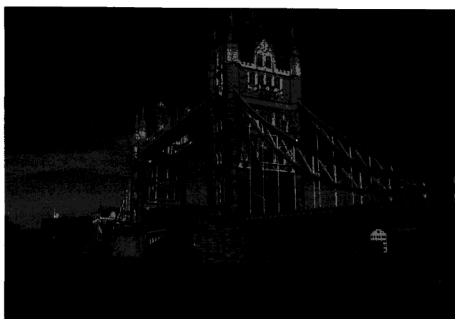
他日复一日重复叙述这段奇遇，人群都对他深信不疑。当局屡次寻找故事里的神秘大宅，结果无功而还；那人还指出几间疑似的房屋，警方入屋搜查，却没有找到魔鬼，也没有找到他口中的魔鬼议员和毒泉。但这段故事实在太动听，竟然有几十个目击者（多半是疯了病人）前来发誓，声称自己亲眼目睹神秘人、见过他的马车和白马在深夜的街上雷鸣般驶过云云。

日复一日，无数人“招供”自己受雇于魔鬼在米兰落毒。“招供”的热潮如瘟疫般传播开去，想象力变得病态。大部分“招供者”都是瘟疫的病人，部分人在招供的过程中被杀死。

1665年伦敦爆发瘟疫⁸后，群众同样迷信疯子口中的预言。文人笛福曾说，人们从来都未试过像那时般沉迷于预言、占星、解梦等老传统，计算历法得出的预言几乎把他们吓死。在瘟疫爆发的一年前，天上曾出现过一颗彗星，人们认为一场大饥荒、大瘟疫或者大火灾将随时爆发。最终瘟疫的规模虽然很小，狂热分子却跑到街上，预言在几日之内伦敦会被摧毁。

1524年预言泰晤士河洪水暴发

另一个世界末日的预言在1524年出现。当时伦敦有无数算命、占星术士，人们不分贵贱阶级，均向他们求问未来的奥秘。1523年6月，某几位术士得出同一结论：在1524年2月1日，泰晤士河的水位会大涨，淹没整个伦敦，冲走数以万计的房屋。很多人都信以为真，往后几个月以讹传讹，令很多居民都提高警觉，收拾行装并带着一家大小搬到肯特郡和埃塞克斯郡。“末日”愈近，离开伦敦的居民愈来愈多。



预言说泰晤士河水位将暴涨，民众恐慌，有人甚至造了一座城堡。

到了1月，随处都可以看见人们带着一家大小，步行至二三十公里外的村落，等候灾难的来临；而较富裕的人群则以马车或其他方法代步。到了1月中旬，逃亡的居民多达两万人，在伦敦留下空荡荡的房子。再有钱的人更是逃亡到海格特、汉普斯特和布莱克希斯，有些人则在泰晤士河北边的华特咸修道院或者南边的哥罗顿处扎营。

圣巴多罗买修道院院长波尔顿怕得要命，甚至不惜重金在山上的哈罗建造一所城堡，并储存了两个月的粮食。到了1月24日（即预言洪水泛滥前的一个星期），他携家带口以及修道院一众成员逃到城堡。城堡里装备了不少船只，还雇用了一批专业船夫，万一洪水涌至哈罗，他们也有办法逃至更远处。很多富户都想到城堡暂避，但波尔顿院长考虑过后，决定只收容自己的朋友，而且他们还须自备粮食。

终于到了预言中洪水暴发的日子。一大清早，人群已聚集在河

边围观汛情，等候水位超过正常的水平。预言说洪水会渐渐涌至而非突然暴发，所以围观者认为即使洪水来袭，仍有足够时间逃跑。泰晤士河当然无视人类的愚昧，与平时一样平静地起伏，与天文学家的预言完全相反。傍晚渐近，人们一脸无奈，终于知道自己是何等愚蠢；夜幕低垂，河水一点也没有上涨，预言中“数以万计”被毁的房屋一非1524年——会毁灭伦敦，这一代人仍然安然无恙。穹苍伟大的繁星永远都不会错，出错的只会是无知的人类。此时人们才渐渐回到伦敦，而波尔顿院长也拆掉了他的城堡。

任伦敦化为灰烬 无人愿意救火

皇家古董研究学会在最近的会刊中，出版了一份《哈雷手稿》，记载了伦敦大火⁹的情形。作者与约克公爵形影不离，走遍伦敦的舰队桥和泰晤士等地区。他亲眼目睹了伦敦大火的现场，当时伦敦人的愚昧和迷信，令灭火工作遇到不少阻挠。其中，希普顿巫婆¹⁰曾经预言伦敦会被化为灰烬，这使人们面对大火也无动于衷。

臭名远扬的肯利林·迪背勋爵的儿子，自以为拥有预言的恩赐。他向大众宣告，当预言要应验时，不管人类做什么都是枉然：他在其中一本预言录里写道，伦敦注定要灭亡。结果数以百计的居民明明能够协助救灾工作、拯救整个地区幸免于难，却因为误信预言而袖手旁观；很多无良的人干脆趁火打劫，眼睁睁看着伦敦毁于一炬。

事到如今，在英国很多乡郊农舍之地，仍然有不少人迷信希普顿巫婆的预言。希普顿是英国最出名的预言家，很受教育水平不高的群众欢迎。一般都认为，她在亨利七世年代生于纳斯伯勒，曾向魔鬼出卖灵魂以换取预知未来的能力。在她有生之年人们视她为巫婆，但却

没有受到巫婆的刑罚¹¹，反而在约克郡的克利夫顿区安享晚年。

据闻当地的教会坟地为她竖了一个纪念碑，碑上写着以下的悼文：

她的口中永无谎言；

她的本领千锤百炼；

她的预言永不磨灭，

她的名字流芳万载。

关于她的传记如是说，“每一日她都会语出惊人，她的一言一语都耐人寻味。她实在太有名了，人们不论男女老少、远近贵贱——尤其是年轻的女士——都来向她请教，要她回答关于未来的事情。所有人都得到完满的答复，心满意足地离去。”

有一次，她向比华利修道院院长预言：亨利八世会打压修道院。她还预言亨利八世会与安妮·博林结婚、史密菲尔德的异教徒会被活活烧死、苏格兰玛莉女王会被处决——这一切都先后兑现。她便预言詹姆斯一世会继承王位，又说：

从寒冷的北方，

万恶由此降临。

修士之后再去找她。她又道出以下的预言；虽然仍未应验，但会在本世纪内发生：

他日血流成河，

洪水淹没苍生；

哭声响遍全地，
怒海仰天长啸；
三头雄狮对决，
喜乐充满人民，
荣光归于君主。
战火自此熄灭，
和平重临世间。
田间出产丰盛，
人民解甲归田。

但令她一炮而红的还是关于伦敦的预言，数以千计的群众想起这个预言就心惊胆颤。她临死前曾预言，当有一日伦敦和海格特的楼宇连成一线，这个城市将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地；而如今人们疯狂建设楼宇，只会令灾难更快降临。灾难的先兆是国家爆发革命、君主改朝换代、人民血流成河，连天使也为不列颠的人民哭泣。

传说巨石阵之父

希普顿巫婆固然出名，但名气仍然次于默林¹²——真正的王者、最顶尖的预言家。正如古诗人德利顿(Drayton)在其《多福之歌》(*Polyolbion*)如是说：

谁人不晓得默林的本领？他的大名必定名留青史。
他的预言将会流芳百世，直到末日仍然千秋不朽。

诗人史宾沙(Spenser)在他的神曲里，对这位著名先知的记载亦有声有色：

他的魔法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他的咒语可呼风唤雨，

日月都在他的弹指之间；

他能淹没大地，枯干汪洋，

人们说他是天降之子，

妖灵进入修女的梦中，

乃感孕降世的奇迹。

诗中道出了普通人对默林的看法。一般都认为，默林与霍德根¹³生于同一年代，至于他到底是真有其人还是纯粹诗人凭空想象，人们对此各有见解。最有可能的是默林真有其人，他一如培根修士¹⁴般才高八斗，学识水平远超当代人的理解能力，于是群众像诗人史宾沙一样加盐添醋，神化默林的超自然的力量。

默林备受蒙密夫的杰费利(Geoffrey of Monmouth)¹⁵和其他历史学家尊崇，杰费利更把他的诗句、颂歌和预言译成拉丁文。在汤玛士·希活(Thomas Heywood)¹⁶于查尔斯一世年代编著的《默林的一生及其预言》(*Life of Merlin, with his Prophecies and Predictions*)一书里，列出了几个默林的预言；但细看之下，这些预言似乎都是希活自己写的，皆因它们看来太过直接、浅白，任何人都看得出是事后才写的。

关于理查德一世，作者如是说¹⁷：

狮心反抗撒拉森人，

巧取豪夺他的荣耀；
玫瑰和百合先联手，
胜利时却分道扬镳。
国外立下丰功伟业；
屋檐下却群雄割据。
虽然雄狮被困笼中，
尝苦后却复自由身。

头脑简单的希活再说下去，也不过是事后孔明而已。关于理查德三世的预言他同样说得这么直接：

驼背的怪物，上天的玩笑，
生下来已经长牙；
两腿自从离开娘胎，
踏在世界的最低处，
逐步踏血，登上权力的顶峰，
身穿华衣受尽万人景仰；
但当他自以为万无一失，
正是幼虎回巢的时候。¹⁸

还有一则事后孔明的预言说，亨利八世将会夺取罗马的政权，“把她归到英国的树荫下”，并会“铲除所有剃过的头颅”。他会“杀尽所有男丁，辱尽一切女人”，而他的继任者却“会被活活烧死”。

希活大师的预言仅此而已，甚至连亨利八世驾崩后英国的局势也没有交代。他说，那个时期他有不少预言都以默林的名义流传海外，而他只告诉读者以下这段：

当大麻成熟时，英国人要当心。

你可能会觉得，任何讲出这句预言的人都应该被吊死，这正是不少假先知(可能包括他本人在内)的下场。

他解释道：“大麻(HEMPE)这个单词有五个字母，指的是亨利八世之后五代继承者。H代表亨利八世(Henry VIII)本人，E代表他的儿子爱德华六世(Edward VI)，之后M是玛丽女王(Queen Mary)，然后P是西班牙国王、与配偶玛丽共同统治英格兰的菲腊(Philip)，最后的E是伊丽莎白女王(Queen Elizabeth)。当伊丽莎白驾崩时，恐怕英格兰会爆发王位的纷争。”预言最终没有应验，狡猾的希活便自圆其说道：“这则预言其实是有应验，只不过应验的方式略为超出预期。虽然詹姆士王顺利登基，但全国各地却有无数人死亡，而且过了整整七年仍然没有平息。”

假先知浑水摸鱼之法

另外有一个假先知叫做彼得¹⁹，来自庞特菲勒镇，伎俩与希活如出一辙。他预言约翰王将会被废黜和杀害，结果反被约翰王送上绞架。格拉夫顿²⁰在他的《英格兰年史》(*Chronicles of England*)一书中，对这位假先知作了栩栩如生的记载；这位年长的史学家的笔锋传神至极，最好还是原文引述他的文字以飨读者：

这时候，英格兰的神父为百姓带来一位假先知。他的名字叫彼得·威基菲特，生于约克郡，居无定所兼游手好闲，不时做些小生意。不少闲人为了抬高彼得的地位、令国王名誉扫地，便每日四处向群众宣告：基督先后两次化身为婴孩，躺在神父的膀臂上向他显灵，一次在约克郡，另一次则在庞特菲勒。基督还三度向他呼唤，并叫了三声“平安、平安、平安”，又教导他不少道理。彼得很快便向主教们转述基督的教诲，又叫人民悔改他们的劣行。据闻，敏锐的灵性令他目睹天国的喜悦，又看见地狱的煎熬，全国真正虔诚的基督徒屈指可数。

这个假先知说，根据上帝的启示，约翰王最迟会在翌年——即1211年——的基督升天日21就会倒台，从登基到下台一共13年。有人问他，到底约翰王是被杀害、被废黜还是自愿放弃王位呢？他总会说一句“天机不可泄露”，但却随后却又言之凿凿地说，从此之后约翰王及其后代都不会再继位。

国王听到之后觉得很好笑，只说：“嘿！只是个无赖笨蛋，脑里生草。”便一笑置之并把这个愚蠢先知赶走。无所事事的彼得虽然这样避过杀身之祸，却继续到处向人宣讲预言，结果有些爱国人士把他逮捕收监。这事连国王自己也不知情。

彼得的名气很快便不胫而走，他愈是愚昧就愈受愚民欢迎。彼得被监禁一事，更令谣言满天飞，引起各种臆测，人们满脑都是愚蠢的想法。经过一轮添油加醋甚至无中生有，谣言渐渐变成谎言。人们不断创作故事来诬陷国王，当

中没有一句是真的。造谣、毁谤之言传遍天下，国王的仇家自然暗地里高兴，神父们叛逆心生。任何人发表任何伟论之前，都喜欢“引用”名家之言：“彼得如是说”、“他的确如此预言，因此必定会发生”等等。

耶稣升天日——约翰王下台之时终于来到。约翰王命人在空地搭建帐篷，与朝臣贵族共度佳节，场面空前隆重，在歌声、乐声中与好友觥筹交错。盛大庆典圆满结束，约翰王却仍然未倒台，仇家顿然感到非常困惑，唯有穿凿附会：“他根本就不是一国之君。真正掌权的人是教皇，不是他。”²²

朝臣便告诉国王，这个假先知危害国家安全，扰乱人心，煽动人民造反；他的预言甚至从神职人员的口中越洋登陆，传到法国国王的耳朵里，否则他怎会乘机入侵？但法国国王与所有人一样，都被这个疯子的狂言欺骗了。结果约翰王下令，对彼得和他的儿子处以绞刑，以防这个家族再出假先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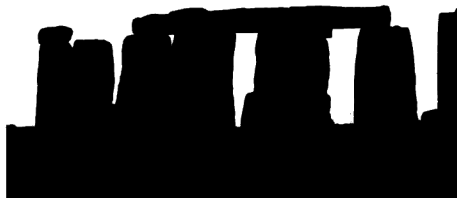
希活迷信各种预言，对彼得的记载自然高歌颂德；如果希活与彼得生于同一年代，他很有可能要面对同一下场。他认为，彼得不单是个先知，更是个吟游诗人；又说他对约翰王所作的种种预言都一一应验了。至于彼得曾预言约翰王统治15年²³后就要下台却没有应验。希活反驳说，他的预言其实是有兑现，因为约翰王的确将王冠交予教宗，每年向他支付献金，掌握实权的其实是教宗而非国王。希活认为这个解释非常合理，并印证了先知是可信的。

再讲默林。套用布恩斯(Burns)²⁴笔下形容某个伟人的诗句来形容默林：

大能无穷，名气震天

海角天涯，远播其名

默林不但闻名国内，名气甚至传遍欧洲。罗伯特·波尔森写了一本书叫《默林的生平、预言与神迹》，于1498年在巴黎出版。书里记载说，默林的父亲正是魔鬼本人。他刚出娘胎就懂得说话，并安慰年轻老实的母亲说，那些恶毒的邻舍只是在胡言乱语，你和我都不会死在病床上。当地的法官得悉此奇闻，当日便召见母亲和婴儿。法官想试试小先知的本领，问道：“谁是你的父亲？”默林婴孩一字一句地庄严回答：“我的父亲正是魔鬼本人。我也有他的力量，亦知道过去、现在与将来的事情。”法官当场惊讶不已，决定还是不要去给这对母子找麻烦。



相传英国索斯伯里郡巨石阵由默林所建。

相传巨石阵²⁵正是由默林一手建造。为了纪念300位被撒以森人屠杀的将领，默林一声令下，巨大的石块在空中翻腾，从爱尔兰飞到索斯伯里郡的平原，石块自此列阵为铭，直到今天。

在卡马森郡附近的阿贝吉威里，至今仍然可见默林居住的山洞以及他念咒的地方。史宾沙在《仙后》(*Faerie Queene*)一诗中的描写实在令人动容，任何关于默林的记载都应该包括这首诗，现转载如下：

充满智慧的默林，
在地底深处居住，
山洞里不见天日，
在精灵的看守下，
没有人可以超越。
在戴罗福山上的森林，
石间有一条小缝，
沿着巴里河俯冲而下，
眼前一片荒芜之地，
直达吓人的山洞。
但即使你有非凡勇气，
我还是劝你，
不要进入如此邪恶之地，
凶恶妖怪会随时一口吞噬！
站在山洞的高处，小心翼翼，
下面传来恐怖的铁链声、

铜锅沸腾的声音。
数以千计的精灵，
在地狱里生不如死，
眼前的景象教人心寒。
精灵日夜干活，
发出痛苦的呻吟，
敲打与金属声，
常在石洞里回荡。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
默林死前，想在山洞建造城墙，
便将工作交托予精灵。
以建造默林之城。
他的爱人湖仙子，
假意邀请他，
让工人们趁机怠工，
但精灵们却不敢怠慢，
等候默林的归来。

默林中了湖仙子的计，
被杀害、埋葬，从此一去不返。
精灵却不敢松懈，
不敢违背默林的旨意，
结果日夜劳碌，
直到城墙大功告成。

疯言疯语预言家

虽然科学不断进步，但人们依然迷信先知。在众多英国先知当中，有一个来自柴郡的疯人叫做罗伯特·尼克松²⁶，他与希普顿巫婆身处同一时代。民间传说他出身寒微，故乡离皇帝谷不远，位于达拉麻森林附近。他长大后在田里工作，但又蠢又无知，结果一事无成，有时又会语无伦次。大家都公认他是个无可救药的疯子，便不把他说的话放在心上，据传很多预言就是这样白白流失了。

虽然人们向来对他说的话充耳不闻，但一次偶然的机，却使他成为人们心目中最出色的预言家。有一天他如常在田间耕作，却突然停了下来，露出狂热的神情，做出奇怪的手势，大叫：“Dick！Harry！惨了，Dick！Harry，做得好！Harry成功了！”其他农夫对他的怪异行为摸不着头脑，但翌日疑团终于解开：使者急急赶来报信，说理查三世(Richard III，小名为Dick)战死沙场，而亨利八世(Henry VIII，小名为Harry)则登上英国的王位——发生时间刚刚是尼克逊在田间大叫的一刻。

国王很快就听闻这位新晋先知的所作所为，便想亲自接见他，派使者邀请他前来皇宫。但使者还未到柴郡，尼克逊早已料到国王的邀请以及随之而来的荣誉——事实上，当国王开口表示想接见尼克逊的一刻，他已经洞悉一切，在奥夫镇到处狂奔，并像疯子般大叫亨利已经召见他，他必须前往皇宫应约——最终的下场却是饿死。一听尼克逊这么说，众人已经啧啧称奇，到了第3日使者抵达并带他去皇宫，全镇居民都认定他是前无古人的先知。

为了试验尼克逊是否为真材实料，国王亨利故意把一颗名贵的钻石收藏起来。当尼克逊抵达后，国王便故作惋惜的神情，旁敲侧击问

他知不知道钻石在哪里。谁知尼克逊竟然套用一句古谚说：“只有收藏的人才能找到。”国王惊讶至极。从此以后国王深信他有讲预言的天分，并令人抄下尼克逊说的每一句话。

在皇宫居住的日子，尼克逊无时无刻不在担心自己会饿死，并且屡次告诉国王，如果不准他离开归家的话，那么他命中注定要饿死。亨利当然不允许，并下令所有侍从和厨师一定要喂饱他。尼克逊在宫里好食好住，身形亦像贵族般发福。有一日国王外出打猎，尼克逊马上跑到皇宫门口，跪在地上求国王不要把他留在宫里饿死。国王一笑置之，差来一个侍者专人照顾尼克逊，便策马向森林奔驰。

国王走了之后，宫中其他仆人便开始嘲弄尼克逊，说他根本不配如此尊贵的待遇。尼克逊便向国王差来的侍者诉苦；侍者为免他再受骚扰，便把他锁在国王自己的密室，然后如常每日侍候四餐。

有一日，国王突然传信要侍者赶去温彻斯特，处理一件生死攸关的要事。侍者二话不说便奉旨出发，骑上信差的驿马绝尘而去，他完全忘记了可怜的尼克逊。3日之后，侍者回到皇宫，这时他才想起尼克逊，前去国王的密室，一开锁就发现他倒毙在地上，是饥饿而死——预言当场应验。

在他的预言之中，有一项应验的是关于“王位觊觎者”：

一位伟人将会来到英格兰，
但国王的儿子却会得胜。
乌鸦会饮尽贵族的血，
南北两国将爆发冲突。

北方的公鸡会逃之夭夭，
因骄傲而被换掉鸡毛，
他将会生不如死。

他的信徒认为，这些预言的含义已经摆在眼前。第一个预言指的是，查理·爱德华王子会在古洛登一役中成为金伯伦公爵的手下败将²⁷；第二个指的是，德温华特伯爵、巴马轩奴伯爵和卢弗伯爵会被处决；第三个指的则是，“王位觊觎者”会从不列颠败北撤走。

仍然有待实现的预言罗列如下：

在七、八与九之间，
英格兰将有奇迹出现；
在九与十三之间，
灾祸将会降临！
头盔积雪的敌军，
将会入侵英格兰，
带来瘟疫、饥荒与死亡。
兰特维治镇会被洪水淹没。

过去从来没有人尝试解释过头两则预言，但将来肯定总会有人穿凿附会，将一些事件强行解释成预言的应验。第三个预言中所指“头盔积雪的敌军”，有个老妇解读成俄罗斯将会入侵英格兰。至于最后一个预言，兰特维治镇里相信的人为数不少；幸好尼克逊没有清楚讲明洪水的年份，说不定在两个世纪之后才发生。

尼克逊的传记如是说：“本来有些人认为他(尼克逊)的预言是一

派胡言，但从事实观之，很明显大部分的预言都有应验，即使未发生的也会很快实现。因此，我们不单要尽力击退我们的仇敌，更要检点自己放纵、罪恶的行径，经常向上帝祷告，祈求他的庇佑与平安。”看到这些文理不通、不知所云的记载，人们还是会大叫一声“阿门”！

人类自以为是上帝

“今日不知明日事”本是一件好事；不过在历史的洪流里，人类无时无刻不在企图预知未来。有人更把算命占卜归纳整理成一门学问，细分至不同门派和类别，耗尽毕生精力追求所谓的真相，实在是自欺欺人。或许每一个人的心里，或多或少都会对未来感到好奇；人要克服这种好奇心，必须经过长年累月的自省，而且要深信将来总有一日会变成过去、未知的总会得悉。归根结底，这是因为人类自视过高，以为自己凌驾于万物之上。傲慢的人类啊，居然以为单凭肉眼观察星体的轨迹，就能预测人生的起伏。苍穹之下，人类的地位不如叶上的夏虫，却总是幻想整个宇宙都是为了人类而存在。

人类其实和地上的蝼蚁没有分别：它像我们一样对未来充满好奇，曾经以为天上每一颗流星划过，都在暗示它即将命不久矣；狂风巨浪、山摇地动、国家改朝换代、君主谋朝篡位，都不过是在预言它的生老病死！人类自以为是，一手制造占星术(Astrology)、占鸟术(Augury)、招魂术(Necromancy)、几何占卜(Geomancy)、掌相(Palmistry)、算命(Divination)等假科学，实属自大至极。

占卜炼金融为一体

16、17世纪是这些江湖骗子的黄金年代，当中很多人更同时兼任炼金术师。²⁸两类迷信融为一体其实并不奇怪：炼金术师既然有惊天本

领让人增寿几百年，那么同时拥有预知未来的超能力又有何不可？大家以为每一个术士都是“一理通，百理明”。三个世纪前，欧洲最出名的占星家都是炼金术师，包括亚加拿比、帕拉塞尔苏斯、狄博士和玫瑰十字会；他们除了声称可以点石成金、令人长生不老，亦擅长预知未来。

在那个年代，人们对奇迹、妖魔、超自然的事物趋之若鹜；在他们眼中，无论是天上的星辰还是身边的魔鬼，无一不在干涉人类的一举一动，人们便设计各种仪式向它们问卜。外貌忧郁、长相阴沉的术士，大多以招魂术和巫术招摇行骗；而生性乐观、气宇轩昂者多数都从事占星行走江湖。

当时，所有国王和政府都大力支持占星术；从伊丽莎白女王到威廉和玛丽年代，运程占星²⁹在英国盛极一时，无数占星术士充斥国内大小城镇，其中较知名的包括狄博士、林伯、科曼、利利、保嘉、吉保利和埃文斯等人。他们为婴孩算命、替人寻找失物、预知姻缘运程、术算旅程会否顺利，还给人们挑选良辰吉日——从新店开张的私人小事，到行军出征的国家大事，全都属于占星家的业务范围。³⁰套用诗人布特勒(Butler)的话来说：

买卖命运的启示，
出售明亮的圣谕；
人们长途跋涉，
问卜人生大事；
铜器锡皿溜走，
麻布偷偷离开。

利利³¹在他的《生活与时代：回忆录》(*Memoir sof Life and Times*)说，

他非常鄙视江湖上很多三流占星家；原因不是他们也从事占星，而是他们帮人寻回失物后竟然收钱，简直贬低了占星这门崇高艺术。

根据布特勒的《讽刺诗集》中奇怪的记载，在那个巫术风行的年代，无数江湖术士就是靠群众的迷信来赚钱。但在查理一世和大英联邦的时代。即使是社会上最有学识、身份最高贵、地位最显赫的人物，都不会羞于公开向占星术士问卜。布特勒影射为斯祖菲的利利³²，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占星入门》（*An Introduction to Astrology*），向国人解释占星是一门合法的艺术。利利说，虽然长老派教会极力阻止占星预言，但有很多军人、独立派人士，甚至连高高在上的国会议员都支持占星术，使他无惧长老会的反对。

之后他将出书计划付诸实践。大作出版之后，他和另一位叫做保嘉的占星术士前往温沙拜访议会军队的总部，受到军方的热烈欢迎，菲尔弗斯将军还在家中花园设宴款待。后来将军本人热情引见两人，又提及他们曾经讲过的预言。将军说，他不太明白预言的奥秘，但相信占星学既合法，亦符合上帝的旨意；他又认为两人都非常敬畏上帝，对他们甚有好感。利利向他保证，占星术与《圣经》教诲能够和谐共存，又满怀信心地预言，军队会将敌人杀个片甲不留。

在奥利弗的护国公时期，利利脱离大英教会变成独立人士，与国会派的军人保持友好。有一次他前往苏格兰时遇见一队军人，看见一个士兵站在军队前，手握一本预言册，对几个同胞说：“喂！听听利利说什么：这个月内胜利在望！勇士们，作战到底吧！再读这个月的预言！”

政府请占星家解说灾难

利利自诩成功预言了伦敦大火。³³火灾发生后，下议院成立委员

会调查起火原因，并传召利利进行问话。事缘他在1651年曾经出版过《君主制何去何从》（*Monarchy or No Monarchy*）一书，书里有一块象形符板，板上其中一面画有裹着尸布的人正在自掘坟墓，另一面画着熊熊烈火中的大城市。火灾过后，有些议员想起这本书，并自作聪明在会议中提及，议会便决定召见这位占星家。罗伯特·保嘉勋爵向利利解释传召的原因，要求他交代所知的一切，于是利利便应召出席。

利利把握机会自吹自擂，长篇大论盛赞自己的占星本领。他说，自从查理斯一世被处决，他极欲知道国会与国家将来何去何从³⁴，便开始从星辰之中寻求答案。一如其他术士的做法，他用图形和象形文字记录占星结果，又故意不加注释，让普通人无法看懂，只有智者才能洞悉个中玄机。

“你曾否预知火灾发生的年份？”有一位议员问道。“没有！”利利说，“也不想这样做。当时我没有留意到这场火灾。”经过一轮询问，议员也问不出一个所以然，只好客气地请走他。

与英国相比，法国和德国的占星术士更是盛极一时。在最早期，查理曼（Charlemagne）往后的君主，都一直强烈谴责巫术；但后来的路易十一（Louis XI）却极其迷信，在宫廷招待无数占卜术士；同样迷信的法国女王卡特莲·米德奇³⁵，凡做任何重要决策前必先问卜。她还对同乡情有独钟；在她统治的年代，来自意大利的巫师、招魂师、算命师在法国风头无两。

最红预言家

当时最负盛名的占星家，无疑要数诺斯特拉达姆士。他是米德奇女王的丈夫亨利二世的御医。诺氏于1503年在普罗旺斯的圣雷米镇

出生，父亲的职业是公证人。早期他只是个无名小卒，直到50多岁时写下《世纪》(Centuries)预言诗集，结果一炮而红。诗集的文字艰深难懂，却引起人们广泛的讨论；到了1556年亨利二世甚至将他收归旗下，聘请他做私家医生。

后来《真实世纪》(Vraies Centuries)诗集于1668年在阿姆斯特丹再版，从书中附加的作者介绍，我们得悉他经常与国王讨论未来的奥秘；除了正常的诊金之外，国王还重金礼遇诺氏。亨利死后他便回到祖家，后来查理斯九世(Charles IX)在1564年专程拜访，对他的先见之明推崇备至；诺氏不但能预知法国未来，其预言更是涵盖世界各地，时空跨越几个世纪。查理斯请他做国务顾问，又兼任自己的医师，各种报酬都非常慷慨。作者如是介绍说：“总而言之，他得到的荣誉是在太多，在此未能尽录。无数皇室贵族、有识之士把他当作上帝的代言人，从五湖四海亲临求见。很多外国人专程来到法国，唯一的目的是向他问卜。”

诺氏的预言诗超过一千首，每首诗都有四句，内容和古代的圣谕一样含糊不清。预言涵盖的时空甚广，在几百年内几乎肯定要在某个地方应验。只要像利利般加点创意(就像他强行将“恐怖死人”解读成“蒙克司令”)，要将时间对号入座并非难事。

看看其中一首。《世纪》第2集里，第66个预言如是说：

俘虏从危难逃脱
很快就时移世易
人们在宫中北掳
这城市注定被俘

信徒可能会惊讶：“这还可以是什么？一定是指拿破仑逃离厄尔巴，之后‘世易时移’，联军占领巴黎。”³⁶

三个所谓惊世预言

15世纪有一位占星家的故事更加精彩。他在罗马亚居住，名字叫安提哥斯·提拔多斯。当时意大利无论大小爵侯，总会招揽占星术士作为门下食客。其时仍在巴黎的提拔多斯精通数学，而且预言经常应验（部分预言可能有取巧成分），结果被意大利里米尼城诸侯潘多福·马拉德思达家族收归门下。提拔多斯的名声传遍天下，经常有名人和其他客户专程来访问卜，结果他很快就财源广进。

虽然如此，但他最终面临悲惨下场——命绝断头台下。以下故事在他死后一直流传，后世的占星家常常拿来吹嘘。故事这样流传：提拔多斯临死前讲了三个惊世预言，一个是关于自己，一个是关于他的朋友，一个是关于他的老板马拉德思达。

第一个应验的是关于朋友的预言。这个朋友是当代最出色的将领之一，名字叫古尔多·博尼。古尔多对自己的将来非常好奇，硬要提拔多斯以星座掌相给他算命。提拔多斯满脸愁容地告诉他，根据占星和掌相的法则，古尔多将会无辜被挚友误会，并因此死于非命。古尔多问他，你可否给自己算命？提拔多斯再占，发现自己命中注定要死在断头台下。

当时看来，这些预言根本不可能应验。马拉德思达闻之，也想请他给自己算命，并叫他有话直说无须顾忌，预言好坏他也照单全收。当时马拉德思达仍是意大利最强大的诸侯之一；提拔多斯依从老板的指示，说：你会变得一无所有，最终像乞丐般死在波隆那的平民医院里。

提拔多斯的三个预言一一应验。古尔多被他的岳父班提福哥尼奥伯爵误认为叛国贼，以为他会将里米尼城交到教皇手中。专横的马拉德思达假扮设宴款待古尔多，觥筹交错之间命人乘机刺杀。由于占星家提拔多斯和古尔多有密切关系，亦被捉拿收监。他试图从地牢的窗口越狱，掉进护城河时被哨兵发现；马拉德思达得悉后，便下令在翌日处决提拔多斯。

当时马拉德思达忘了那三个预言，从未担心自己的将来，但预言却一步一步应验。其后有人密谋将里米尼城交到教皇手上（古尔多没有牵涉其中）。经过一轮抗争，最后里米尼仍被华伦天奴伯爵俘虏。在混乱之中马拉德思达乘机乔装平民逃离皇宫，却被敌人穷追猛打，又被朋友子女相继离弃。最后他在波隆那身患重疾，无亲无故又身无分文，被送到医院并在那里病死。

这段故事精彩万分，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那些预言家其实都是事后孔明，之后再编造出来的。

模棱两可算法

路易十四出生前几个星期，有一位来自德国的占星家，应法国元帅巴崇比尔和其他宫廷贵族的邀请来到皇宫居住，随时候命为未来法国君王算命。皇后临近分娩，占星家被带到隔壁的房间，让他第一时间知道出生的消息。占星家既要糊口三餐，又是宫廷侍臣，怎可能不说中听的话？

占卜结果如下：“diu, dure, feliciter”——意思是说，新生的王子将会万寿无疆、奋发图强、长治久安、荣耀诸天。为纪念王子的降生，宫中刻了一个雕像，路易十四正在策骑太阳神阿波罗的战车，雕像上

刻着“法国旭日东升”(Ortus solis Gallici)几个大字。

著名天文学家开普勒是个迫于无奈的占星家，他对这种迷信的辩护可谓一针见血。一方面，有不少朋友请他算命，开普勒往往不怕得罪朋友断然拒绝；另一方面，他却为世所迫顺应潮流。他向吉拉奇教授邮寄《天文历表》(*Ephemerides*)一书时，信中批评占星纯粹是胡乱臆测、一文不值；却又抱怨要从事占星，否则会饿死街头。他在《外来干扰》(*Tertius Intervenens*)一书中感慨：“你们这些自作聪明的哲学家，对天文学家实在欺人太甚，竟然要他沦落到要靠魔法妖术来供养娘亲！天文学家如果不顺应潮流从事占星，那么正职赚取的微薄收入，连三餐温饱都成问题。”

五花八门算命术

算命分为各种门派，而且历久不衰。自古以来，占卜算命在人类思想里根深蒂固，甚至超越时空的束缚。从古代的犹太大、埃及人、加勒底人³⁷、波斯人、希腊人和罗马人，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和地域都有人从事占卜，远至非洲和美洲的野蛮族类亦不例外。

在今日文明欧洲社会，人们主要通过纸牌、茶杯和掌纹进行算命；吉普赛人甚至以此为业。成千上万平民家庭中，一家之主不分男女，经常察看杯底来预测明年是否丰收；年轻少女想知道何时出嫁、未来夫君的肤色、贫富和性情，一律诉诸杯底的茶叶。

纸牌的历史不过四百年，今天人们却乐于透过纸牌算命。至于欧洲农村少女迷信的掌相却是历史悠久，可能自旧约族长年代的古埃及已经存在。根据《圣经·创世记》的记载，约瑟亦有使用酒杯问卜，而埃及人则使用竹竿；即使到了近代，仍然有不少人迷信竹竿可以用来

寻宝，如今在欧洲盛极一时。还有一种叫做人名算命法，意思是用人名
的字母(或调换字母次序)来算命，不过信徒较少。



吉普赛人以纸牌算命为业。

使人担惊受怕之凶兆

当人们徒然寻找未来的脚印时，征象和预兆是另一个庸人自扰的泥沼。任何时间发生任何自然现象，总会有人觉得是预兆吉凶。这类人实在多不胜数，终日费尽心思折磨自己，却从来看不见身边事物的美好。他们胡思乱想令自己茶饭不思，嫌生命的苦酒不够苦，还要额外落毒，凭空想象惊骇事物来吓死自己。

爱迪生曾说过：“那些本应无伤大雅的预兆，带来的伤害竟然与真正的灾难不相伯仲。我见识过，一颗流星竟然让人彻夜无眠，也可

以另一个热恋中的男人变得脸如死灰、胃口尽失。鸱鸒哀鸣给一户人家的惊吓，竟然更甚于一帮劫匪；而蟋蟀鸣叫竟然比雄狮怒吼更加恐怖。对于一个满脑子迷信的人，任何小事——哪怕是一颗生锈的铁钉、一根弯了的大头针——在他们的眼中都是恐怖的预兆。”

自从爱迪生写下这段文字，已经过了一个多世纪，虽然很多迷信和幻觉都抵不住时间的考验而消失，但预兆却是历久常新，继续吓唬意志软弱的人，令他们的生命变得苦恼。迷信预兆的不单只有无知的低下阶层。有一位战绩彪炳的将军，一在烛光之下看见裹尸布就会惊惶不安；又有人见过某些曾获文坛最高荣誉的饱学之士，晚上睡觉时叫小孩睡在身边，以防他们被人拐走，竟然是因为街上有一只狗在对月咆哮。

很多人认为预兆是无稽之谈，稍有脑筋的人都不应迷信；但同时他们却承认，每当听见一只无伤大雅的昆虫在墙边“滴答”鸣叫，又或者看见条状的空心煤灰从火里飘起，都会无视理性的呼唤，不由自主感到死亡的恐惧。

除此之外，意志软弱的凡夫俗子还会对其他预兆感到惶恐。比方说，他们相信一个人如果突然打冷战，这代表有仇家正踏在他日后被杀死的地上。如果在早上出门的路上遇见一只母猪，代表当日会遇到噩运；遇见一头驴也是凶兆。

同样道理，对这类人来说，不小心打翻盐瓶也是凶兆，倒出来的每一粒盐都代表一整天的噩运。众多预兆之中最严重的，是一张台坐着13个人——其中一人会在一年内死去，其余的人都不会快乐。基齐纳博士开玩笑说，真正倒霉的只有一种情况：有13个人坐下来吃晚饭，但食物却只有12份。可惜大部分人都不像他这般明理，结果往往

自寻烦恼。欧洲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有这种迷信，有些人甚至觉得在任何情况下，13都是个不祥的数字；如果钱包里有13个硬币，他们会将其中一个当作垃圾扔掉。



自古以来，西方国家都认为13代表不祥。

哲学家贝隆格曾撰诗《同台十三人》(*Thirteen at Table*)，行文优美兼有真知灼见，也为这种磨人的迷信增添一点诗意。诗里说，有一个人在吃晚饭时打翻了盐瓶，抬头环顾四周，才发现自己是第13位宾客。当他正在哀叹自己的不幸，满脑子都是大祸临头的景象时，死神突然显现。她既没有严酷凌人的外貌，也不是手持长矛的骷髅骨头，却是一位容光焕发的天使。死神让他明白，她是人类的朋友而不是敌人，她是要来解脱尘世之间的束缚，怕死的人类其实是愚不可及的。如果人类能够活在当下，坦然面对死神，以智慧面对人生，直到大限来临，烦恼和哀伤就能大大减少。

众多吉兆之中，最明显的是遇到一匹花斑马；如果遇到两匹就更

加好运了；要是同时遇到三匹，那么你只要合理地许愿，三日之内就会愿望成真。不小心穿反裤子也是吉兆，但如果你故意反穿，却不会有好结果。连续打两个喷嚏会带来好运，但如果连打三次，吉兆却会逃走，你的运气会被第三个喷嚏破坏。如果有一只流浪狗尾随你、向你示好、紧跟你不放，这是万事如意的大吉之兆；如果一只公猫流浪到你家中示好，同样也是吉兆。不过，如果它要吃东西，吉兆会变成噩运。如果有一群蜜蜂飞到你的圈子里，那么你将会得到极高的荣誉和喜乐。

除了上述预兆之外，如果你密切留意身体每次发痒的地方，也可以对未来略知一二。比方说，如果你的眼睛或鼻子发痒，这代表你很快就会有烦恼；如果你的脚板发痒，就代表你会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如果手肘发痒，就代表你会更换伴侣。右手发痒代表你很快会得到一笔钱，左手发痒却代表你会失去一笔钱。

这只是现代欧洲主流预兆的冰山一角，完整列出恐怕会过于冗长，也会荒谬得令人作呕；至于东方国家人民类似的迷信，再仔细说明也嫌费时失事矣。相信每一个读者都会记得小说《项迪传》（*Tristram Shandy*）里施咒的完整密笈：用任何方式诅咒一个人（前人用过也好，你自创也好），诅咒必会应验。在东方国家，预兆的法则同样是巨细无遗，身体每一个动作、每一种情绪，在某些时候总是一个预兆。

每一种自然现象或事物，无论是浮云的形状，还是天气的转变；每一种颜色、每一种声音，无论是人类还是动物、雀鸟还是昆虫，甚至是死物，统统都是预兆。即使是最细微的东西，也会引来不切实际的盼望，或是令人苦恼的恐惧。

对未来无可救药的好奇心

虽然每个国家解读预言的方法各有特色，但其愚昧的本质却是不分国界：无论是山区居民还是平原人家，都是迷信身边熟悉的事物和习以为常的自然现象，涂上当地独有的本土色彩，作为预测未来的依据。背后的精神其实如出一辙：人类对未来有着无可救药的好奇心。

人类对未来的好奇心，近乎没有可能彻底根除。死亡和噩运会继续缠绕软弱、无知的人。话说回来，如今从事这种愚昧活动的人愈来愈少；当年如日中天的算命师和预言家，今日已经无复当年勇，只能鬼鬼祟祟地秘密活动，可见人类在这方面有明显进步。

注释



1. 《圣经·启示录》第20章预言：“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不同年代的教会对此预言有不同解读，当时10世纪的人们认为1000年的大限已至，世界将面临大灾难，基督耶稣重临世界审判人类。
2. 大鼠疫又名黑死病，于14世纪40年代在欧洲爆发，是人类史上最严重的瘟疫之一，令数以千万人丧生。
3. 下文所提及的地名都位于伦敦：伊斯灵顿、汉普斯特、莱姆豪斯、波比勒、海格特、哈罗及布莱克希斯。
4. 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亚历山大·波伯(Alexander Pope)和约翰·基尔(John Gay)是当代知名的讽刺作家。
5. 4月1日是愚人节。
6. 在1630年左右，意大利爆发另一场鼠疫，数十万人死亡。
7. 木架(rack)，一种刑具。
8. 伦敦大瘟疫(1665—1666年)，另一场鼠疫夺去10万人的生命。
9. 1666年，伦敦发生大火，数以万计的房屋化为灰烬，是伦敦史上最严重的火灾。
10. 希普顿巫婆(Mother Shipton，约1488—1561)，英国女先知。传闻她在一个山洞里出生，该山洞如今已成旅游景点。

11. 在当时的欧洲，巫术乃违法行为，无数女巫或巫师被迫害或诬告。
12. 默林(Merlin)，古代英格兰及韦尔斯神话的巫师，充满智慧，有各种超能力，传说英国著名的巨石阵是由他一手建造。此角色常出现在电影和电视上。
13. 霍德根(Vortigern)，第五世纪的英国军阀。一如默林，此人可能纯粹是神话角色。
14. 罗杰·培根(Roger Bacon)，英国哲学家，被人视为现代科学的鼻祖。
15. 蒙密夫的杰费利(Geoffrey of Monmouth)，生于韦尔斯的蒙密夫，是神职人员，著有《英王史》(*Historia Regum Britanniae*)一书，书中有记载默林这一神话角色。
16. 汤玛士·希活(Thomas Heywood)，英国剧作家及演员。
17. 要明白这段诗句，必先了解英王理查德一世的相关历史。理查德骁勇善战，有“狮心理查德”(Richard the Lionheart)的美称，而“撒拉森人”指的是伊斯兰教徒；当时理查德发起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从伊斯兰教徒手上取回圣城耶路撒冷，因此诗中说“狮心反抗撒拉森人”。玫瑰和百合分别是英国和法国的国花，“玫瑰和百合先连手”指的是英法连手东征，到了西西里却因分赃不均而不和，最终“分道扬镳”。由于理查德不谙英语，加上长期在外征战，结果造就机会让国内诸侯“群雄割据”。回国途中被奥地利公爵俘掳监禁，“雄狮被困笼中”，最终却由其母后赎回而重获自由。
18. 同样地，要明白这段诗句，必先了解英王理查三世的相关历史。莎士比亚在其名剧《理查三世》里形容理查为丑怪的驼背汉，无论是否为事实，此印象已经深入人心。他极有军事天分，最后凭武力夺取王位，因此说他“逐步踏血，登上权力的顶峰”。最后亨利七世“回巢”发动政变，杀死理查，篡夺英格兰王位。
19. 除了本书之外，史册对此人几乎完全没有记载。庞特菲勒是个位于英

国约克郡的古老小镇。

20. 里察德·格拉夫顿(Richard Grafton)，英国历史学家兼出版商。
21. 基督升天日(Ascension Day)，复活节后40日，乃基督教传统的重要节日。
22. 约翰王与教廷发生冲突，最后在1209年被逐出教会。
23. 应该是13年而非15年，应是手写之误。
24. 罗伯特·布恩斯(Robert Burns)，苏格兰诗人，人称“吟游诗人”。
25. 巨石阵(Stonehenge)乃青铜时代著名遗迹，位于英国索斯伯里郡的郊区。由于石块巨大，每块数以吨计，在没有机械的年代里，古人到底是如何建造的，至今仍然是个谜，亦衍生出各种神话故事。
26. 历史上对罗伯特·尼克松记载不多，他约在1467年出生。
27. 1745年，查理的支持者詹姆斯党发动起义，最终在苏格兰古洛登大败在不列颠将领金伯伦公爵手下，德温华特伯爵、巴马轩奴伯爵和卢弗伯爵等詹姆斯党人全被处决，“王位觊觎者”查理逃亡法国。
28. 炼金术，人类历史最悠久的迷信之一，不仅尝试点石成金，亦试图提炼不死仙丹，获取永恒智慧，直到19世纪才被现代化学证明为行不通。
29. 除了“运程占星”(judicial astrology)外，当时还流行“医药占星”(medical astrology)和“气象占星(meteorological astrology)”等不同门派的迷信。
30. 西方占星术士所做的，原来跟今天的风水师一模一样。
31. 利利(Lilly)，英国占星士。
32. 诗人布特勒的《讽刺诗集》里，有一个占星学家叫做斯祖菲，影射的正是利利。
33. 1666年，伦敦发生大火，数以万计房屋被毁。

34. 1649年，查理斯一世因为叛国罪被处死，君主制被废除，大英联邦成立，其后国会解散，由军队统治国家，因此利利说他“极欲知道国会与国家将来何去何从”。
35. 卡特莲·米德奇(Catherine de Medici)，生于意大利，丈夫是法国国王亨利二世。亨利死后，她成为法国的摄政皇后。
36. 1814年，俄国斯为首的多国联盟攻打法国战胜，拿破仑逃亡至意大利的厄尔巴岛。
37. 加勒底人(Chaldean)，即巴比伦人。

《财富大癫狂——集体妄想及群众疯潮》

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

作者：查尔斯·麦基

Copyright 2011 by ENRICH CULTURE (CHIN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字版由香港天窗文化（中国）有限公司授权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全球出版发行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Original Chinese edition licensed by ENRICH CULTURE (CHINA)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2011 by CRUP

《财富》杂志鼎力推荐的75本商务必读书之一，《金融时报》评选的史上最佳10部金融作品之一。两百年畅销不衰，不单是一本金融投资领域的超级经典，更是一部有关人类愚行的编年史和总记录。在投资理财渐渐成为大众行为的今天，具有极为广泛的现实意义和警世价值，被商业投资从业者誉为必读“圣经”。

作者麦基以戏剧性的手法描绘了欧洲历史上，因“羊群效应”而引发集体疯狂的传奇事件：法国的密西西比计划、英国的南海泡沫以及荷兰的郁金香狂潮，充分表现了人类原始的贪婪本性。时至今日，“羊群效应”与集体疯狂仍是解读金融世界与投资者心理的关键词：互联网泡沫、金融海啸甚至楼市及商品狂潮，都是“历史不断重演”的最佳例证。

本书邀得香港《明报》财经专栏作家廖汇恒精心编译并撰写导读，以全书所揭示的群众投机心理，反思当今金融经济现象，更配以精确图表分析，为不可错过的经典解说。

本书充分体现了人性盲目跟风及受贪婪所驱使而疯狂的一面，情节比小说更出人意料，不容错过。何况于满足阅读兴趣之余，有会心的读者还可获得宝贵的启发。

——《信报》创办人 林行止

人生中，总有几件大事影响你的未来，改变你的际遇和财富，经济泡沫爆破和金融危机正是其中之一。当全城活在亢奋之中，人们总认为这是常态，就像醉汉永远坚称自己没有喝醉一样。我推荐大家阅读这本投资经典，避免市场疯狂时重蹈覆辙。

——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系教授 王泽基

 天窗文化(中国)
ENRICH CULTURE

著作权登记号：图字：01-2011-3632

上架建议：投资/理财

ISBN 978-7-300-13854-1



9 787300 138541 >

定价：48.00元